思無邪匯寶。

叁拾壹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續金瓶梅（上）／清・紫陽道人 編

思無邪滙寶 ㊂㊈㊀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續金瓶梅］(上)

／清・紫陽道人　著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揷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揷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叁拾壹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㊂㊇㊀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續金瓶梅」(上)

清・紫陽道人 著

《續金瓶梅》出版說明

《續金瓶梅》十二卷，卷一至卷五各六回，卷六至卷十二，除卷十爲四回外，各卷皆爲五回，計六十四回。紫陽道人編，湖上釣史評。

按本書第六十二回末謂紫陽道人爲東海丁野鶴，其前身乃東漢時遼東鶴野縣華表莊仙人丁令威。晉末南北朝大亂，遼東爲烏桓所據，殺傷大半，丁令威回鄉渡人，化爲朱頂雪衣仙鶴立華表上。離去前化作道人，謂彼五百年後將於西湖坐化。至南宋孝宗末年，有丁野鶴棄家修行，六十三歲時結草庵於吳山頂，自稱紫陽道人，坐鐵鶴化去。今有紫陽庵，內有丁仙塑像。彼遺言謂五百年後有丁野鶴者，爲彼後身，將來訪。明末，果有東海丁野鶴號紫陽道人者來此，罷官而去。第六十回回前詩末聯謂：「紫陽問道無餘答，止記前身鶴是丁。」作書者之紫陽道人即丁野鶴。野鶴、紫陽道人均爲丁耀亢號。丁耀亢字西生，六旬後病目，又號木雞道人。山東諸城人。丁耀亢生卒年，各家說法不一，然據其《歸山草·自敍年譜以代挽歌》一詩謂：「自余有生，明季己亥。」可知彼生於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歸山草·壬寅元日次馮起部殿公韻》詩題下自註「是年六十有四」，亦可贊成此說。《丁野鶴遺稿·乞言小引》爲丁愼行所作，謂其父「己酉年七十一，召余曹曰：『將逝矣。……』因占永訣詩畢，合掌念佛而歿，嗚呼痛哉。」是知丁耀亢卒於康熙八年（一六六九）。丁耀亢出身於諸城大族，父祖皆爲名宦。父惟寧（？—一六〇九）爲嘉靖四十四年（一五六五）進士，官至湖廣兵備按察司副使。從兄丁自勸

爲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進士。耀亢少負奇才，弱冠爲諸生，走江南，遊於名書畫家董其昌（一五五五—一六三六）之門。翌年至蘇州，與名士趙宧光（一五五九—一六二五）、陳元素、徐孚遠（一五九九—一六六五）等結文社。江南歸來，屢試不第。「自甲子（一六二四）至辛卯（一六五一）入闈八次」（《椒邱詩》），皆名落孫山，鬱鬱不得志。其弟耀心（一六〇四—一六四二）、子愼行，皆於崇禎年間中舉。曾取歷代吉凶諸事類作《天史》十卷。《續金瓶梅》借用書目〉中所列《丁野鶴天史》即此書。其〈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亦言及「姦杞焚予《天史》於南都」云云，《續金瓶梅》中亦有引用。崇禎十五年（一六四二）冬清兵陷諸城，丁耀亢弟耀心、從姪大谷皆守城死。丁耀亢攜家逃海上，先至齋堂島，又南逃清風島，至次年三月清軍退出方回。甲申（一六四四）三月，闖王入京，地方動亂，丁耀亢再度攜家南逃清風島。至乙酉（一六四五）六月方還。居島期間，曾兩次南行過淮上，謁南明江北四鎮之一淮鎮劉澤清（？—一六四五）陳方略，劉不納其言而奇其人，疏薦爲王遵坦軍紀監司理，隨王屯兵海上。乙酉（一六四五）五月，清兵渡江，弘光降，劉澤清歸順，王遵坦遣散衆兵，丁耀亢返諸城。丁亥（一六四七）南遊淮海，與江南文士交往，寫成傳奇《化人遊》，又輯詩作爲《逍遙遊》及《漆園草》兩集。戊子（一六四八）七月赴北京應試，因其曾爲弘光之司理被拒。後得薛所蘊之助，任旗學教習。因得與順天府試，順治九年（一六五二）拔貢。丁耀亢在北京與官員文士詩酒唱和，聲名大噪。此一時期詩作，編爲《陸舫詩草》五卷。又寫成傳奇《赤松遊》及《西湖扇》。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赴容城就任教諭。順治十三年（一六五六）記明清易代之遭遇，成《出劫記略》一書。翌年，又編出《蚺蛇膽》傳奇，此劇乃奉旨所作。先是順治皇帝不

滿意《鳴鳳記》以楊繼盛（一五一六—一五五五）爲副角，相國馮銓（一五九五—一六七二）、司農傅維鱗（？—一六六七）遂推薦丁耀亢改作。編成後，傅維鱗改劇名爲《表忠記》，因其中頗多感慨，而丁耀亢又不願改易，故未能進呈。在容城所作詩，編入《椒邱詩》中。順治十六年（一六五九）丁耀亢受任福建惠安知縣，經海州、揚州、常州、蘇州，次年正月抵杭州，「臥病西湖，既不克上膺簡命，而效職於民社，謹取御序頒行《感應篇》而重鋟之」（〈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亦於此時作《續金瓶梅》，並以疾及母老辭官。

《續金瓶梅》作於順治十七年旅居西湖期間，有西湖釣史順治庚子季夏序。其中又有〈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署「時順治庚子孟秋，西湖鷗吏惠安令瑯琊丁耀亢謹序」。丁耀亢欲以《續金瓶梅》爲《感應篇》之無字解，既寄托自己的宗教信仰，且又藉對其中宋金史事之描述，反映明清易代之史事及對明亡原因的檢討，亦描述滿清的野蠻屠殺。故書中寫金，却出現「藍旗營」（第二十八回）、「旗下」（第三十五回）等滿清建制字樣，這和他在順治十年（一六五三）所寫的《西湖扇》同一手法。《西湖扇》寫當代故事而假托背景於宋、金易代之時，而其中出現「鑲黃旗」、「正藍旗」等名稱，反映出眞正的時代背景。《續金瓶梅》第五十三回寫揚州陷金，美人題壁【滿江紅】有「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之句，憑弔的自然不是不足二百年的北宋王朝，而是爲清所滅的明朝。《續金瓶梅》可能由丁氏自刊於順治十七年。袁世碩謂順治十七年「九月丁耀亢離杭入閩，暮冬解官，返至杭州，詩中便屢言鬻書事。如〈歲窮行李將盡鬻書就道〉云：『虞卿自賣窮愁賦，誰贈揚州十萬錢？』（《江干草》）過蘇州又有〈姑蘇別陳孝寬、曾淡公、鄭三山，時寄書板虎丘鐵佛房〉詩。此所鬻之書，寄存之書板，當爲《續

金瓶梅》」（《古本小說集成·續金瓶梅·前言》）。順治十八年，丁耀亢返諸城，過着家居寧靜的生活。但不久即爆發清王朝第一宗大規模的文字獄：莊廷鑨《明史》案。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結案，莊氏家屬、爲該書作敍者、該書列名參閱者、刻工、刷匠、書賈、藏書者都被處死，連早期主張對此案較寬大處理的官吏亦被問斬。據當時浙江按察使法若眞在《黃山詩留·八十自壽詩》自註及書前張謙宜撰法若眞傳，謂莊案被禍的達七百家，被殺者千人左右，被流放的更多。就在這風聲鶴唳氣氛中，康熙三年（一六六四），有人告發丁耀亢《續金瓶梅》語涉不道。丁氏〈自敍年譜以代挽歌〉詩云：「……甲辰三月，再興訟狀。構我文章，以成訕謗。願奢索全，衆欲難量。以此求直，怒激交攻。蠹吏乘畔，假禍於東。指其文辭，興妖作孽。指摘瑕疵，巧爲毒螫。法當對簿，陷井已列。義當不辱，憤欲自訣。多言取禍，一笑而絕。日月在上，覆盆莫伸。……」次年，六十七歲的丁耀亢因《續金瓶梅》案被捕入獄。《歸山草·詩誌感》小敍謂「乙巳八月，以《續書》被逮，待罪候旨。至季冬蒙赦得放還山，共計一百二十日……」云云。人被放出來，書被下令焚毀。丁氏〈七戒吟〉記及此事，謂「著書取謗身自災，天子赦之焚其稿」。又有〈焚書〉詩一首謂：「帝命焚書未可存，堂前一炬代招魂。心花已化成焦土，口債全消淨業根。奇字恐招山鬼哭，劫灰不滅聖王恩。人間腹笥多藏草，隔代安知悔立言。」在文字獄的恐怖氣氛下，這次焚書大概相當徹底。丁耀亢有詩〈膠東王逸庵侍御甲辰冊封琉球歸過東武，時值端陽，縱飲達旦，今五年矣。其國王留余《續書》於島中。今焚書無存者，寄詩誌感〉，可見丁耀亢認爲《續金瓶梅》已不在人間，因此，當他聽到有一部《續金瓶梅》還保存在琉球時，自然十分興奮。丁氏晚年是在家鄉度過的，他的〈進酒〉詩謂「文禍雖平門戶弱，

家聲不振世途難」；〈語少年〉詩謂「垂老還鄉病復貧」，可爲當日生活的寫照。康熙八年（一六六九）丁耀亢逝世，享年七十一歲。

丁耀亢是詩人、劇作家和小說家。除了《續金瓶梅》外，現存詩集有《逍遙遊》二卷、《陸舫詩草》五卷、《椒邱詩》二卷和《丁野鶴遺稿》（《江干草》、《歸山草》、《聽山亭草》）三卷。著有傳奇十三種，現存《化人遊》、《赤松遊》、《楊忠愍蚺蛇膽表忠記》及《西湖扇》。此外還著有《天史》、《出劫記略》和《家政須知》等書。

《續金瓶梅》署「湖上釣史評」，書前有〈續金瓶梅集序〉，署「順治庚子季夏西湖釣史書於東山雲居」，後有「查選臣印」陽文篆字方章及「伊璜氏」陰文篆字方章。由此可知「西湖釣史」即查繼佐（一六〇一—一六七六）。繼佐浙江海寧人，明末清初浙江著名文人。初名繼佑，又名省，字伊璜，一字敬修，號左尹、左尹非人、東山、釣叟、釣史、東山釣叟、東山釣史、與齋、樸園、敬修堂、釣玉軒等。崇禎六年（一六三三）舉人。弘光亡，赴浙東抗清。魯監國朱以海授以兵部職方郎中。順治四年（一六四七）離抗清軍回鄉。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得清吏助，在西湖講學，設廬東山，名其居爲敬修堂。康熙初，曾爲莊廷鑨《明史》案牽連入獄；因事前已向官府報備得釋。著有《敬修堂集》、《梅花讖傳奇》、《罪惟錄》、《魯春秋》、《國壽錄》、《東山國語》、《兵權》、《知是編》等。《續金瓶梅》各回眉批，即爲查氏手筆，除贊揚作者筆法外，兼提點故事情節及人物與《金瓶梅》之聯繫照應處，比較《水滸》、《西遊》諸書。又引用李卓吾之小說評語，如「李卓吾評曰：好悟性」（第十三回）之類。偶或提點正文引書，如「《天史》同此一段」（第十三回）。整體而論，評語未見佳。

早在《金瓶梅》刊本還沒問世前，即有續書。謝肇淛（一五六七—一六二四）〈《金瓶梅》跋〉末謂「仿此者有《玉嬌麗》，然而乖彝敗度，君子無取焉。」據馬泰來的研究，此「是今日所知最早評介《金瓶梅》的專文」，寫於萬曆四十五、六（一六一六—一六一七）年間。（參〈諸城丘家與《金瓶梅》〉，載《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四年第三輯，頁一九九—二一二）沈德符（一五七八—一六四二）《萬曆野獲編》卷二十五〈金瓶梅〉條對《玉嬌李》有較詳細的介紹：「……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指斥時事。……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烝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廻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見也。去年抵輦下，從邱工部六區志充，得寓目焉，僅首卷耳。而穢黷百端，背倫滅理，幾不忍讀。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分宜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因棄置不復再展。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書不知落何所？」馬泰來考出沈氏從丘志充（？—一六三二）處借讀《玉嬌李》，約在萬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參上引文）以後還有其他資料提及此書，但明亡後此書佚失。丁耀亢和《金瓶梅》及《玉嬌李》皆有緣分。《金瓶梅》抄本流行的關鍵人物董其昌是他的業師，藏有抄本《金瓶梅》和《玉嬌李》的丘志充是他的同鄉父執輩；志充子石常（一六〇五—一六六一）是他的好友。《續金瓶梅》面世後，有人就將它和《玉嬌李》混爲一談了。但照沈德符的描述，兩書除皆談因果報應一點相同外，其他內容相差甚遠。〈《續金瓶梅》借用書目〉中沒列入《玉嬌李》，可能丁耀亢也沒有見過此書。

《續金瓶梅》大概是清代第一本被明令焚毀的小說。此書被禁，主要是政治原因，丁耀亢

所謂「隔代安知悔立言」也。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記彼於壬辰（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冬與友人論小說談及本書謂：「《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此一評語要害在「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八字。在此稍後，出現了《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四十八回。此書不題撰人，首四橋居士序。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以四橋居士「當即作者。按：《快心編》評者亦署『四橋居士』，與此同。書即竄易丁耀亢書爲之，殆是康熙後書肆所爲」。四橋居士〈序〉謂：「《金瓶梅》一書，雖係空言，但觀西門平生所爲，淫蕩無節，蠻橫已極，宜乎及身即受慘變，乃享厚福以終。至其報復，亦不過妻散財亡，家門冷落而止。似乎天道悠遠，所報不足以蔽其辜。此《隔簾花影》四十八卷所以繼正續兩編而作也。至於西門易爲南宮，月娘易爲雲娘，孝哥易爲慧哥，其餘一切人等，名目俱更，俾閱者驚其筆端變幻，波瀾綺麗，幾曾識其所自始。」此處所言，似謂《隔簾花影》爲《續金瓶梅》後另一續《金瓶梅》書，其實除了更易人名，以箸遮眼外，只是《續金瓶梅》的刪削本。即改易人名，亦不徹底，如此本稱蔣竹山爲毛橘塘，但第三十六回有一處仍稱爲竹山，露出自《續金瓶梅》刪削的痕跡。此書之刪削改名，主要是政治的原因。黃霖指出：「今觀六十四回的《續金瓶梅》被《隔簾花影》刪去的十六回篇幅，主要就是有關『刺新朝而泄黍離之恨』的內容。那些金人燒殺擄掠的場面被大大削減，一些激越沈痛的議論大都被刪，至於如徽欽二帝被擄北去、張邦昌稱帝醜行、宗澤單騎攻東京、韓粱大敗金兀朮、洪皓哭徽宗、秦檜通撻懶等重大事件，全部被剔去。乃至有些細小故事也作了改動，如孔梅玉原受金主帥撻懶之子哈木兒的騙而

作妾受苦，今將哈木兒改爲漢族將軍金鈺之子金堅，抹去了異族矛盾的色彩。」此外，爲了使故事較生動緊湊，「《隔簾花影》作了刪和併的兩大手術。大段說教以及因果輪廻的冗長描述，均被剪刪，吳月娘母子、李銀瓶、黎金桂與孔梅玉這三塊故事都分別作了適當的合併，例如吳月娘母子故事在《續金瓶梅》裡斷斷續續被割成十多段，而《隔簾花影》將它併成了三段，相對比較集中，減少了破碎錯雜之感」（《金瓶梅續書三種・前言》，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八，頁一九—二〇）。《隔簾花影》在清代很流行，有湖南大字版和本衙藏板等版本，各大圖書館多有收藏。《隔簾花影》雖然改頭換面，處處設防，但和《金瓶梅》、《續金瓶梅》一樣在清代屢遭查禁。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公啓之〈計毀淫書目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浙江巡撫設局查禁淫詞小說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書書目皆著錄這些書。《隔簾花影》有光緒己亥（一八九九）年上海書局石印本，改書名爲《花影奇情傳》。

此外又有鴛花雜志社印行的《金屋夢》，亦爲《續金瓶梅》的另一種刪削本。民國四年二月，《鴛花雜志》創刊號開始連載《金屋夢》，卷首有該刊編輯孫靜庵的〈識語〉談及此書由來，謂「……忽有書估攜舊抄本說部求售，署名《金屋夢》，著者爲筆夢生。全書共六十回。閱其文字，雖雅俚不倫，然不屑屑於尋章摘句，效老生常談。……閱之不覺狂喜咋舌，眞千載難遇之妙文也。急以重價購之。稍稍潤色，以餉閱者。」其實只是以坊本《續金瓶梅》，參考《隔簾花影》，稍加刪削而成的。〈識語〉只是瞞人的煙幕。

此次校勘《續金瓶梅》，用下列版本：

㈠傅藏本　傅惜華原藏，現藏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刊本六十四回，間有失佚，則以影抄本補入（詳下）。此爲現存所知最早刊本，孫楷第等皆以爲順治原刊本。扉頁版框雙欄，外粗內細，上作「紫陽道人編」。版框內右起大字「續金瓶梅後集」，分兩行，因爲影抄，只勾勒出空心字。左小半爲小字六行，謂「《金瓶梅》一書，借世說法，原非導淫，中郎序之詳矣。觀者色根易障，棒喝難提，智少愚多，習深性滅，以打諢爲眞樂，認火宅作菩提，不闡明反滋邪道。今遵頒行聖明《太上感應》諸篇，演以《華嚴》、《梓潼》經誥；接末卷之報應，指來世之輪廻。即色談空，遡因說果；以褻言代正論，翻舊本作新書。冷水澆背，現陰陽之律章；熱火消冰，即理學之諸語。名曰公案，可代金針。」次〈續金瓶梅序〉，署「煙霞洞萸隱題於定香橋」，下有「而隱」、「方外」方形陽文篆章。次〈敍〉，末署「南海愛日老人題」，下有「□庵」方形陽文篆章。次〈續金瓶梅集序〉，題「順治庚子季夏西湖釣史書於東山雲居」。按依例敍者名後有章，而此本無。此〈序〉署名在葉末，巴黎影抄本後半葉有「查選臣印」方形陽文篆章及「依璜氏」方形陰文篆章，可依此判斷西湖釣史爲查繼佐。傅藏本此處亦爲影抄，影抄者未描入也。查繼佐有號釣史，居西湖，故又自號西湖釣史。正文回前署湖上釣史，易「西湖」爲「湖上」，亦爲文人常事。第三十一、三十二及六十回又署「湖上釣叟」，「釣叟」亦爲查氏號，與「釣史」混用，亦可作爲批者爲查氏一旁證。查氏號甚多，隨時設立，此又新號也。此次校勘，一律用「湖上釣史」。

接下〈續金瓶梅凡例〉，計八條，其中可注意者有：「一、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誤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

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顧小失也。客中並無前集，迫於時日，故或錯訛，觀者略之。」此則交代《續金瓶梅》人物與前集之關聯。又謂「一、前集止於西門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有蔡京、楊提督上本一二段，至末年金兵方入殺周守備，而山東亂矣。此書直接大亂，爲南北宋之始，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案，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霧，勸世苦心，正在題外。」此正爲《金瓶梅》與《續金瓶梅》之不同處，而其題外之苦心，正埋下被焚毀之種子。

接下〈續金瓶梅借用書目〉，此或可助考出《續金瓶梅》資料來源。其中「丁野鶴《天史》」，正爲作者自著書。次爲〈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題「順治庚子孟秋，西湖鷗吏惠安令瑯琊丁耀亢謹序」。丁氏以《續金瓶梅》爲《感應篇》之無字解，故此篇又可視爲作者對本書的自序。序中言及「姦杞焚予《天史》於南都」，又謂「附以《天史》管見十章」云云。《天史》未見，不知仍存人間否？此書第十三回論北宋之亡，「總是奢靡浮華，上下偷安，以致滅亡，豈止天運。看黃袍加身，便知今日青衣北狩的因果。」湖上釣史眉批謂「《天史》同此一段」。是知《天史》與《續金瓶梅》之關繫非淺。此書亦引用作者其他作品，如第十四回明言「丁野鶴曾有個屠牛歌，說京城牛死之多，殺牛之慘」，下引此歌全文。此歌原題爲〈屠牛歎呈張中柱學士〉，楊鍾義《雪橋詩話．三集》曾引及。又王汝梅謂丁氏「把雜文著作《出劫記略》中〈山鬼談〉照錄進《續金瓶梅》第五十二回」（《金瓶梅探索》，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一四八）。

接下有〈欽頒太上感應篇圖〉、〈爲善寶塔上昇圖〉及〈惡報輪廻下墮之圖〉各一葉。接〈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魯諸邑丁耀亢參解」。依丁氏署，各條目下，視其善惡及重要性分別以白圈黑圈自九至一表之。其法類功過格。下〈新編續金瓶梅後集目錄〉計十二卷六十四回，

回目或七言或八言聯。各回又依其內容，如解佛道經法分爲品。計有〈廣仁品〉、〈廣慧品〉、〈正法品〉、〈妙悟品〉、〈遊戲品〉、〈戒導品〉、〈淨行品〉、〈莊嚴品〉、〈證入品〉、〈解脫品〉等十品，多者如〈正法品〉、〈遊戲品〉，各有十回書；少者如〈廣仁品〉、〈解脫品〉，各有兩回書。傅藏本自扉頁至目錄，皆爲影抄本。

接下圖版，各葉正面爲圖，背面爲文。其版心作「續金瓶梅」下接圖版葉次，中標圖版回次，下標圖版內容，一般爲該回回目一句。圖版計五十八葉，故有若干回無圖。一般有圖者一回一葉，然圖版第五十四、第五十五葉皆爲第六十一回之圖，各用該回回目上下聯爲圖名。最末一圖「丁紫陽鶴化前身」，其內容見第六十二回末。此圖上的丁紫陽，極可能是作者的圖像。作者圖像刻入書中，《續金瓶梅》爲創舉。各圖背面文字一般採自該回之韻文中一兩句。此圖葉卅八及葉五八皆署「黃順吉刻」，圖葉卅六署「王濱卿刻」，圖葉四二署「念□□□」，圖葉四六署「劉孝先刻」。傅藏本圖不全，只得三十葉。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余有順治原刊殘本，圖全，抗日戰爭時以之易米，爲高陽某氏所得。惜哉！」（頁一三四）得者不知是否齊如山氏？此本可補傅藏本之不足。

傅藏本正文四周單欄，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版心上作「續金瓶梅」，中記回次，下爲葉次。首葉首行作「續金瓶梅後集卷一」，第二行下署「紫陽道人編」，第三行下署「湖上釣史評」。此兩行上中間處作「廣仁品」。第四行爲回次，第五行爲回目。各回首葉格式相同。然而部分回不署卷次。此本各葉間有殘缺處，又第十六回缺兩葉、第三十七至第三十九回全缺、第六十四回缺末兩葉，皆有影抄本補全。

此本各回皆有湖上釣史眉批，已如上述，不贅。又有後來讀者批，似非一人手筆。第十四回第十葉眉批：「嘉慶十六年三月十二日夜燈下，正藍旗滿州人氏看至此處，自悟而戒牛葷，不食丑肉。奉勸世人，如再看到此處者，也當戒之戒之！」次葉有同一人眉批「我已回頭了，你道妙不妙。」後人批語有眉批及夾批，數量不多，皆爲讀書偶有所感隨筆記下，非有系統有目的之作。

此本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收入《古本小說集成》中，此次校勘，即以此影印本爲底本。

㈡影抄本　《續金瓶梅》順治原刊本被康熙皇帝下令焚毀，故所存刊本極少，流行者多爲據刊本影抄的本子，北京、遼寧、山東等圖書館皆有影抄本。巴黎法國漢學院圖書館亦藏有影抄本一部，今據以參校。影抄本之行款格式均與刊本相同，然其抄錄有精粗之別。傅藏本自扉頁至目錄爲影抄，巴黎藏影抄本抄錄質量似較佳，抄手水平較高，更忠於原本。以本書三序爲例，煙霞洞莧隱序後有陽文陰文章各一，影抄本照描，傅藏本之陰文章亦描作陽文，於外以虛線，若非比較，則不可能知虛線代表陰文也。愛日老人敍之印章亦如此。至於西湖釣史之章，因在另一面，傅本缺去，幸影抄本錄入，方得據以確定敍者、批者爲查繼佐。影抄本三序後爲〈新編續金瓶梅後集目錄〉，接下爲〈續金瓶梅後集凡例〉、〈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接下正文。傅藏本正文偶有殘缺處，可據影抄本補入。特別是眉批，因字較小，印刷漫漶，可據影抄本校正。上面言及傅藏本有後人批，因校勘所據爲影印本，偶有難分淸爲原書之批或後人批處，亦可據影抄本分辨。影抄本甚忠實於原本，原本錯處此本亦照抄，然偶亦有個別校正原本處。

如第十三回葉七正面言及「李綱」，傳藏本誤作「張綱」，此本改正之。又有個別眉批，此本抄錄不全。如第十五回葉一論朝代更迭一段上傳藏本有眉批：「奇文至文，一部《綱目》不如此簡快。」影抄本只存「奇文至文」四字。或據抄底本，此處漫漶，亦未可知。影抄本缺去「演折揲法兒」一節；第三十七回末缺五葉，第三十八回末及第三十九回亦缺數葉。爲使第三十九回不太單薄，將第三十八回末部分情節，移至第三十九回，且爲彌補第三十九回所缺開頭一段，又如入《楞嚴經》一小段，遂致此兩回分回與各本不同。影抄本第四十六回錯簡。此本抄錄裝訂時，又分爲「元亨利貞」四集，每集八卷，每卷二回。然只標於各冊各卷之封面，不影響正文依刊本方式影抄。又影抄本用明刊本《皇明大政記》爲襯紙，又不避玄字諱，可知抄錄甚早。此本末有「東海道人覽過眞空一部」一行，似爲讀者所題，非原書所有也。

㈢務本堂本　此本藏倫敦英國圖書館。扉頁黃紙分兩行，右作「繡像續金」，左作「瓶梅」，下小字「務本堂藏板」。首煙霞洞茰隱〈續金瓶梅序〉，次南海愛日老人〈敍〉、西湖釣叟〈續金瓶梅集序〉，皆同傳藏本，惟已重刻，字較差，各敍均無圖章，〈續金瓶梅集序〉且刪去日期，傳藏本「釣史」在此本作「釣叟」。接下圖版二十四葉，其前三葉摹倣傳藏本，其他各葉重寫重刻。除首葉外，皆正面圖背面文，不少文字採自傳藏本。圖版版心單魚尾，上作「續金瓶梅」，下葉次，再下則爲該圖標題。除前三葉外，皆如傳藏本，取所畫之回回目一句爲題。下〈續金瓶梅凡例〉，接〈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刪去時間及作者。次丁耀亢〈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丁氏序謂「畫象黑白，定天道殃祥之數」，傳藏本及影抄本皆於善之條目下畫白圈，惡之條目下畫黑圈（傳藏本此處影抄，抄手躲懶，只在白圈內打叉，表示原爲黑圈之意）。務本堂

本刻書者不明就裡，善惡條目下皆畫黑圈。接下〈新編續金瓶梅總目錄〉，分卷及分回如傳藏本，計十二卷六十四回。下〈續金瓶梅引用書目〉，務本堂本版內皆無絲欄，惟此〈書目〉三葉爲例外。正文四周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版心單魚尾，上作「續金瓶梅」，下卷次、回次，最下端標葉次。正文首葉首行作「續金瓶梅卷一」，次行低一格作「第一回」，下二格「廣仁品」，行下署「紫陽道人編」。第三行低兩格爲回目。其他各回格式大致相同。務本堂本可視爲傳藏本之刪節本，眉批全被刪去，故傳藏本各回署「湖上釣史評」一行，亦皆被刪去。此本正文亦稍有刪改，如上文提及傳藏本第十五回葉一論朝代更迭一段，此本刪削，共刪去二百七十字。第六十二回務本堂本無回目，各本回首詩此本亦無，反取傳藏本此回回末詩置卷首，並稍加解釋，又削去很多議論處，故此回回首與各本差別較大。傳藏本第三葉末謂「今日做書的要遵奉《感應篇》，做一部小說勸世」云云，務本堂本改作「即如今所說《續金瓶梅》三世報應一部小說勸世，都是一般說話」。上文指出，《續金瓶梅》有刪削本《新鐫古本批評三世報隔簾花影》四十八回。務本堂本此處提及「三世報應」，大概已知有《隔簾花影》一書，或曾用作校勘，也說不定。務本堂本雖刊刻差，錯別字多，然經後人校過，亦改正若干傳藏本錯誤處，故亦有參校的價值。

務本堂是清中葉上洋（上海）書店，刊刻很多小說，目前所知該店所刻書，最早是《駐春園小史》六卷二十四回，刊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最遲的是《南北宋傳》一百回，刻於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務本堂本《續金瓶梅》第十四回「萬曆」改爲「萬歷」，避乾隆諱。嘉慶丁亥年（一八二七）已有此版之刪削本，且已爲「重鐫」（詳下），則此書似應刊刻於乾隆末

嘉慶初。此時書禁稍鬆，書賈方敢公開出版往日之禁書。

㈣嘉慶刊本　此本法國國家圖書館、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均有收藏。扉頁四周雙框，框上題「嘉慶丁亥年（一八二七）重鐫」。框內右上側署「紫陽道人編輯」，左邊兩行大字題「繡像續金瓶梅」。首煙霞洞苴隱道人〈續金瓶梅序〉。次〈新刻續金瓶梅目錄〉，計十卷六十四回；各卷回次不等，亦無甚規律，只是隨意分合。接下圖版六葉計十二面，每面皆上文下圖。圖版皆摹倣務本堂本者。因圖文合爲一面，故一面相當於務本堂本一葉。所倣者爲務本堂本圖版之第四、五、七、八、九、十一、十四、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及二十四諸葉。正文四周單欄。半葉十二行，行三十字。版心單魚尾，上作「續金瓶梅」，下爲卷次、回次，再下端標葉次，一如務本堂本格式。正文首葉首行作「新刊續金瓶梅卷一」，下署「紫陽道人編」。次行低一格「第一回」，下回目。各卷首回另葉刊刻，與首回同一格式，其他各回只另行起，不再標卷次。各卷末又有「續金瓶梅卷某終」一行。此本爲務本堂本的刪削本，最明顯的例子是第六十二回，此本保存務本堂本特有的「《續金瓶梅》三世報應」說法。但此本削刪太多，以第一回爲例，務本堂本約四千三百字，此本刪去一半左右，故僅有版本的價值而不能拿來參校。

此外還有「本衙藏板」本，圖二十四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其格式如務本堂本，似乎內容亦接近。此兩本有何關係，俟得原本再考。又據陸合、星月點校《金瓶梅續書三種・校點後記》謂「在訪求《續金瓶梅》的過程中，我們還在山東省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見到兩種珍貴的抄本。經過和順治刻本（按：指傅藏本）的詳細對勘，發現北圖所藏抄本和順治刻本完全相同，而山東省圖書館所藏抄本，則屬更接近原稿的早期抄本」云云。山東省圖書館抄本未

見，據記載，有十六卷，是否爲殘本十六回？《金瓶梅續書三種》於使用之版本未加說明，亦無校記，難以知道究竟那些地方是據山東省圖書館抄本校入者。但其中第十一回有一處較傅藏本增八十六字，第十六回回首詩與傅藏本不同，正文又增加一段。此兩處增文皆佳，故補入校本中。將來得山東抄本，再全面作校。

此次校勘情形，詳見各回校記。至於底本常見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餵」作「喂」，「擱」作「閣」，「紮」作「扎」，「爬」作「趴」，「扛」作「摃」，「碰」作「磞」，「挪」作「那」，「攤」作「攤」，「俟」作「俟」，「舔」作「嗏」，「蹲」作「墩」，「燙」作「盪」，「瞅」作「偢」，「鹹」作「醎」，「罐」作「礶」，「敷」作「傅」，「幕」作「幙」，「瓶」作「缾」，「樸」作「朴」，「瘋」作「風」，「捂」作「侮」，「錨」作「貓」，「睏」作「困」，「淹」作「渰」，「勘」作「看」，「杆」作「干」，「渣」作「查」，「爇」作「藝」，「標」作「幖」，「抝」作「拗」，「挺」作「殺」，「氅」作「氅」，「蛇」作「虵」，「筋」、「斤」作「觔」，「吵」或作「炒」，「站」或作「跕」，「扭」或作「紐」，「副」或作「付」，「籤」或作「簽」，「鞋」或作「鞵」，「攢」或作「趲」，「翊」或作「翌」，「值」或作「直」，「鐵」或作「銕」，「鑷」或作「磾」，「狗」或作「勾」，「豆」或作「荳」，「戴」或作「帶」，「奔」或作「逩」，「脖」或作「頸」，「裝」或作「粧」，「彎」或作「灣」，「崖」或作「厓」，「擄」或作「护」，「穀」或作「谷」，「薑」或作「姜」，「雇」或作「顧」，「緞」或作「段」，「鬢」或作「髩」，「雲」或作「云」，「錠」或作「定」，「嵌」或作「篏」，「欄」或作「闌」，「趁」或作「稱」，「妓」或作「伎」，「匾」或作「扁」，「擋」或作「攩」，「照」或作「炤」，「蠟」或作「蝎」，「藤」或作「籐」，「懶」或作「嬾」，「愧」或作「媿」，「捨」或作「舍」，

「摸」或作「抹」，「早」或作「蚤」，「坊」或作「方」，「遵」或作「尊」，「泛」或作「汎」，「褪」或作「退」，「踩」或作「保」或作「採」，「桌」或作「卓」或作「棹」，「綁」或作「幫」或作「掷」，「箍」或作「箍」或作「梔」，「裡」、「理」或作「里」，「掉」、「調」或作「弔」或作「吊」；與「遊」、「游」不分，「炙」、「灸」不分，「叉」、「乂」不分，「宮」、「官」不分，「得」、「的」不分，「千」、「于」不分，「座」、「坐」不分，「粱」、「梁」不分，「偏」、「徧」不分，「項」、「頂」不分，「長」、「常」不分，「瓜」、「爪」不分，「桿」、「稈」不分，「漂」、「飄」不分，「掐」、「掐」不分，「諂」、「謟」不分，「逕」、「徑」不分，「熏」、「薰」不分，「傅」、「傳」不分，「兢」、「競」不分，「太」、「大」不分，「紀」、「記」不分，「斡」、「幹」不分，「靜」、「淨」不分，「妝」、「粧」不分，「要」、「要」不分，「晌」、「响」不分，「辯」、「辨」不分，「籍」、「藉」不分，「杻」、「扭」不分，「歧」、「岐」不分，「袪」、「祛」不分，「匹」、「疋」不分，「看」、「着」不分，「王」、「玉」不分，「杳」、「沓」不分，「沭」、「沐」不分，「栓」、「拴」不分，「雨」、「兩」不分，「慢」、「漫」不分，「帖」、「貼」不分，「幣」、「弊」不分，「狠」、「很」不分，「盼」、「盻」不分，「篾」、「蔑」不分，「象」、「像」不分，「歹」、「反」不分，「祇」、「祗」不分，「并」、「併」不分，「侯」、「候」不分，「宴」、「晏」不分，「踏」、「蹅」不分，「篷」、「蓬」不分，「磕」、「嗑」不分，「鏽」、「繡」不分，「壺」、「壼」不分，「連」、「蓮」不分，「密」、「蜜」不分，「蕈」、「簟」不分，「架」、「駕」不分，「籮」、「蘿」不分，「齋」、「齊」不分，「檑」、「擂」不分，「末」、「未」不分，「第」、「第」不分，「邦」、「邦」不分，「璧」、「壁」不分，「槳」、「漿」不分，「鵰」、「雕」不分，「徬」、「傍」不分，「譬」、「辟」不分，「邗」、「邦」不分，「豐」、「豊」不分，「釭」、「缸」不分，「班」、「斑」、

「般」不分，「贏」、「嬴」、「羸」不分，「揚」、「楊」、「佯」不分，「倒」、「到」、「道」不分，「己」、「已」、「巳」不分，「以」、「已」、「二」不分，「伴」、「拌」、「絆」不分，「賠」、「陪」、「倍」不分，「俏」、「悄」、「捎」、「梢」、「稍」不分；以及若干慣用語詞如「窟窿」作「窟礲」，「朦朧」作「艨朧」，「寧可」作「能可」，「勾欄」作「抅欄」，「迤邐」作「迄逞」，「爛漫」作「爛熳」，「模糊」作「糢糊」，「逗留」作「逗遛」，「提防」作「隄防」，「碼頭」作「馬頭」，「划拳」作「滑拳」，「身段」作「身端」，「嚮導」作「鄉導」，「亭亭」作「停停」，「高唐」作「高堂」，「牲口」作「生口」，「不長進」作「不長俊」，「功課」或作「工課」，「荷包」或作「合包」，「答話」或作「打話」，「答應」或作「打應」，「吶喊」或作「納喊」，「丫鬟」或作「丫環」，「栴檀」或作「旃檀」，「輝煌」或作「輝煌」，「班師」或作「頒師」，「笑嘻嘻」或作「笑嬉嬉」，「婊子」或作「表子」或作「裱子」之類，在無他本可校時，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紫陽道人編

續編金瓶梅

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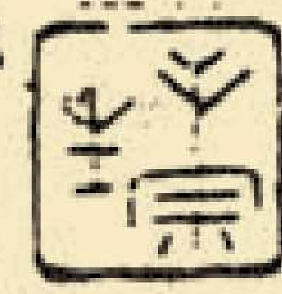
金瓶梅一書借世說法原非導淫中郎序之詳矣覩者色根易障棒喝難提智少愚多習深性滅以打諢爲眞樂認火宅作菩提如不聞明反滋邪道今遵頒行

聖明太上感應篇演以華嚴揨幢經諸褄末卷之報應指示世之輪迴郎色談空週因說果以褒言代正論翻舊本作新書冷水澆背現陰陽之律章熱火消冰郎理學之誥語名曰公案可代金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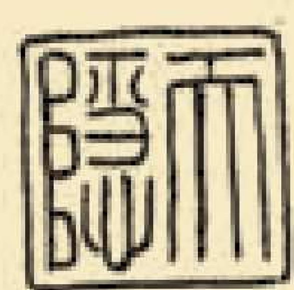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扉頁

續金瓶梅序

觉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也正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畫影無形繫風無迹齊



於婆提王焉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道人笑曰然
烟霞洞蕙隱題於定
香橋





傅藏本續金瓶梅蕙隱道人序末頁

敘

不善讀金瓶梅者○戒癡導
癡○戒淫導淫○吳道子畫地
獄○變○相○反○為○酷○吏○增○羅○織○
之○具○好事不如無矣○五祖

書○反怵豐干饒舌爾○其識見
字性空不好同德山踈抄一
時○焚○却○是仍續金缾梅
六十四章竟○
南海愛日老人題



傳藏本續金瓶梅愛日老人敘末頁

續金瓶梅集序

小說始扵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経史并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也金瓶梅舊本言情之書也

傅藏本續金瓶梅西湖釣史序首頁

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無
不備焉者也以之翼聖也可
以之贊経也可

旹

順治庚子季夏西湖釣史書于
東山雲居

傳藏本續金瓶梅西湖釣史序末頁

續金瓶梅後集凡例

一茲刻以因果為正論借金瓶梅為戲談恐正論而不入就淫說則樂觀故於每回起首先將感應篇鋪敘評說方入本傳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為宗槩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字句近觀時作半用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故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小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

傅藏本續金瓶梅凡例首頁

續金瓶梅借用書目

今上皇帝御序頒行太上感應篇

大方廣佛說妙法華嚴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圓覺經

彌陀經

楞嚴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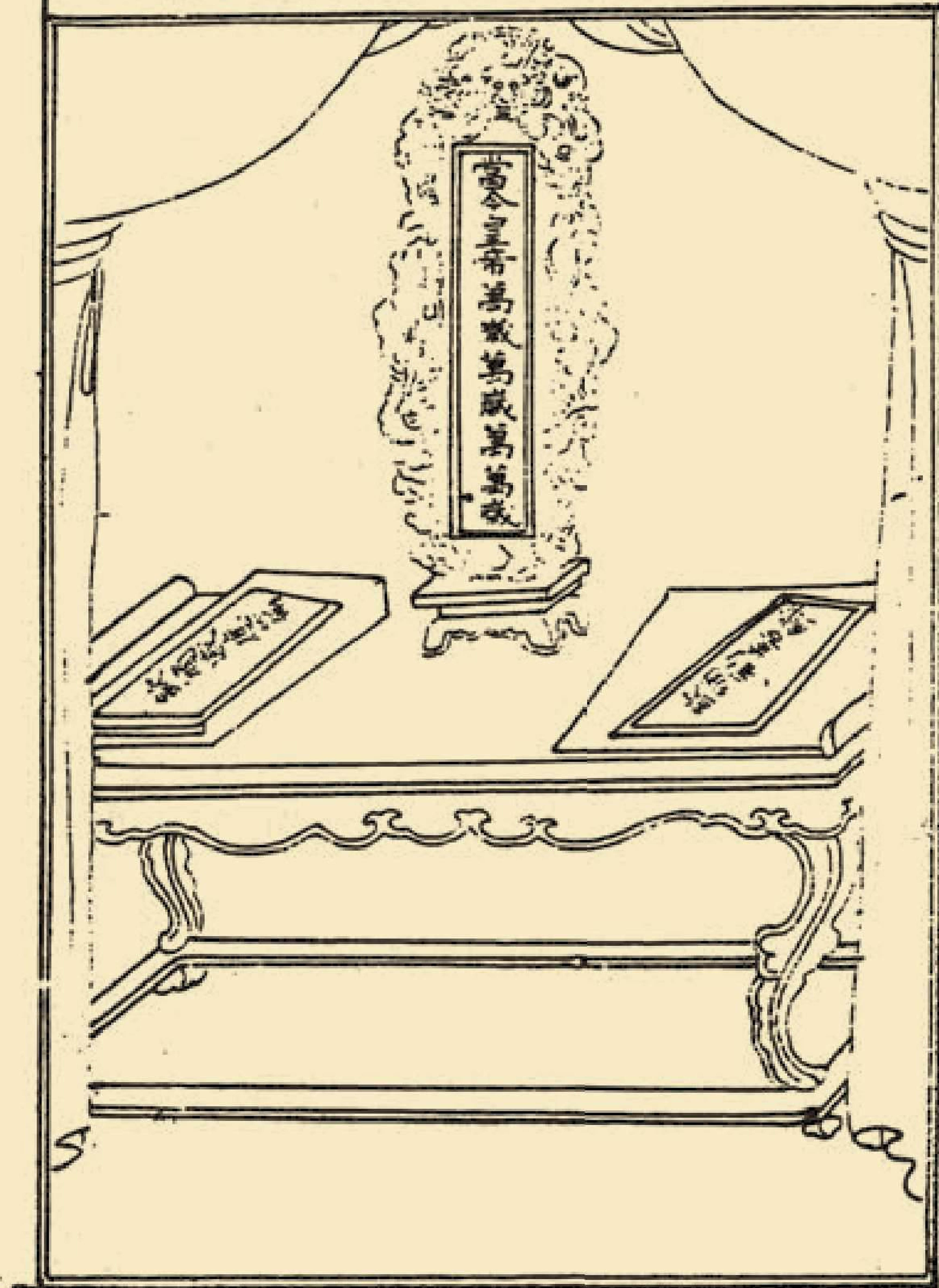
法華經

般若經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

嘗聞天下有道聽治於人天下無道聽治於神神者體物而不可見來格而不可度祈福則曰有神恣惡必曰無鬼鬼神以助
王法之不及者也自姦把焚予天史於南都海桑既變不復講因果事今見
聖天子欽頒感應篇自製御序諭戒臣工可謂皇皇
天命矣海內從風遂有廣其箋註彙集徵驗以堅
人之信從者上行下效何其盛歟元不敏病臥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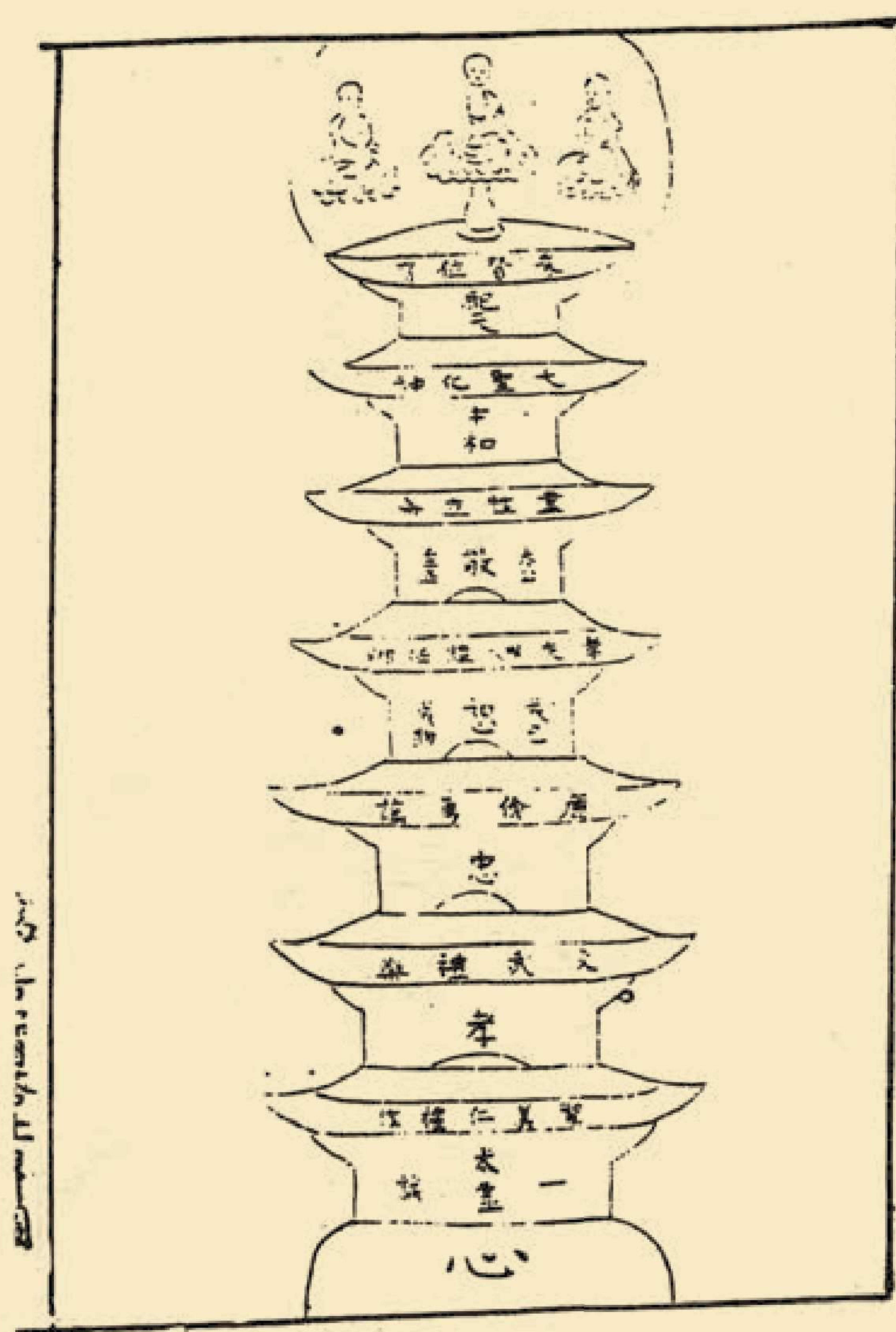
如左註春秋莊演道德同一無解耳
旨
順治庚子孟秋西湖鷗吏惠安令瑯琊丁耀亢謹序



傅藏本續金瓶梅欽頒太上感應篇圖右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欽頒太上感應篇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爲善寶塔上昇圖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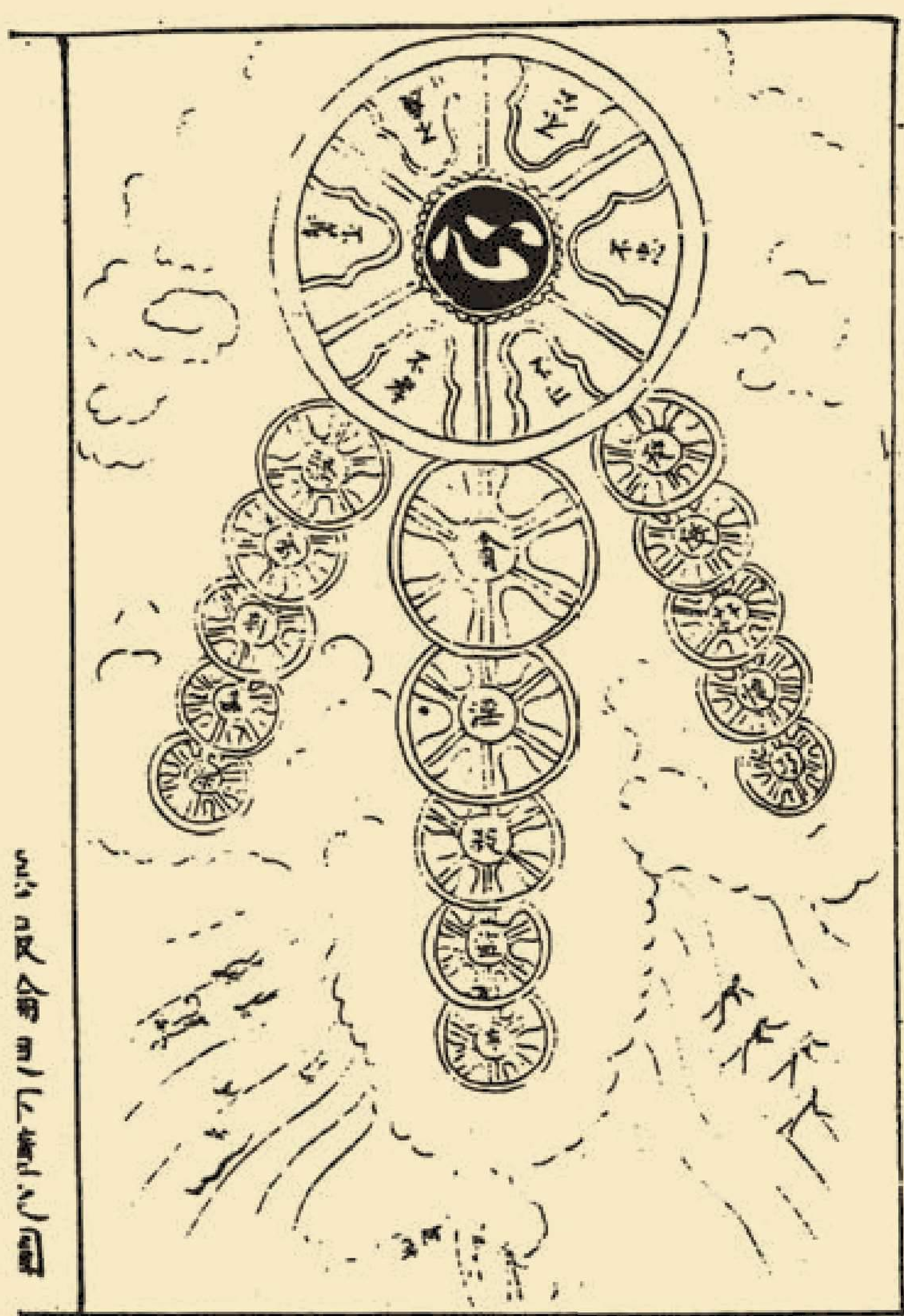
唯天生心維心

造天沿級而升

還我自然好比

秉彝咎祥弗愆

傅藏本續金瓶梅爲善寶塔上昇圖左半



傳藏本續金瓶梅惡報輪迴下墮之圖右半

不孝不忠不廉不義謂之四賊

狡佞詐慢淫暴奢巧謂之

八殺生於斯．死於斯輪迴

於斯

傅藏本續金瓶梅惡報輪迴下墮之圖左半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

魯諸邑丁櫂亢条解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録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輙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

新編續金瓶梅後集目録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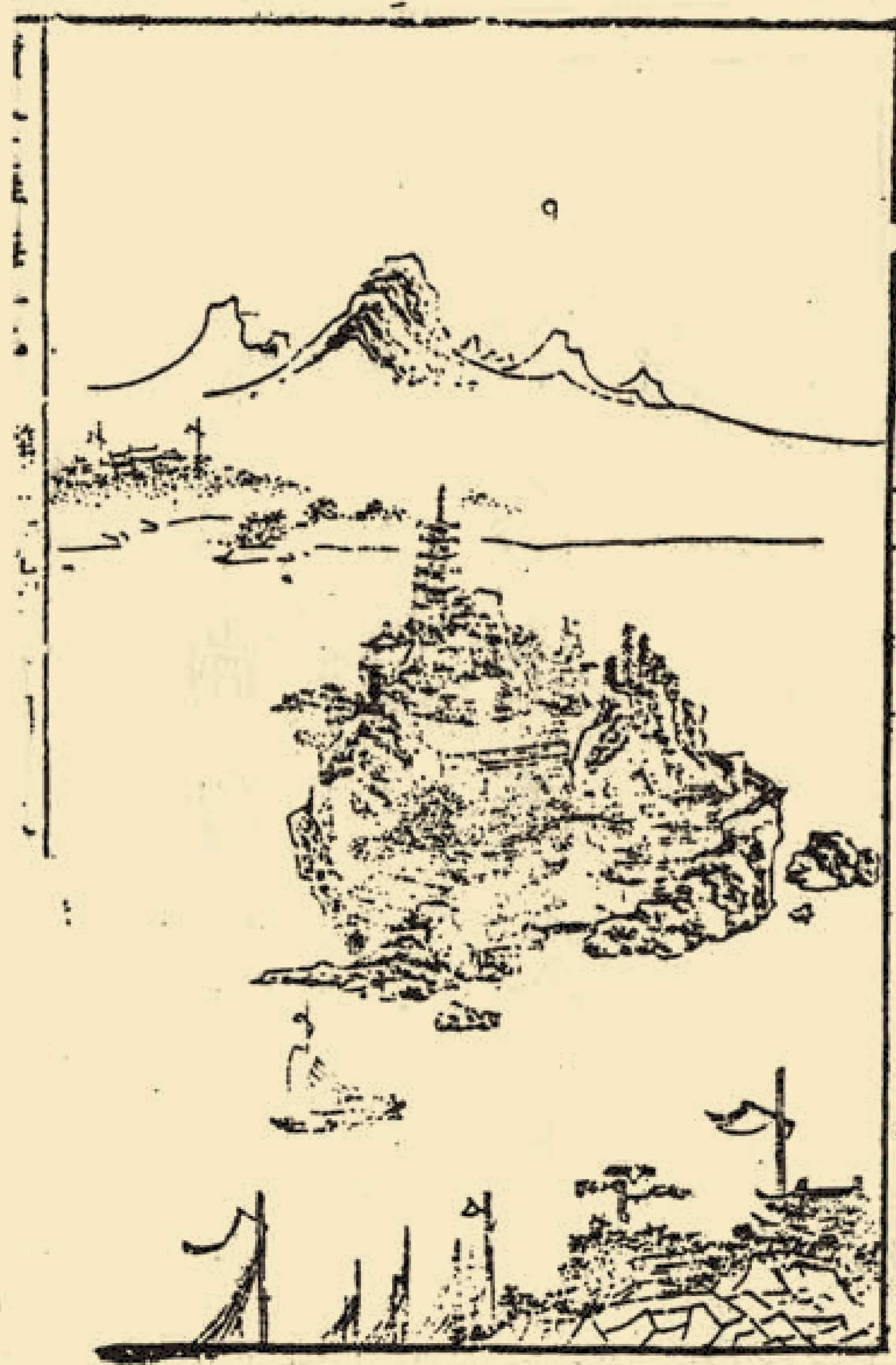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目錄首頁



傳藏本續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插圖右半

惡貫滿盈仍遂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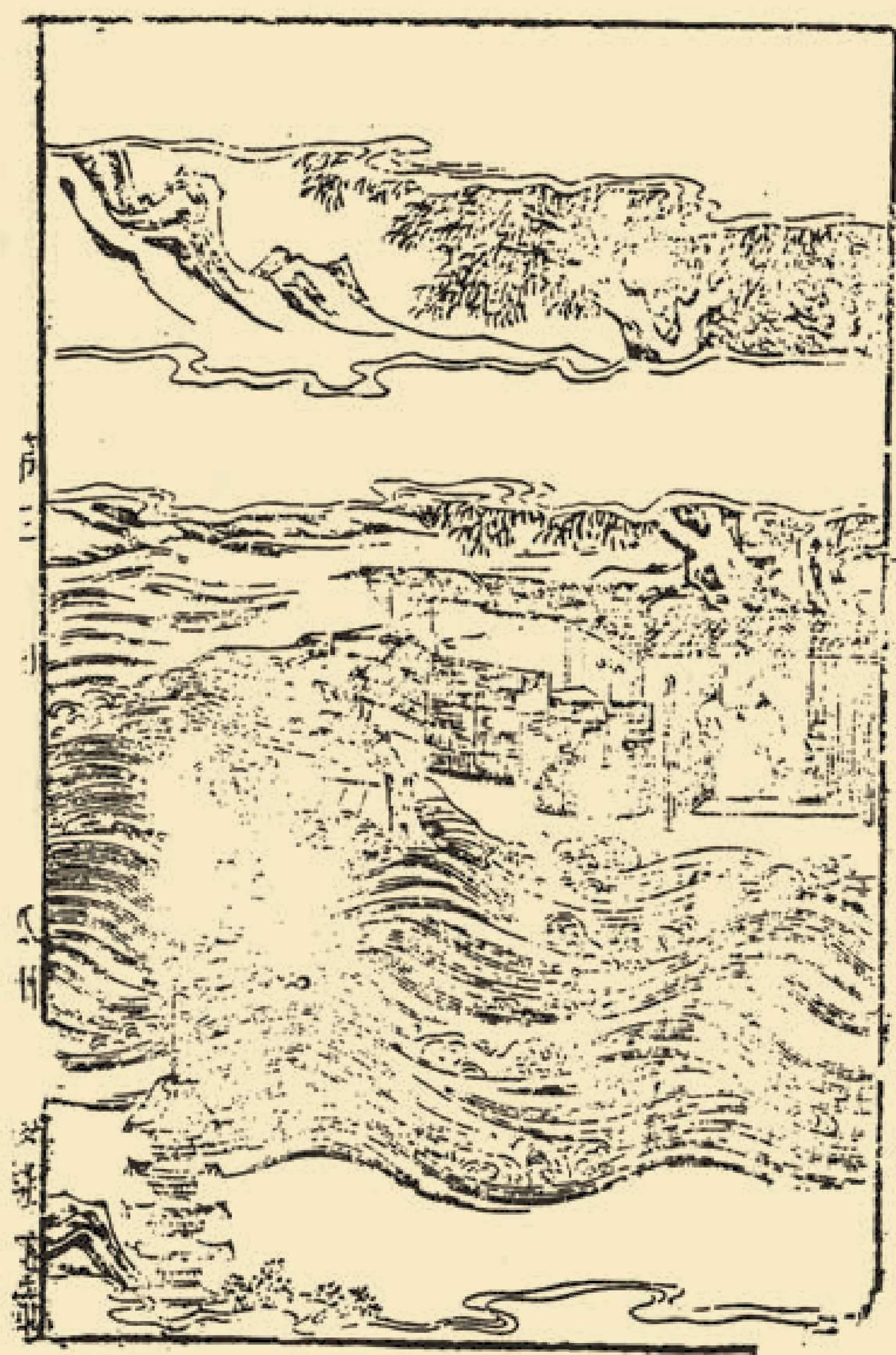
身名奢泰始亡身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插圖右半

拋將明月爲鉤
餌留得長江與
客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二十九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回插圖右半

一怒自能存血
性
三思反使懵微
軀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一回插圖右半

柳外青樓皆繫馬
車中紅袖不垂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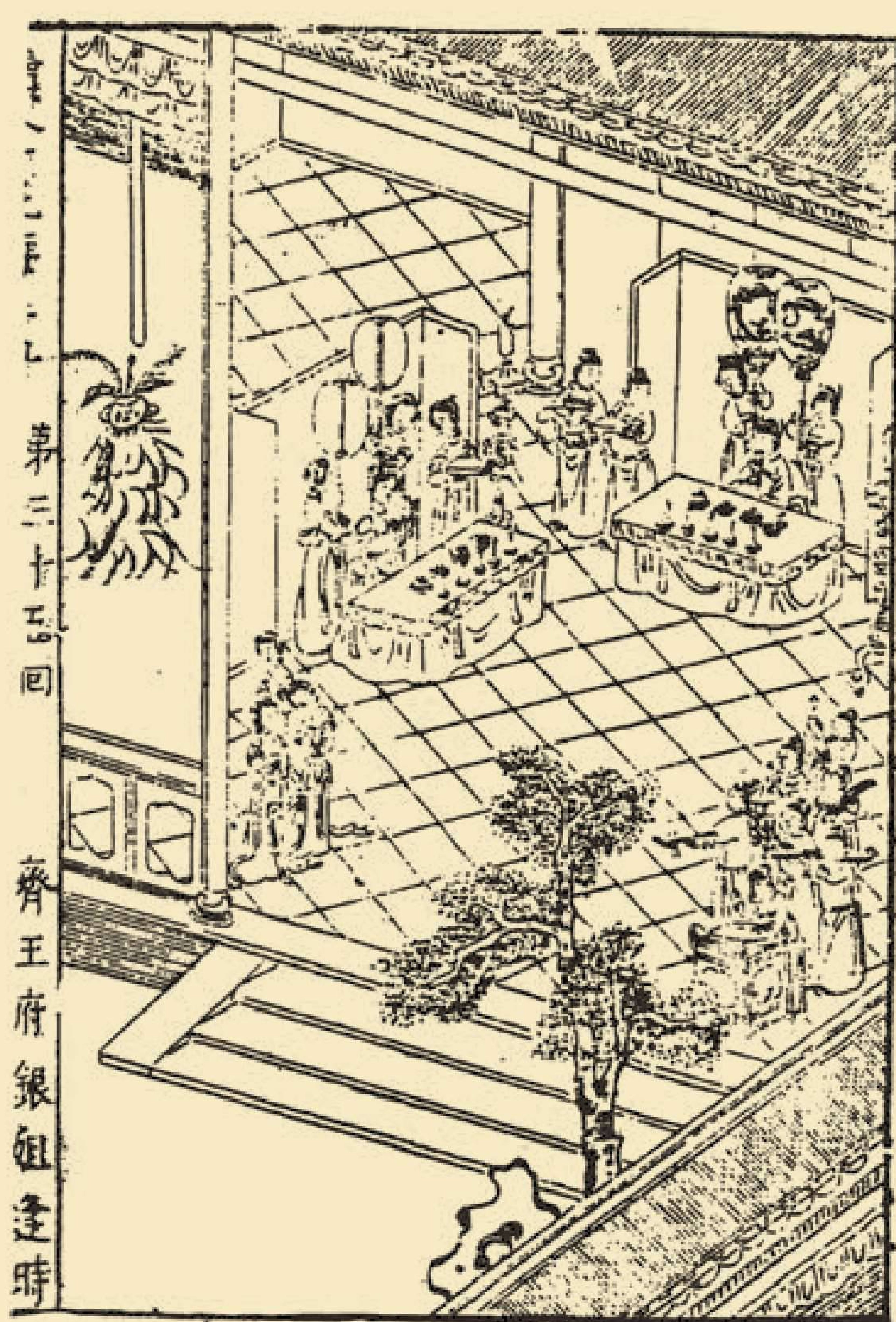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一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三回插圖右半

慧劍自能除妄相○長燈專爲照迷津○雞鳴風雨沉沉夜○顯出光明大法輪○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三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五回插圖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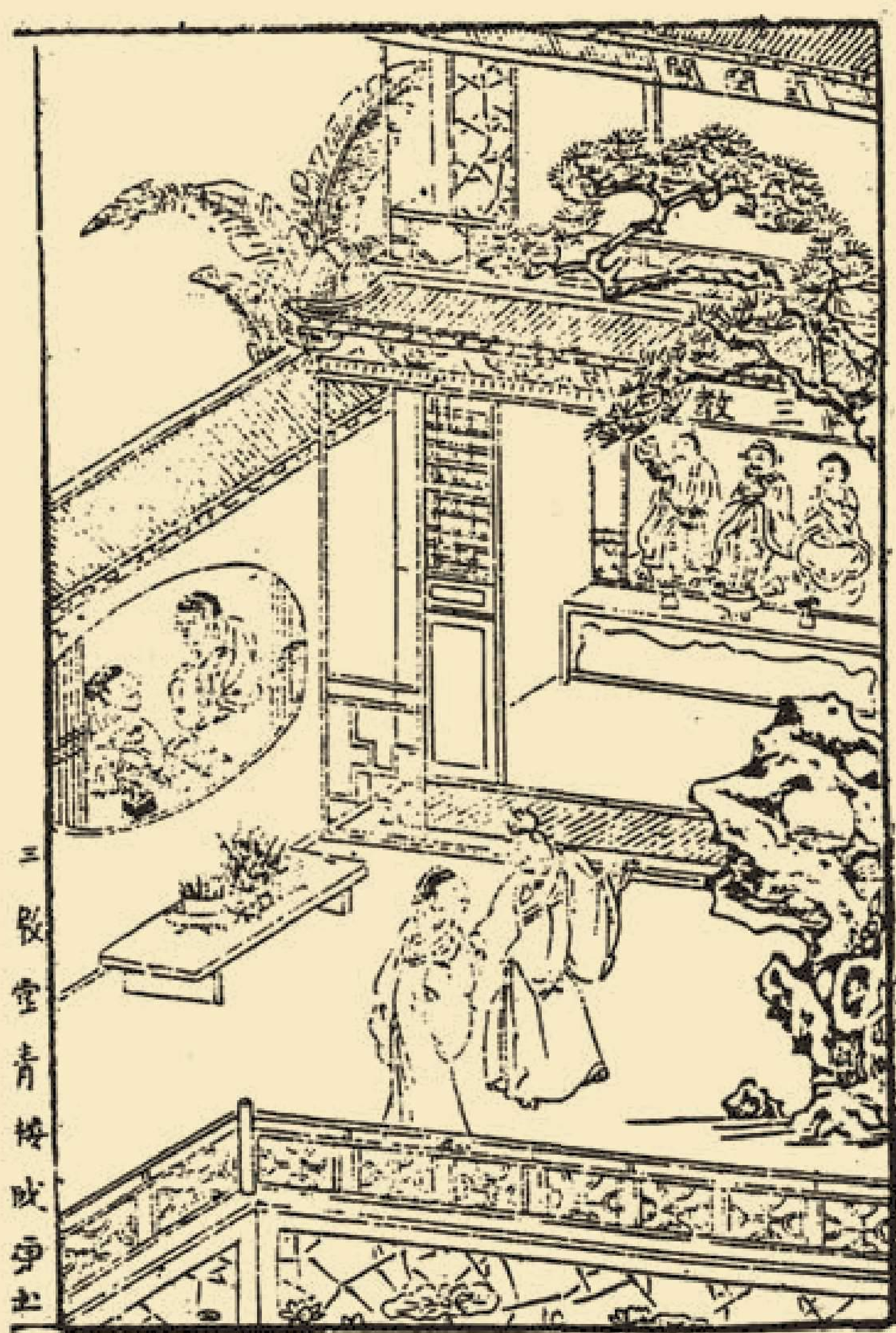
輩

鞍匣尚嚼金
翡翠
煙浥猶濕玉
裝裳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插圖右半

休向東風訴
恩怨
從來春夢不
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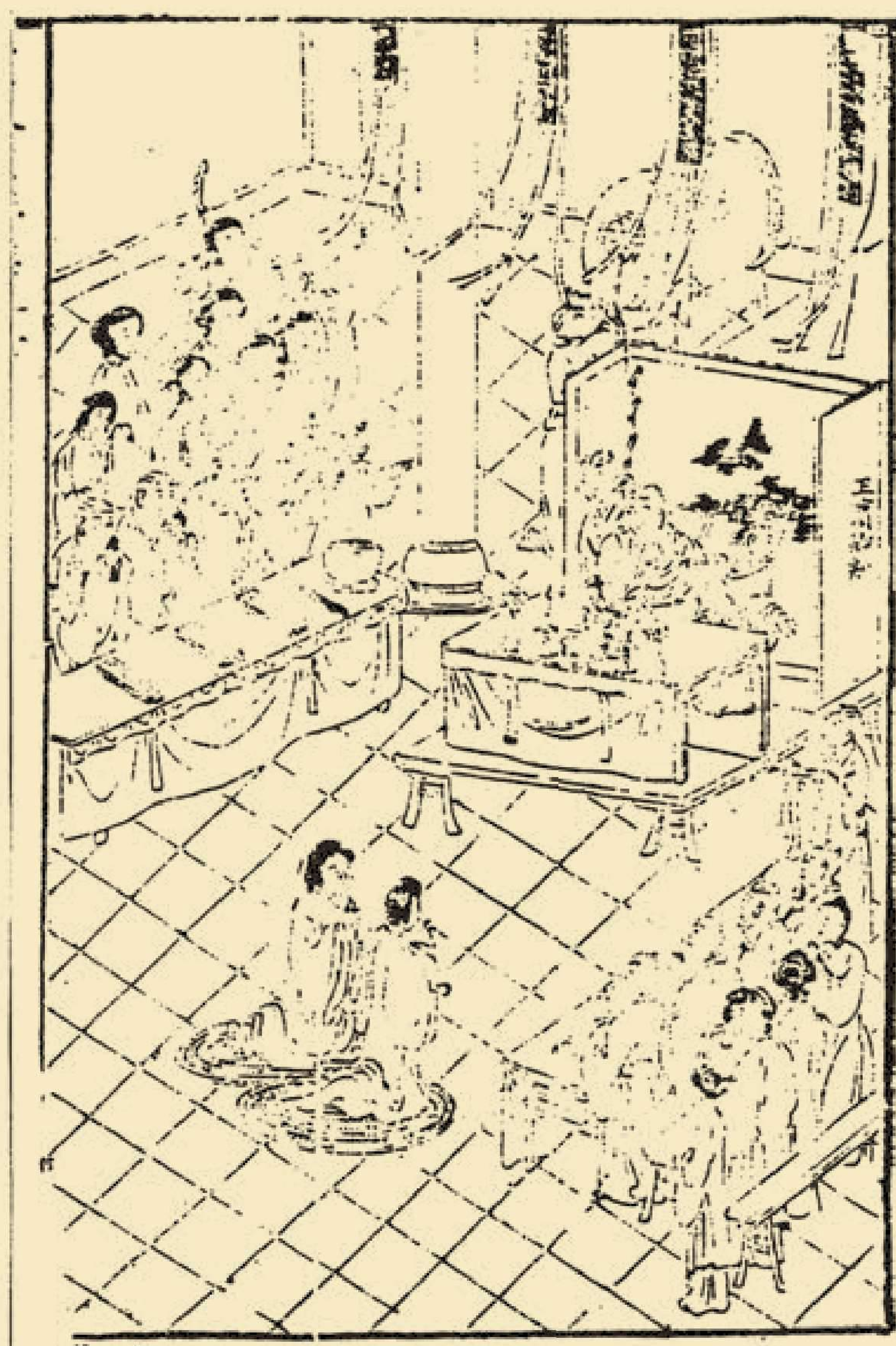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七回插圖右半

海棠半開半謝。那。知。色。盡。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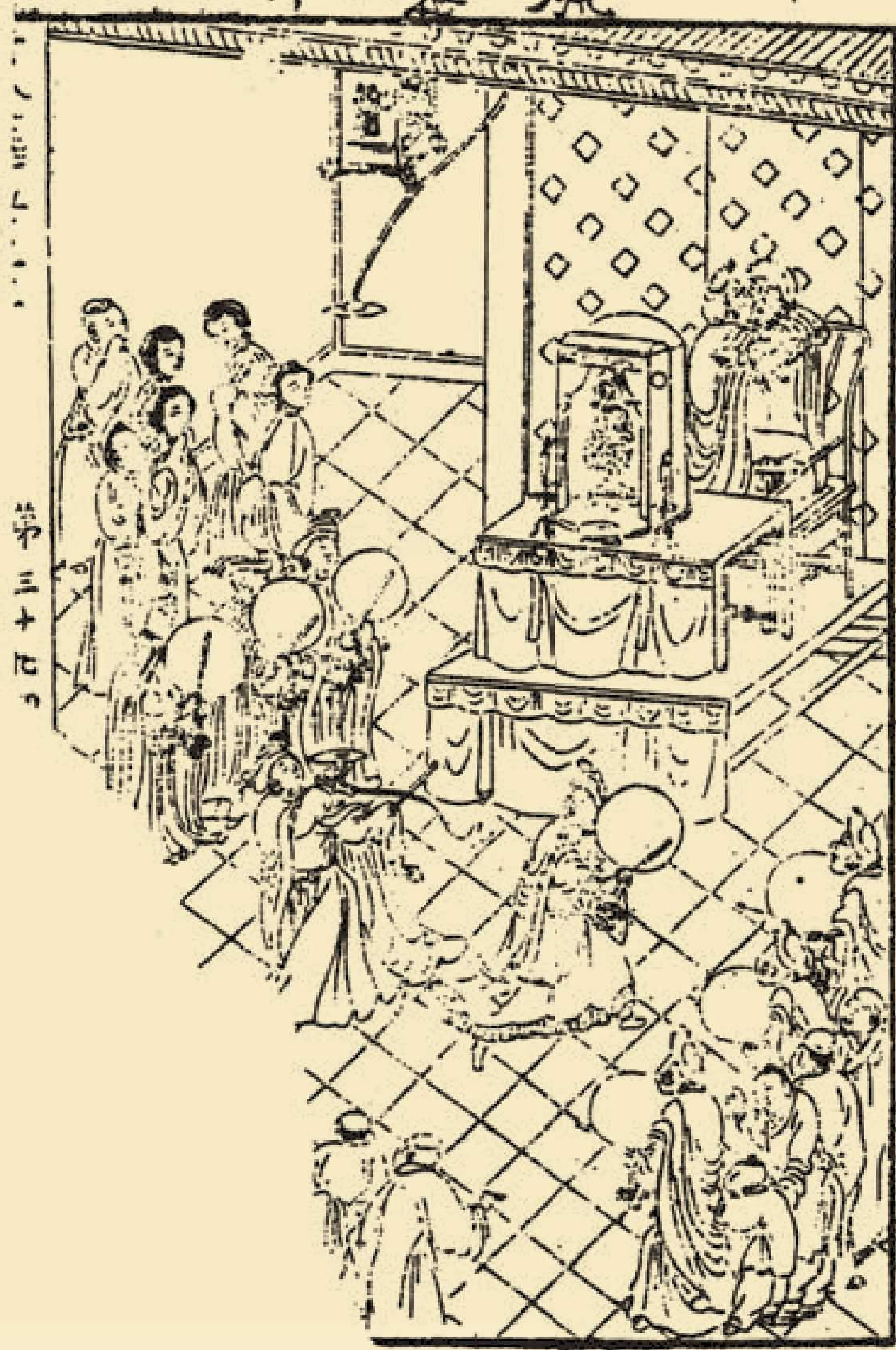
野鳥如簇如啼。正。好。從。聞。入。覺。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七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八回插圖右半

翠竹黃花非
外境
白雲明月露
金身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插圖右半

分明是二十四解春

○宫却道是五十三參

○法相

大命真人句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九回插圖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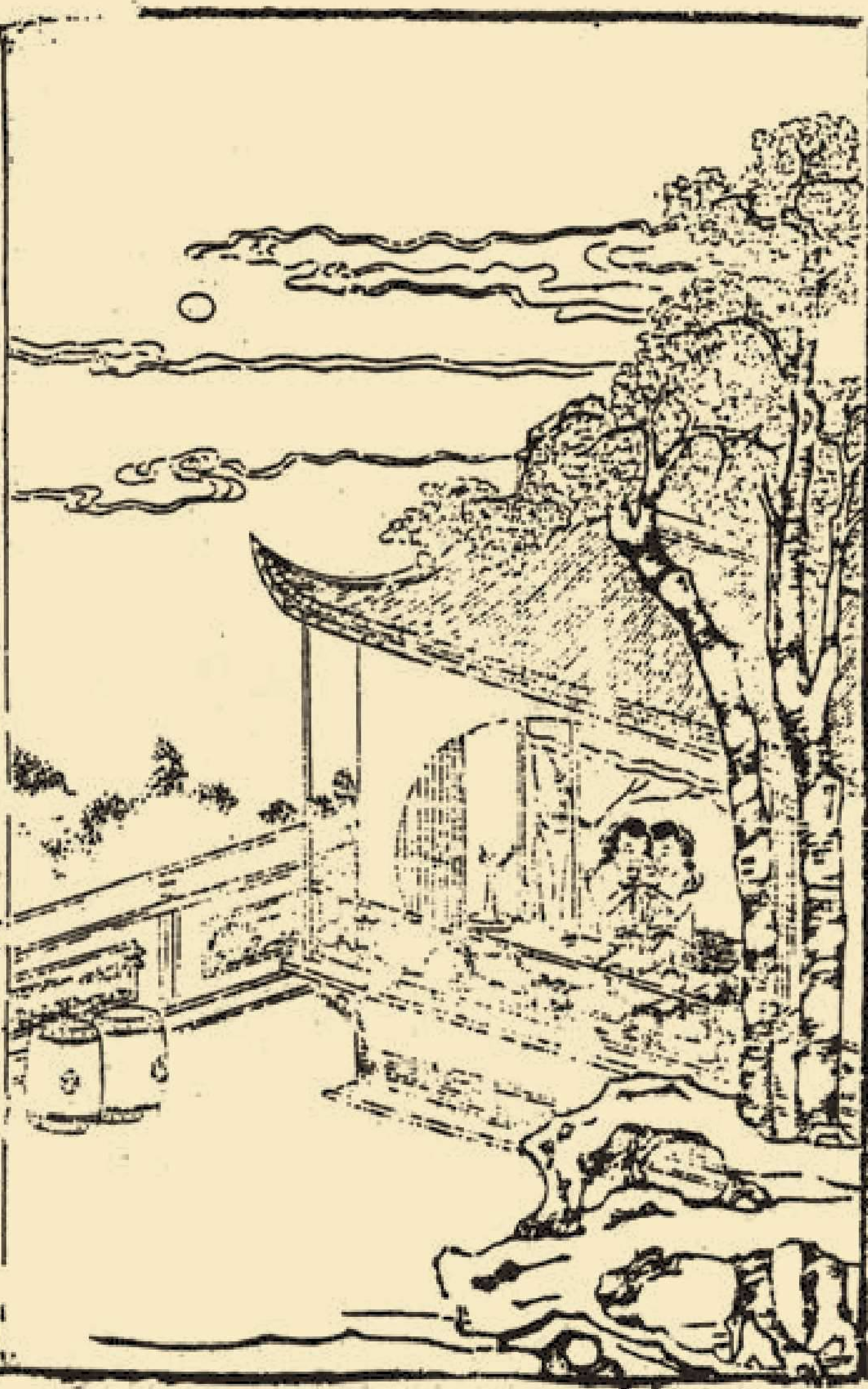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回插圖右半

瘸脚鴈巡更三步頂

人一步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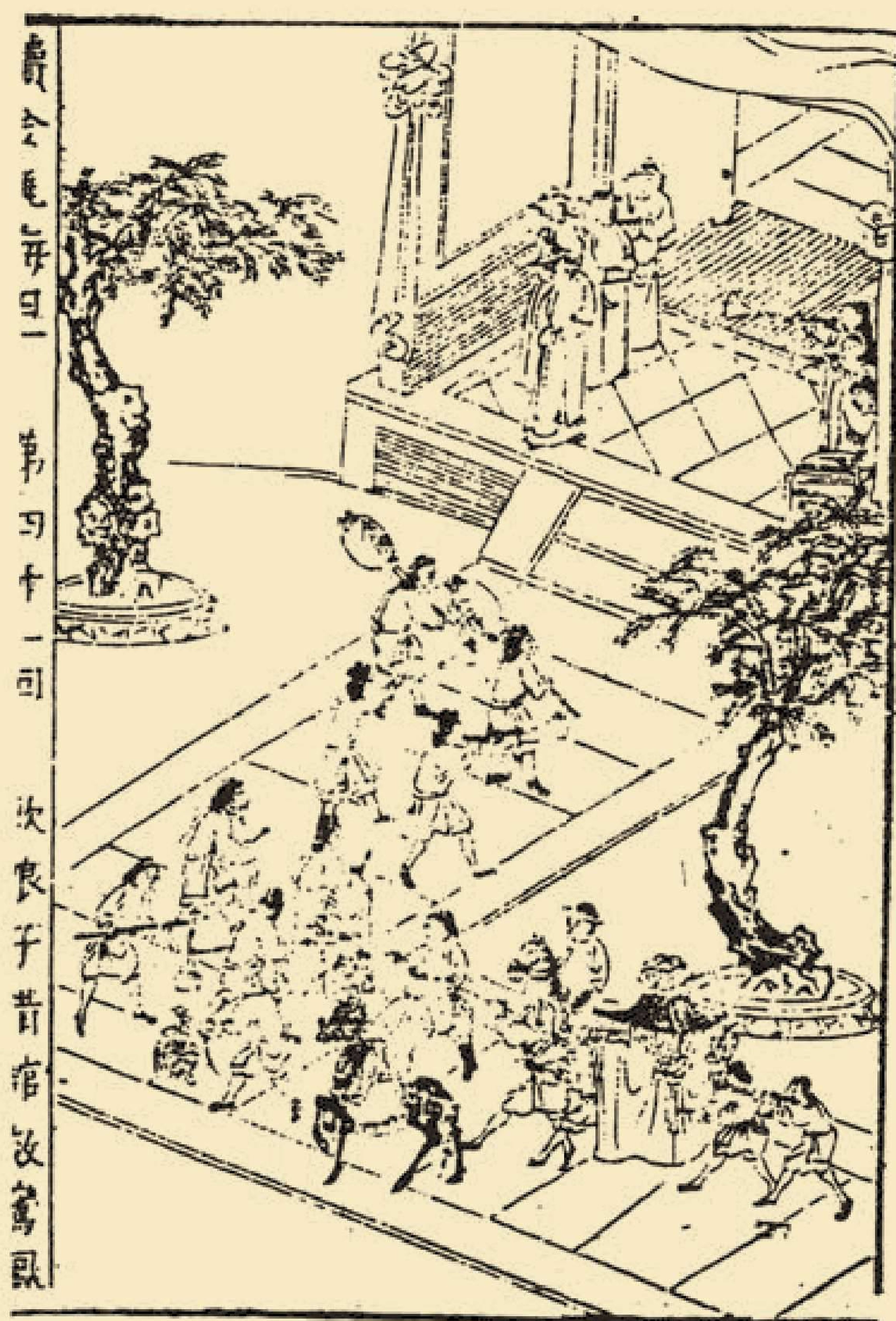
頼頭鼈下水縮頭容

易出頭難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一回插圖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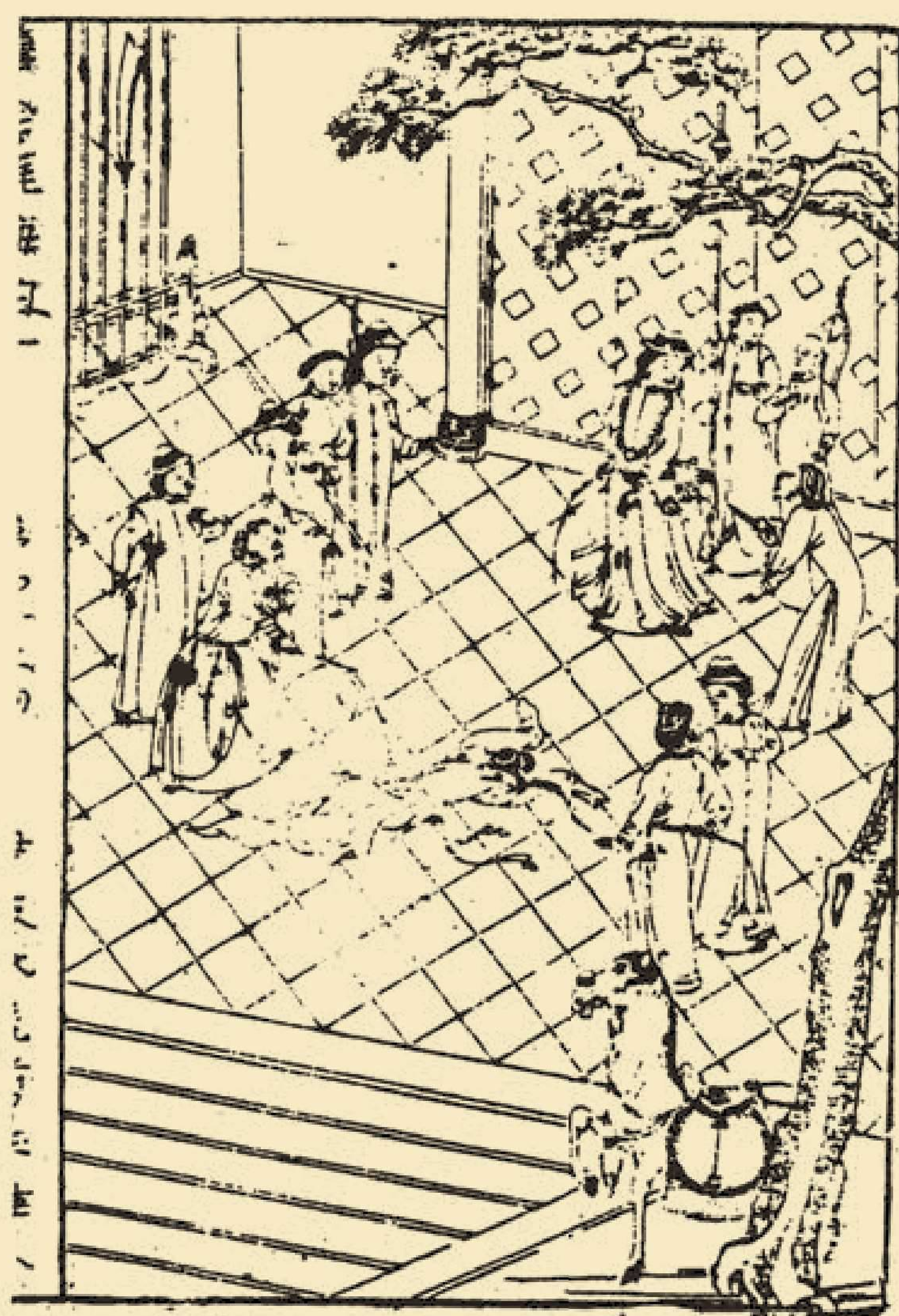
身無彩鳳雙飛翼
心有靈犀一點通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插圖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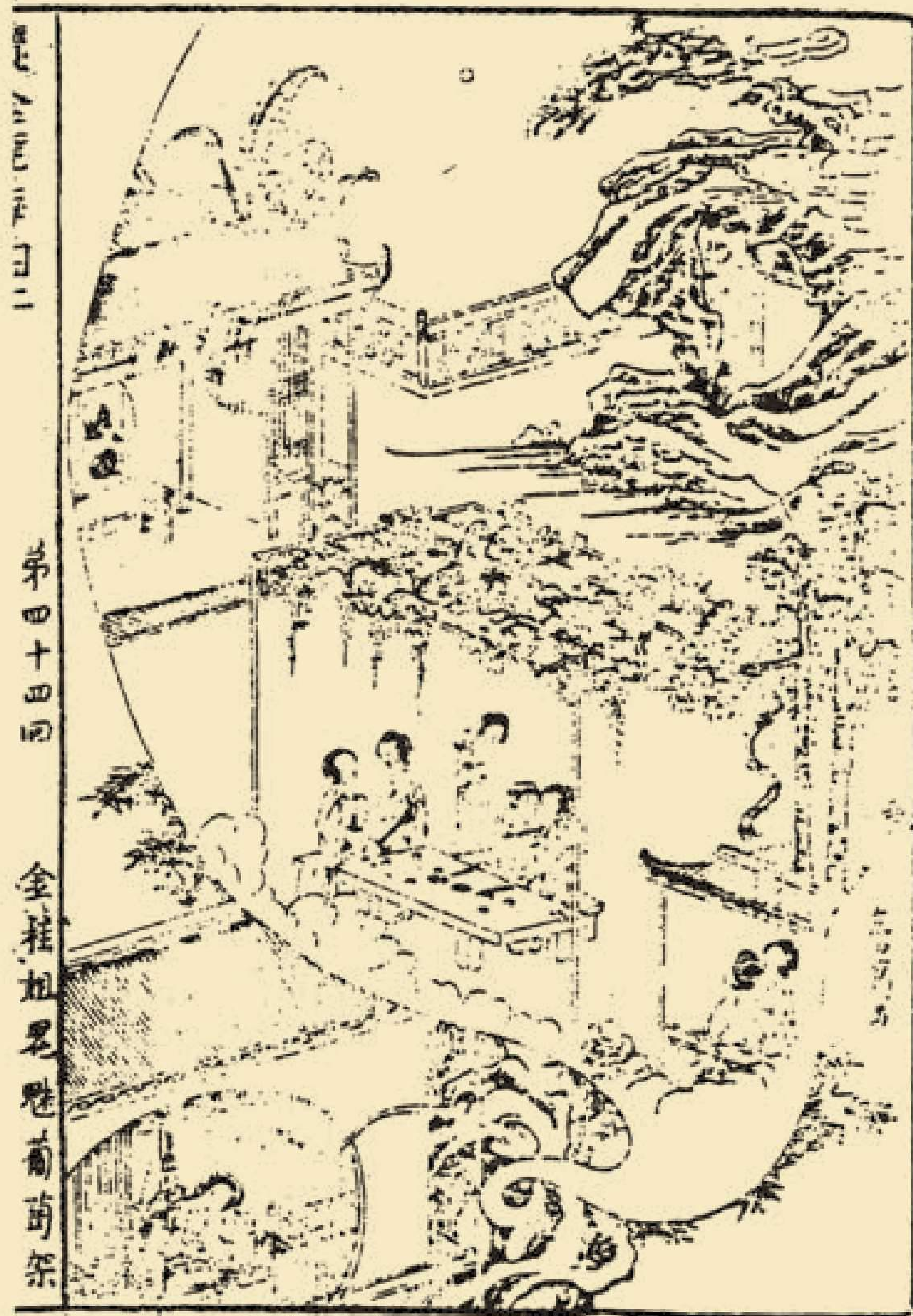
得意紫鸞空舞鏡
傳言青鳥罷啣箋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二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三回插圖右半

如意不忘人
彘恨
彭生還化野
猪魂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四回插圖右半

葡萄舊事情猶眷
隔世夫妻夢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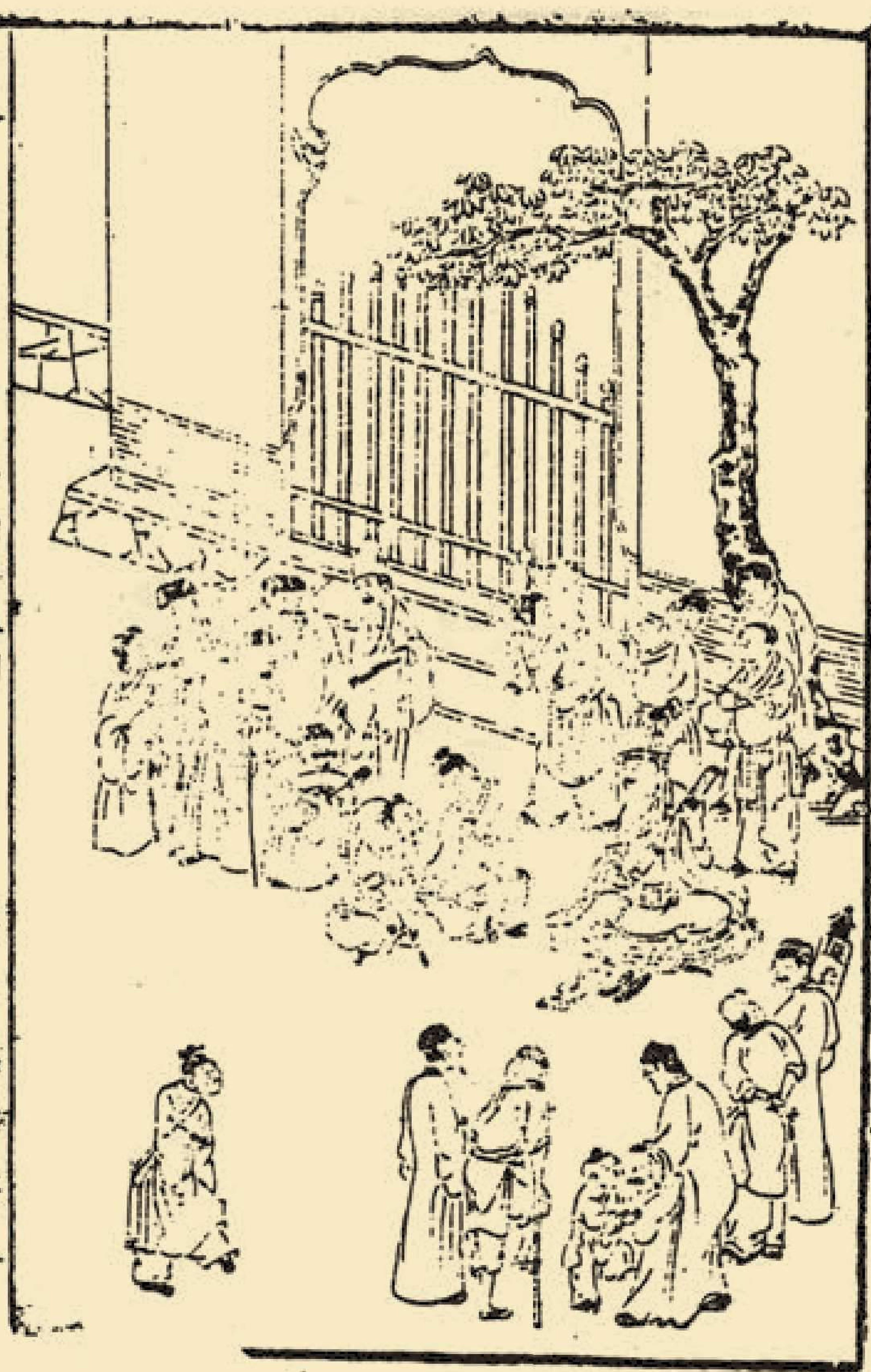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四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插圖右半

抱璞免投和氏璧
竊符如遇魏宮姬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八回插圖右半

自是木兒難
上馬
故教石女不
逢郎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八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插圖右半

街頭叫化豈非
我牀上高眠又是
誰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回插圖右半

珠翠永辭膏沐去

鬢蟬久被雪霜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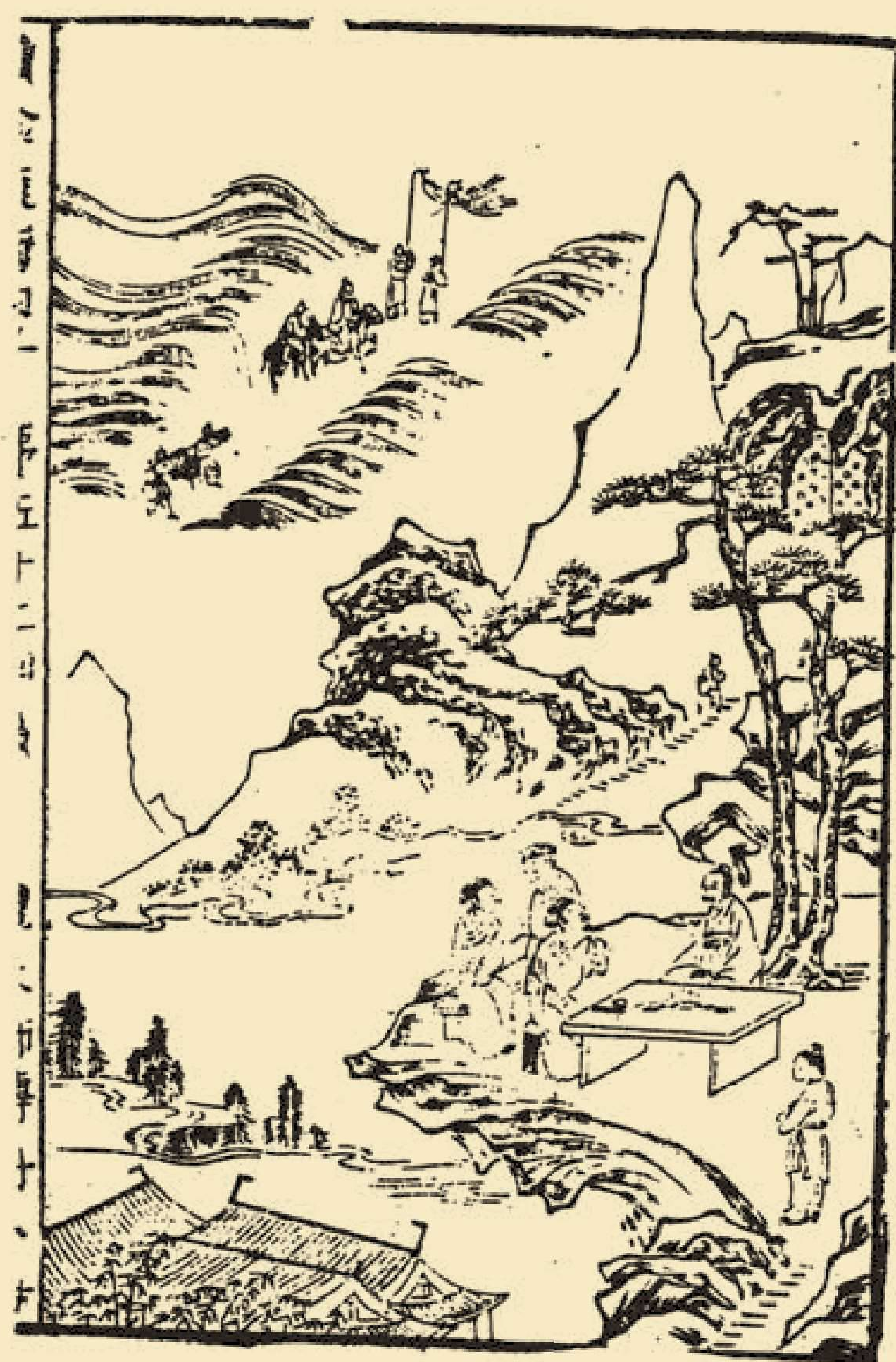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一回插圖右半

失路木郎將得
嬪
下山石女御遙
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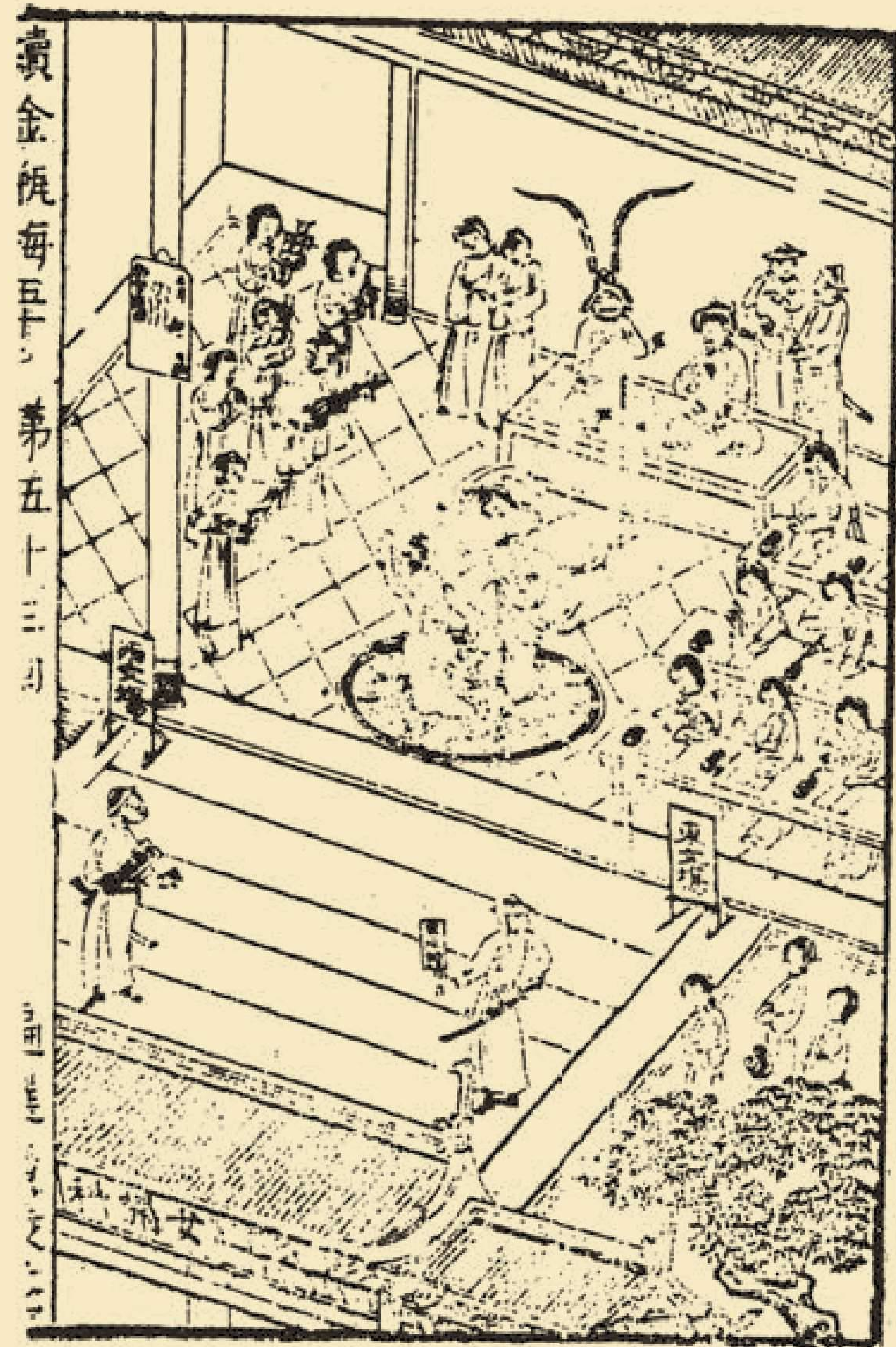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一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二回插圖右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二回插圖右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三回插圖右半

石家金谷晴生香風雨
春深自斷腸鳥鳴花
神好相護明妃馬上
不禁數

次清平調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三回插圖左半

第五十五回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五回插圖右半

洗垢自藏如意寶

藏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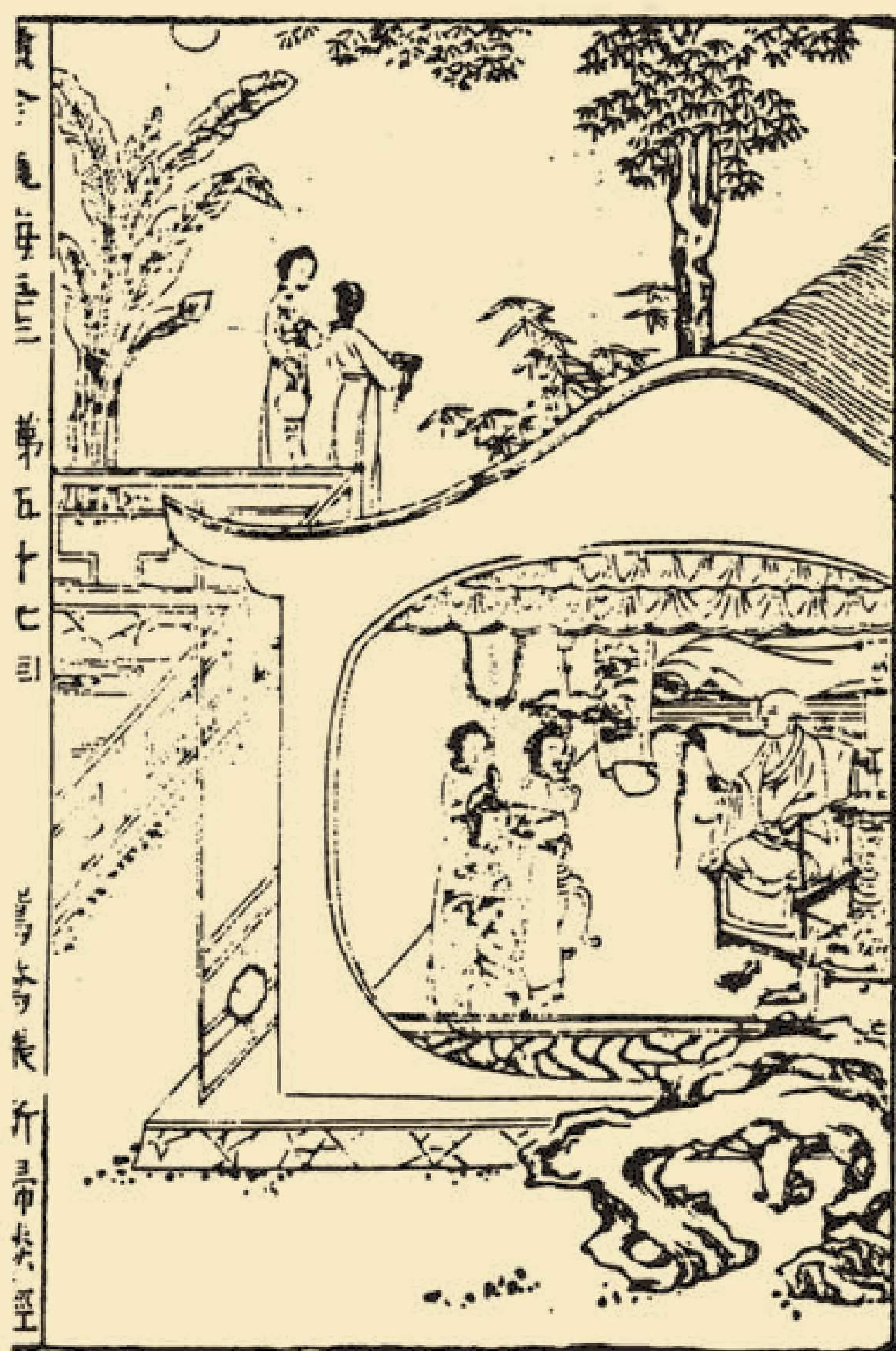
闢塵原有定心珠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插圖右半

濶則樸之。高則傾之。非分之得。罔有不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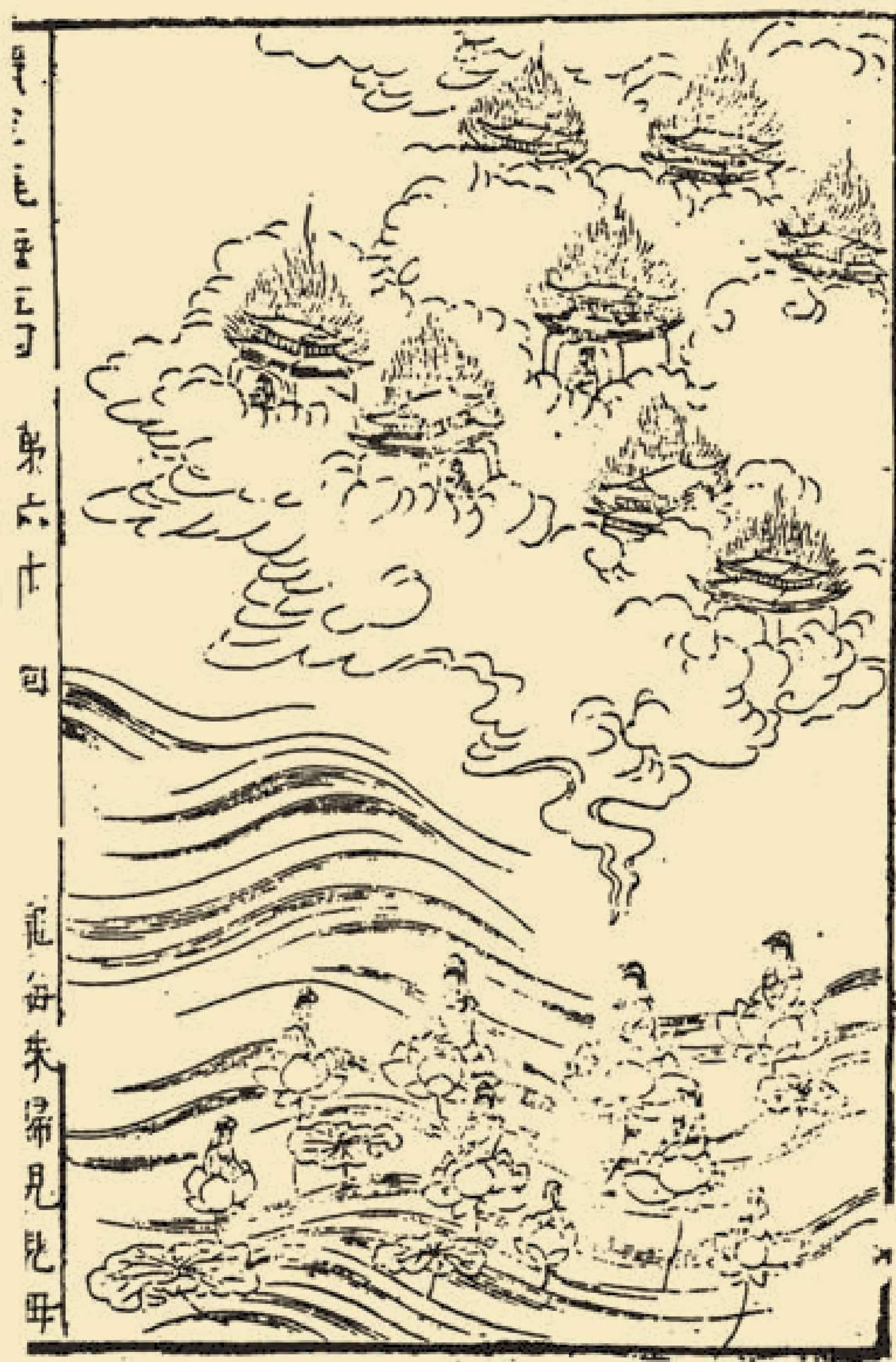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插圖右半

既許摩登堪共禪
不妨彌勒也同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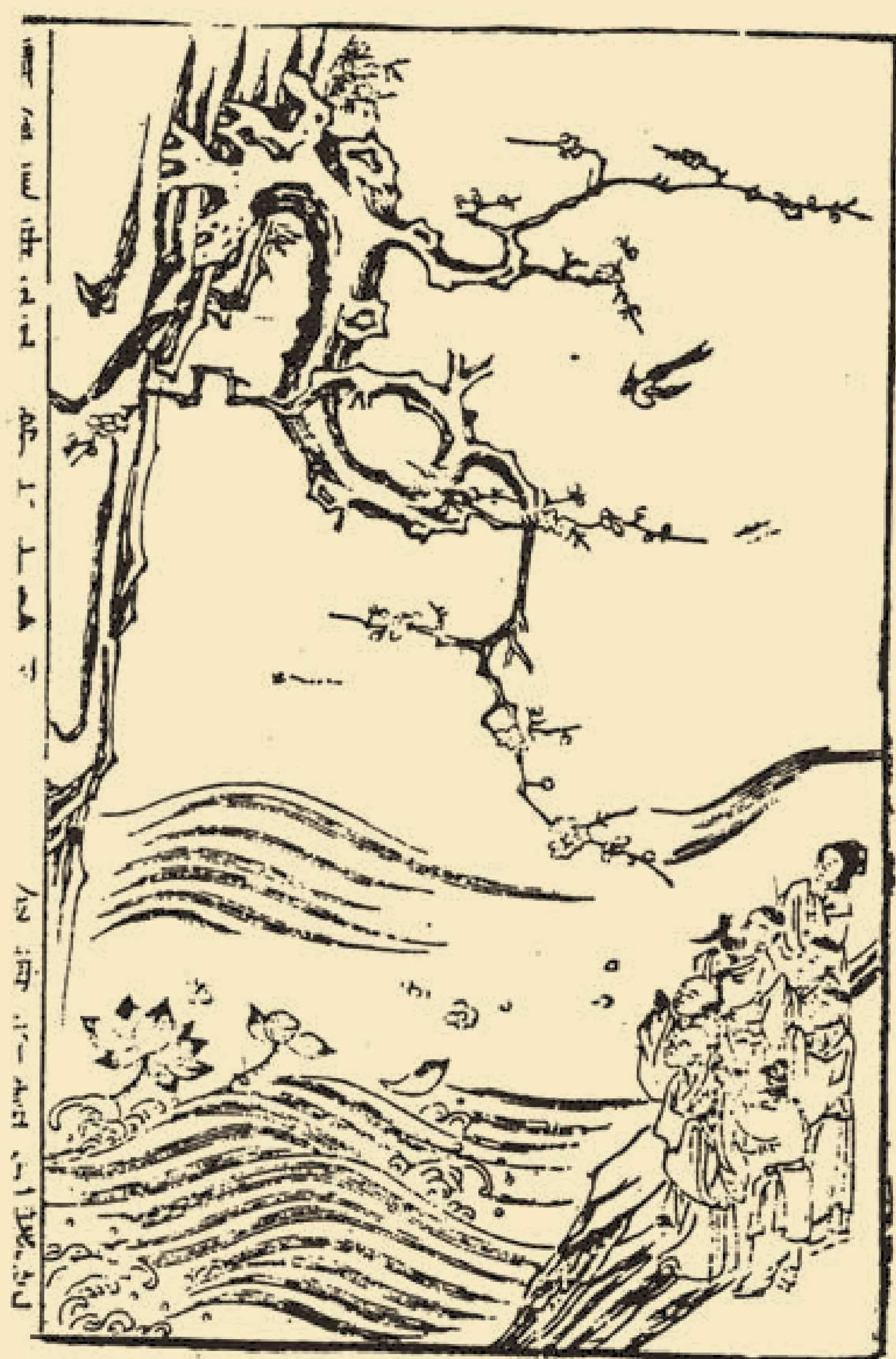
傳藏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前）插圖右半

大海一漚同樓閣開蜃
市風完失煙樓化為功功
德水一波一蓮花一卷
一佛子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前）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後)插圖右半

於何梅生香。香生色。六。宛。聲如母念兒。既見苦復生。故名覺所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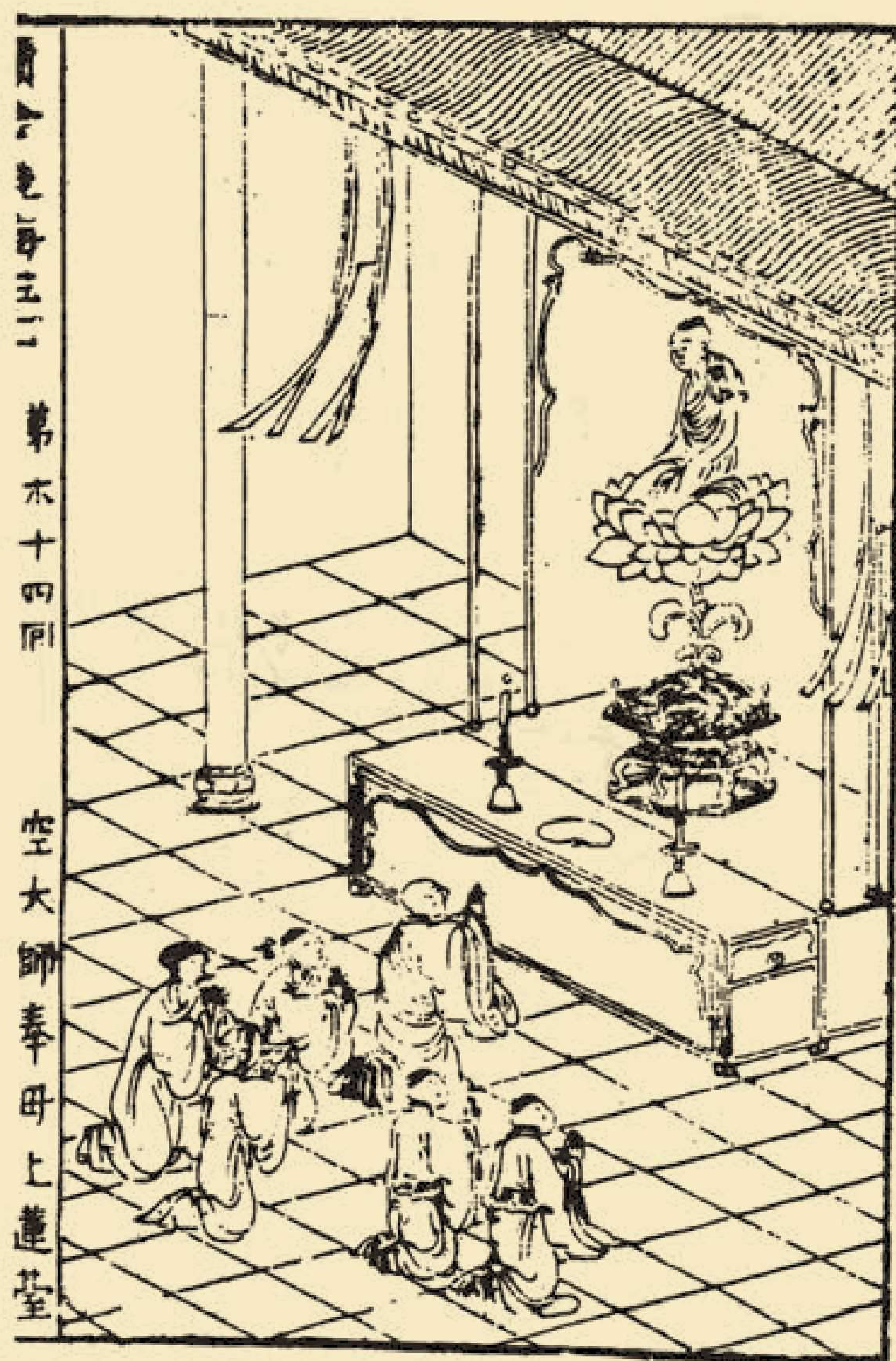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後)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三回插圖右半

黃金滿地隨
時現
白玉為臺踏
步行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三回插圖左半



傅藏本續金瓶梅第六十四回插圖右半

歷遍恒沙○苦海有波
皆净土○
隨緣寶刹○火池無處
不蓮花○



傅藏本續金瓶梅丁紫陽鶴化前身圖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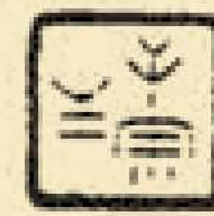
丁固松風終似夢
令威鶴背未爲真

傅藏本續金瓶梅丁紫陽鶴化前身圖左半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廣仁品





紫陽道人編

湖上釣史評

第一回

普淨師超劫度冤魂○○○○○　眾孽鬼投胎還宿債○○○○○

大方廣佛華嚴經

如來廣大目　清淨如虛空　普現諸眾生○○○○○

一○切○悉○明○了○　佛身大光明　遍照於十方

處處現前住　普遊觀此道○　佛身如虛空

傅藏本續金瓶梅卷一第一回首頁

續金瓶梅序

萸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也正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畫影無形繫風無迹齊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萸隱道人序首頁

於婆提王焉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道人矣曰然

烟霞洞夷隱題於定

香橋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荑隱道人序末頁

敍

不善讀金瓶梅者戒癡導癡

癡戒淫導淫與道學登地

獄讒相反為[illegible]更增羅織

之具好事不如無矣五祖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愛日老人敍首頁

書友惜豐干饒舌寧其識之
字性空不妨同德山抄一
時禁却此續金瓶梅
六十四章竟
南海愛日老人題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愛日老人敘末頁

續金瓶梅集序

小説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

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并

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

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

也金瓶梅舊本言情之書也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西湖釣史序首頁

言放言正言而以參以刺無

不備焉者也以之翼聖也可

以之贊經也可

旨

順治庚子季夏西湖釣史書于

東山雲居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西湖釣史序末頁

續金瓶梅後集凡例

一兹刻以因果為正論借金瓶梅為戲談恐正論而不入就淫說則樂觀故於每回起首先將感應篇鋪敘評說方入本傳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為宗槩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字句近觀時作半有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故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所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凡例首頁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

魯諸邑丁耀亢叅解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
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
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
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
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
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
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来

法藏影抄本續金瓶梅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首頁

續金瓶梅[illegible]之一

[illegible]紫陽道人編

[illegible]湖上釣史評

第一回 [illegible]

[illegible]普淨師超劫度冤魂 眾孽鬼投胎還宿債。

大方廣佛華嚴經[illegible]

[illegible]大智[illegible]清淨如虛空。[illegible]普現諸眾生。

[illegible]一切[illegible]明[illegible]佛身放大光明[illegible]遍照於十方[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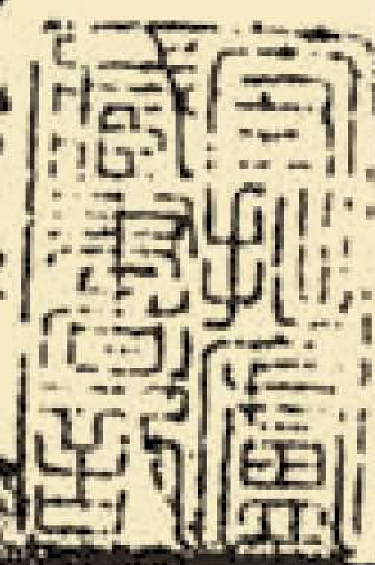
[illegible]處處現前住。[illegible]遊觀此道。[illegible]佛身如虛空。

河陽新婦子。　木塔老婆禪。
臨濟小厮兒。　却具一隻眼。

東海道人覧過真空一部

續金瓶梅序

黄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也正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楼空中梵閣盡影無形繫風無遠齊偕志怪[illegible]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黄隱道人序首頁

敘 [illegible]

吾嘗讀白龍橋者被[illegible]

或溷濁淺浅吳逸字書地獄[illegible]

相及為結吏嫖羅織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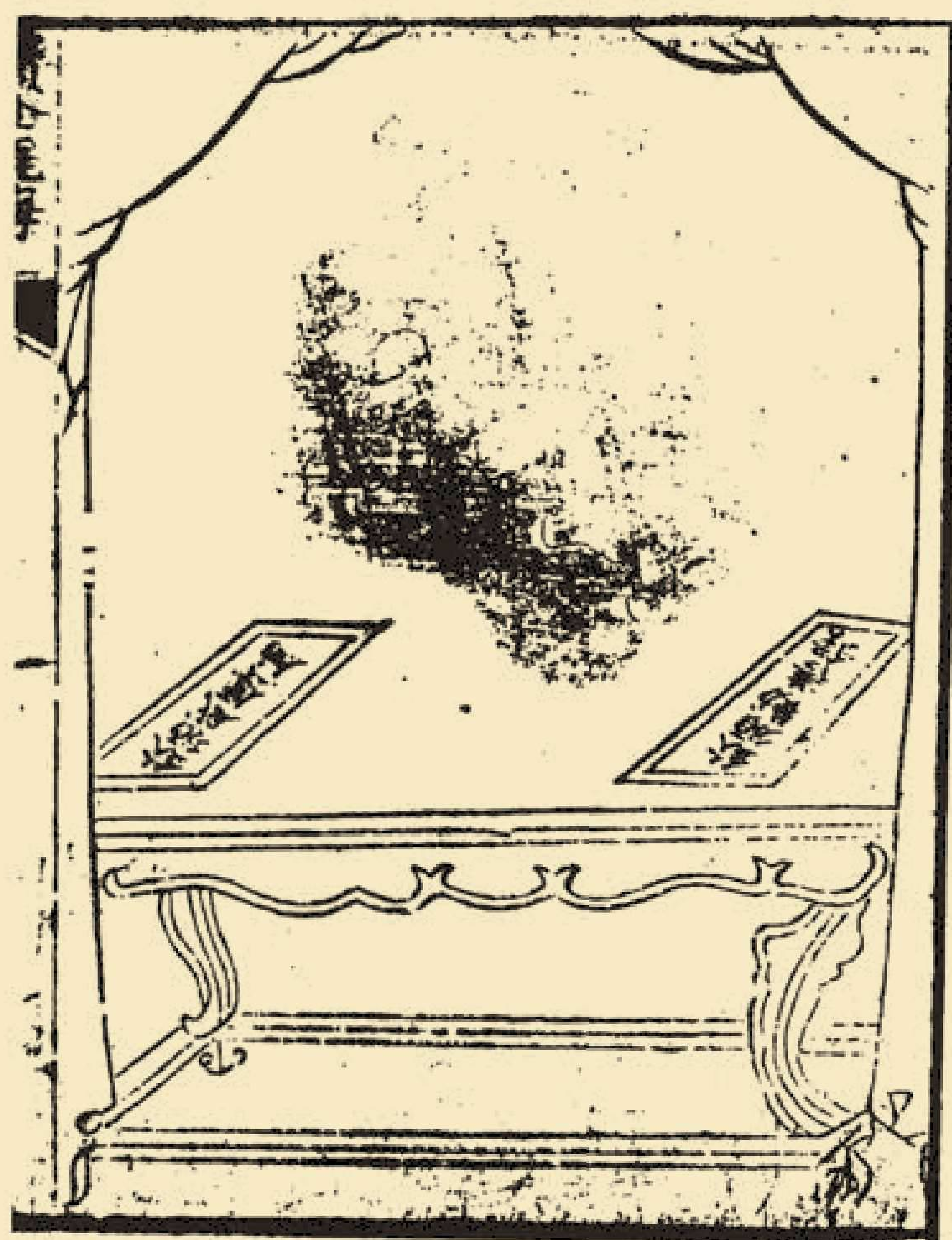
事來如蟻矣五祖[illegible]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愛日老人敘首頁

續金瓶梅集序

小說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並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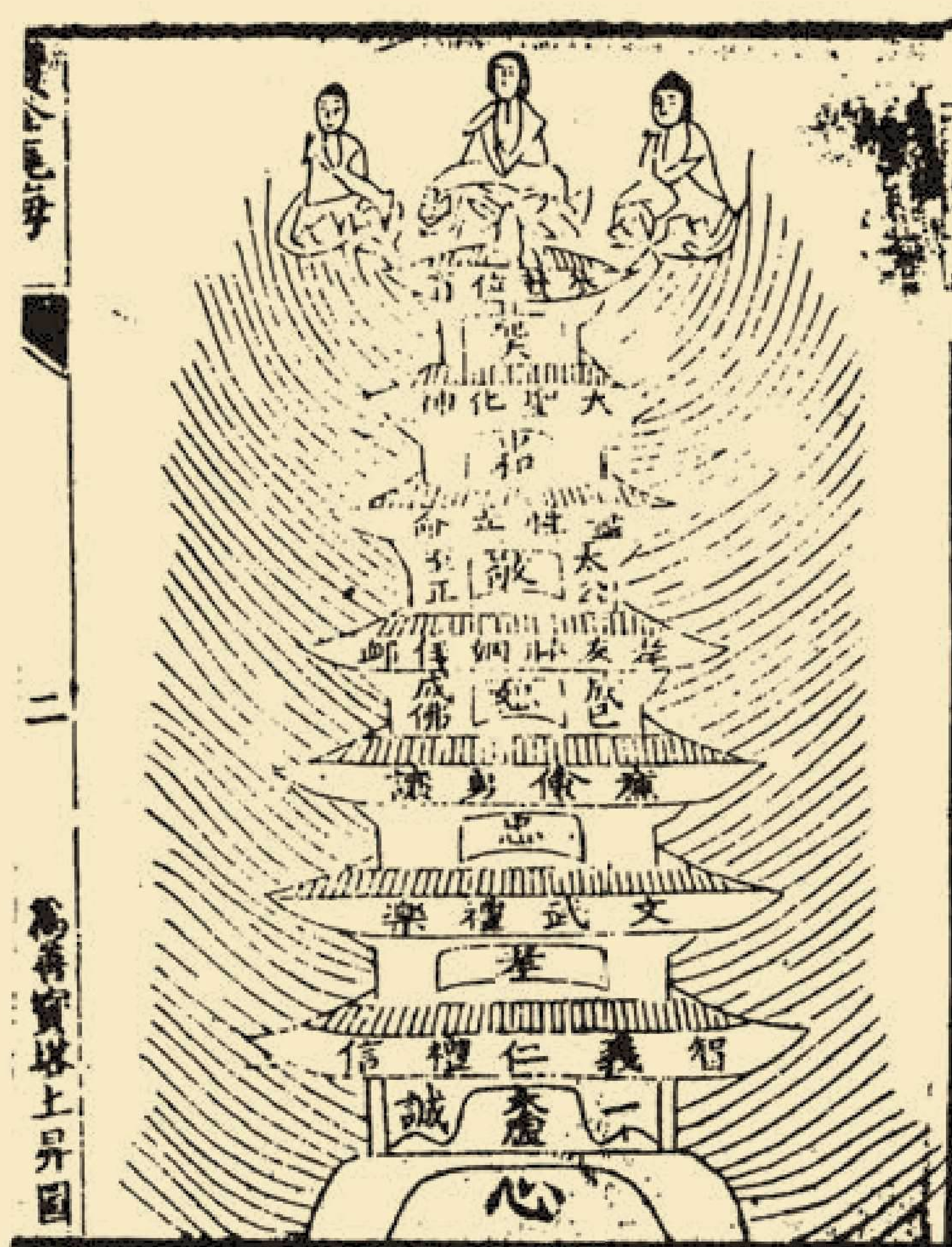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西湖釣叟(史)序首頁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欽頒太上感應篇圖右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欽頒太上感應篇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爲善寶塔上昇圖右半

唯天生心維心造
天沿級而升還我
自然好此秉彛答
祥弗慾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爲善寶塔上昇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惡報輪迴下墮之圖右半

不孝不忠不廉不義謂
之四賊狡佞詐慢淫暴
奢巧謂之六殺生於斯
死於斯輪迴於斯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惡報輪迴下隨之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一回插圖右半

六塵芸芸。生死相因。佛有甘露。爾無法根。維無根故。因果乃生。無因無果。始名上乘。

解寃偈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一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回插圖右半

珠云罔象於何得珠見
爲捨珠即此捨珠々由
捨得珠乃無量是名不
思議功德　捨珠偈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回插圖右半

爾鄉冥〻爾鄉渺〻
望之徒勞返照自了
故曰操存捨亡不知
其鄉

望鄉臺偈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七回插圖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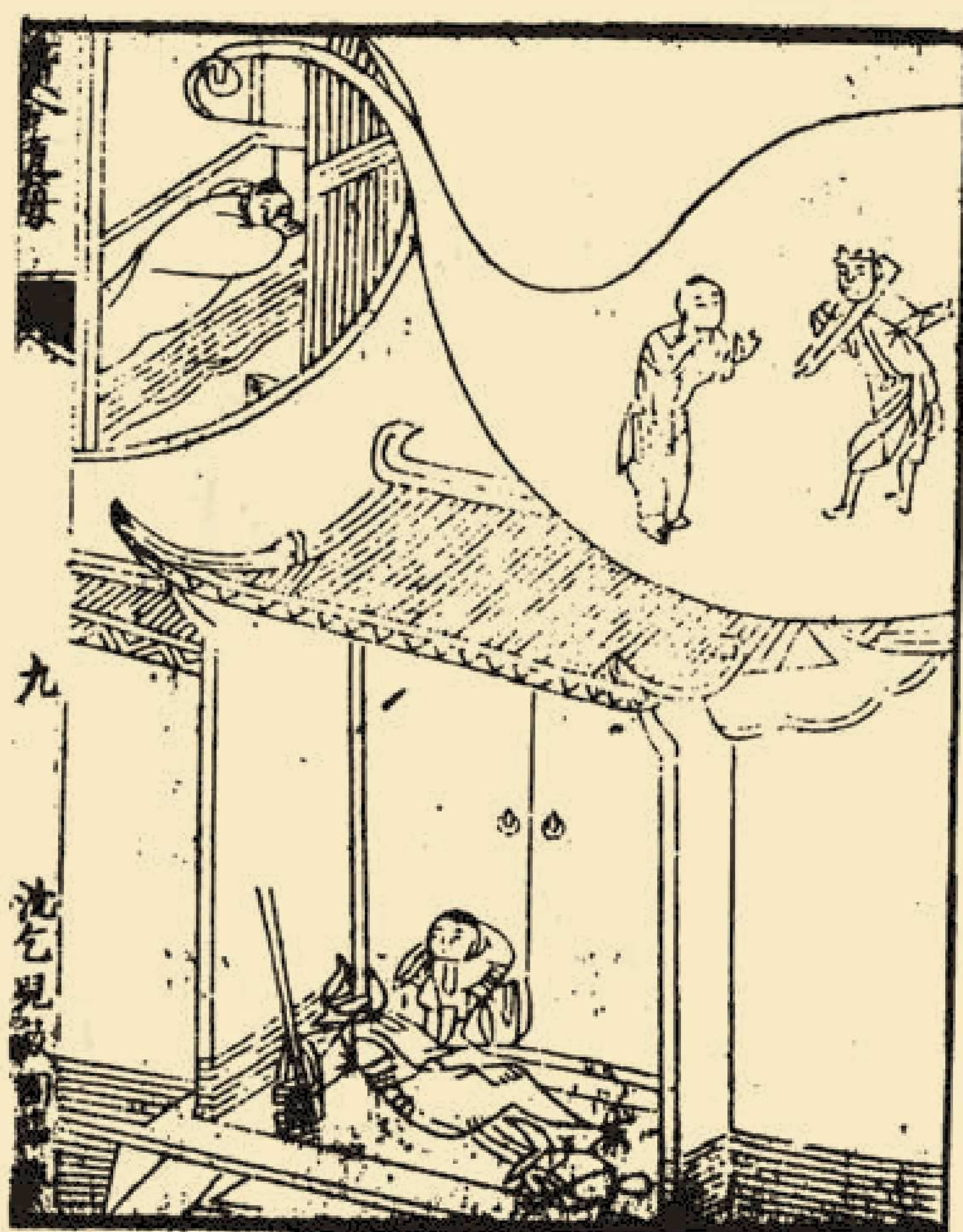
情生獄生欲起太
起油沸鼎燃膏鑊
未已此蓮花界亦
菩提水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七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十一回插圖右半

從来清白無遺禍
自古貪爭有辱亡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十六回插圖右半

三過門間老病死。一
彈指頃去來今。富叟
貧兒同一相。法身無
定欲何尋。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十六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十七回插圖右半

朱門酒肉臭道傍
餓莩死。
奢用增減算。口緣
小如是。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十七回插圖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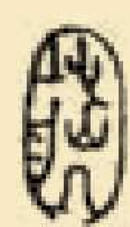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回插圖右半

立春未定鑾航料。一夜先偷阿母桃。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回插圖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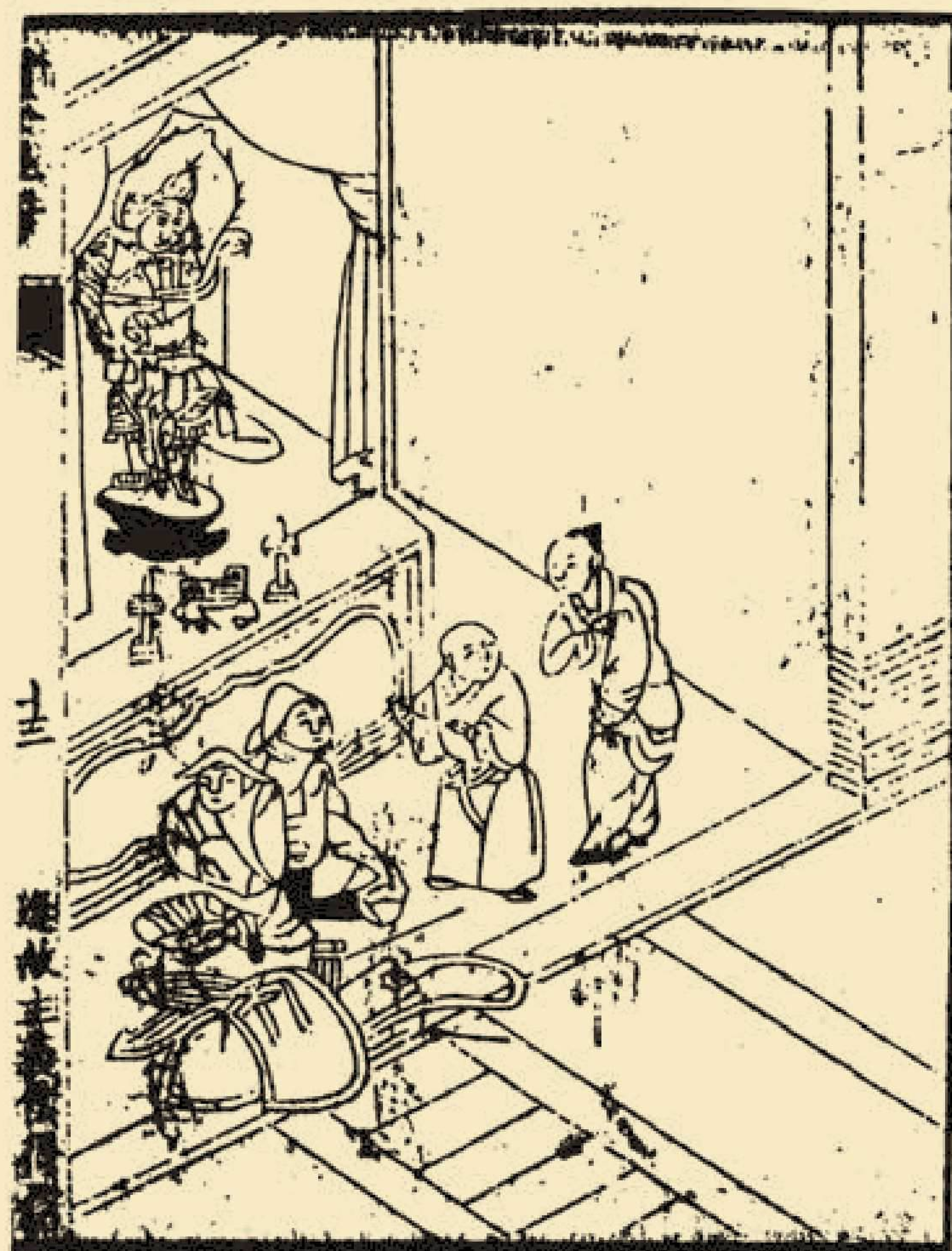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二回插圖右半



嬰臼之義出於臧
獲君子所輕小人
所矣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二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四回插圖右半

主在眼前僕不知○母在天涯子已離○消息南北何離奇○天耶人耶皆禪機○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四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五回插圖右半

昔也踰垣。今也踰垣。色情同盡。心跡。意。闌。如月缺。而兔殘。

滛奔斷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插圖右半

休向東風訴恩怨
從來春夢不分明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十七回插圖右半

海棠半開半謝郡
如色盡還空
野鳥如笑如啼正
好從聞入覺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三回插圖右半

如。意。不。忘。人。
負。恨。
彭。生。還。化。野。
猪。魂。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三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四回插圖右半

葡萄舊事情猶眷，偶世夫妻夢不全。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四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插圖右半

抱璞竟投和

氏璧

窃符如遇魏

宫姬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插圖右半

街頭叫化豈非我。
牀上高眠又是誰。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插圖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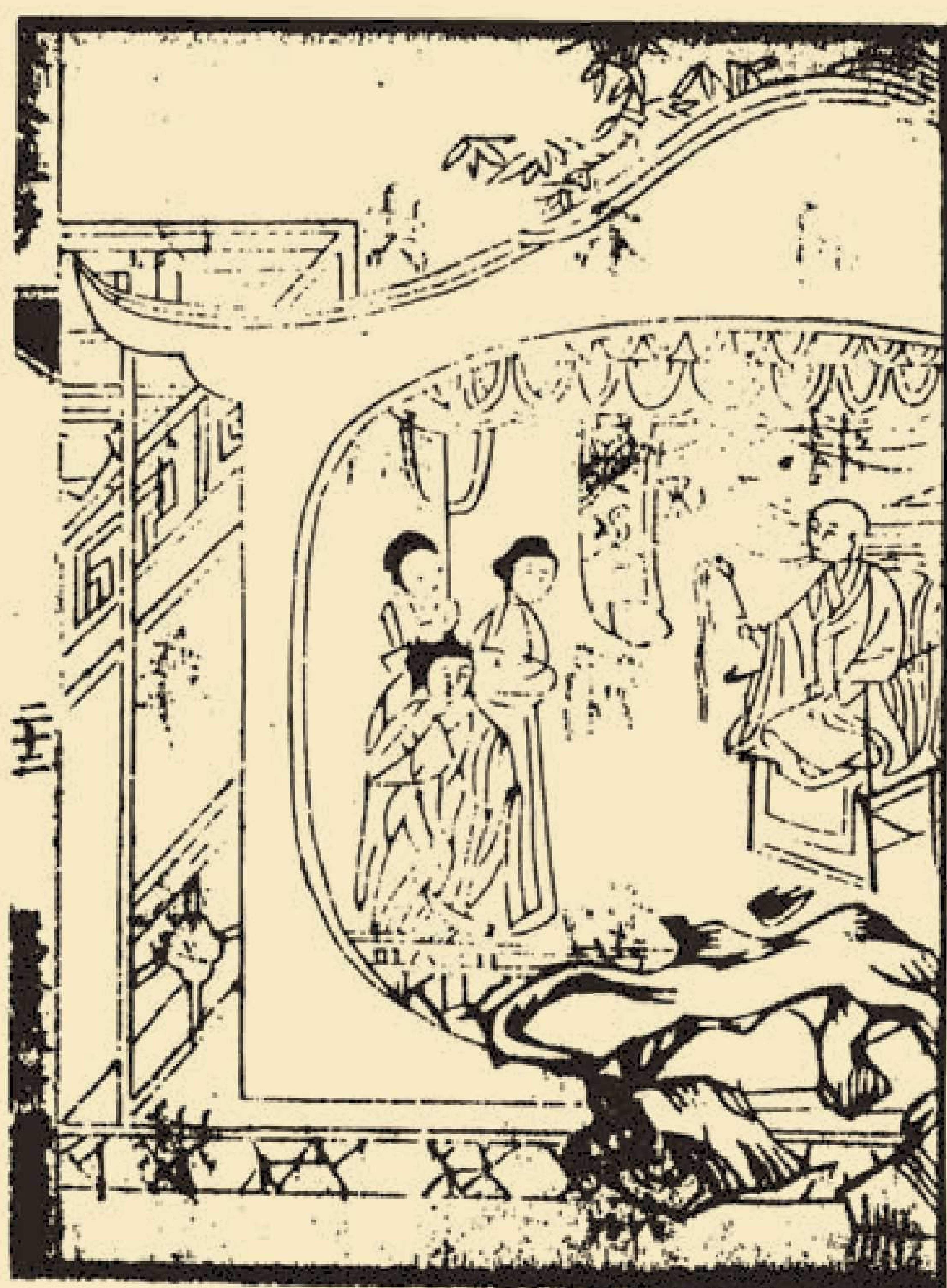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插圖右半

滿則撲之高則傾之

非今之淂罔有不跌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五十六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插圖右半

既許摩登攀
共榻
不妨彌勒[illegible]
同牀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插圖右半

於何梅生香〻生
色六虎譬如毋念
兒既見忌彼此故
名無所住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插圖左半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三回插圖右半

歷遍恒沙。苦海有
波皆浄土。
隨緣寶刹。火池無
處不蓮花。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三回插圖左半

續金瓶梅　凡例

一茲刻以因果爲正論借金瓶梅爲戲談恐正論而不入就淫說則樂觀故於每回起首先將感應篇鋪敘評說方入本傳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爲宗然不宜想之卑者也茲學字句近視時作半有書東洋套似妖演義鋪敘

一切不用開口稱用四六字句法效唐人小說書亦節取改入白話不敢粉飾賤陋

一此刻原欲戒淫中有遊戲等語不免復犯淫語然淫詞邪言與前集不合故借潘金蓮春梅後身說法每回中略爲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凡例首頁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

嘗聞天下有道聽治於人天下無道聽治於神神者體物而不可見來格而不可度祈福則曰有神懲惡必曰無鬼鬼神以助王法之不及者也自殺祀焚于天史於南都海桑既變不復講固然事今見

聖天子欽頒感應篇自製御序諭戒臣工可謂皇天命家衛國從風遂有廣爲箋註采集微驗以堅人之信從者上行下效何其盛與元不敏病卧西湖既不克上膺

簡命而効職于上式社諸儒序頒行感應篇而玄錄之欲附以言而後者已詳之矣書闕焉

一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首頁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

後諸邑丁耀亢參解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善道凡二十四條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首頁

續金瓶梅引用書目

大方廣佛說妙法華嚴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圓覺經

彌陀經

楞嚴經

法華經

般若經

仁王[illegible]經

觀音經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引用書目首頁

續金瓶梅卷一

第一回　廣仁品　　　　紫陽道人編

普淨師超劫度冤魂　眾孽鬼投胎還宿債

大方廣佛華嚴經

如來廣大目　清淨如虛空　普現諸眾生

一切悉明了　佛身大光明　遍照於十方

處處現前住　普遊觀此道　佛身如虛空

無得無所取　無得無自性　若解風所覺

如來無量劫　廣說諸佛道　普濟眾生解

圓光悟此門　一切眾生界　流轉死生海

英藏務本堂刊本續金瓶梅卷一第一回首頁

嘉慶丁巳年重鐫

紫陽道人編輯

繡像續金瓶梅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扉頁

續金瓶梅序

[illegible]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

也止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畫

影無形繫風無迹齊諧志怪莊列論理借

海棗之談而作菩提之語奇莫奇於此唐

人紀事則藻綺風雲元人說海則借談神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叀隱道人序首頁

天之炙轂齊烟九點須彌一芥元會忽其
筆底鬼神沒於毫端大莫大於此矣作者
自序生平詩文未有可以見閻羅老子者
吾將借小說作感應篇註執贄於菩提王
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道人笑曰然
烟霞洞䕫隱道人題於定香橋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䕫隱道人序末頁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一回插圖

珠云罔象於何得珠見爲捨珠卽非捨珠。已由捨得珠乃無得是名不思議功德。

捨珠偈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回插圖

情生獄生，
慾起火起。
油沸鼎燃
情慾未已。
此蓮花界
亦菩提水。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七回插圖

從來清白
無遺禍。
自古貪爭
有厚亡。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十一回插圖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十六回插圖

三春未定裴航杵，一夜先偷阿母桃。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回插圖

昔也踰垣今
也踰垣
色情同盡。
心殊意闌如
月缺而
花殘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二十五回插圖

休向東風訴恩怨從來春夢不分明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三十六回插圖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三回插圖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四十六回插圖

既許摩登堪共榻
不妨彌勒也同床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五十七回插圖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第六十三回插圖

新刊續金瓶梅卷一　　紫陽道人編

第一回　普淨師超劫度冤魂　衆孽鬼投胎還宿債

詞曰

洞天消息春正深　仙路杳然人不識　浮世短景倏成空
石火電光看即逝　韶年淑質曾非固　花貌玉顏還作土
芳情虛度春成秋　樂事難多今與古　世人世人需聽我
流光迅速如飛火　陰淫貪詐早消除　六賊三尸為災禍
八瓊秘訣君須知　莫待鉛完鼎又破　咫尺元關若要開
請君自解黃金鎖

這首詞是要說佛道說理學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說起那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畫出貪色圖財縱慾喪身的現報從他言西門慶機巧心術貪圖財色毒殺平人奸娶美婦暗得家私白手起家倚財仗勢滑官生子食珍衣錦綉門客逢迎姬妾歌舞高接貴結交權門花園田宅極盡

嘉慶二年重刊本續金瓶梅卷一第一回首頁

古本三世報

隔簾花影

本衙藏板

本衙刊本隔簾花影扉頁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依此以來福善禍淫之理矣

本衙刊本隔簾花影四橋居士序首頁

寄之而勿弛可

四橋居士謹題

本衙刊本隔簾花影四橋居士序末頁

第一回

生前業貪財好色

死後報寡婦孤兒

詩曰

古今何地不歆傾。獨有青天一坦平。

無臭無聲疑混沌。有張有主最分明。

饒他奸巧逃王法。任是欺瞞脫世評。

論到冥冥彰報應。何曾毫髮肯容情。

又曰

蒼蒼不是巧安排。自受皆由自作來。

金屋夢凡例

一是編緊接金瓶梅一百回編起。本陰陽鬼神以爲經。取聲色貨利以爲緯。大而君臣家國。細而閨房婢僕。兵火之離合。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果因禪宗。寓言警醒。而其旨一歸之勸世。

一唐人紀事。則藻繪風雲。元人說部。則借談神鬼。雖快麈談。無裨風化。是編則假飲食男女。講陰陽之報復。因邪夫邪婦。推世運之變遷。滌淫穢而入覺界。拔貪癡以返清涼。不墮狐禪。不落俚障。

一是編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楚情之詼諧。爲談天之炙轂。齊烟九點。須彌一芥。元會恣其筆底。鬼神役於毫端。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爲古今未有之奇書。可作諧怪小說讀。可作言情小說讀。可作社會小說讀。可作宗教小說讀。可作歷史小說讀。可作哲理小說讀。可作滑稽小說讀。可作政治小說讀。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爲宗。儼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觀時作。半有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是編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做唐人小說者。亦卽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塞酸。

一小說類有詩詞。金瓶梅名爲詞話。多用舊曲。今因題附以新詞。較〻他作。頗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病。

一從來小說往往託與才子佳人。纏綿煩絮。刺刺不休。耳目聞久。已處腐。是編獨搆異樣樓閣。別見玲瓏。脫盡窠臼。

一是編悲歡離合。皆從世情上寫來。件件逼真。間有一二點綴處。亦不過借爲金針之度。字義膚淺。期於雅俗同曉。不敢以深文自飾。得罪大雅。

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慎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無小失也。客中並無簡集。迫於時日。故或有小錯。觀者略之。

一金瓶梅止於西門慶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是編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姦大惡。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霧。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金屋夢序

小說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并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也。西遊。金瓶。水滸。皆千載一遇之大文章也。西遊。語怪而證道。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甚。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爲離經而畔道焉。是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願人之眼力淺深耳。吾書至此。適得吾老友某君書。內一條云。金瓶已閱畢。洵是傑作。前人謂石頭記胎脫此書。亦非虛語。所不同者。一個寫才子佳人。一個寫奸夫淫婦。一個寫一紈袴少年。一個寫一市井小人耳。至於筆墨之佳。二者無可軒輊。人謂其淫。我卻覺其無限淒涼。仁者見仁。知者見知。正是愁人無處不抱悲觀耳。寫盡世態炎涼。可作一般利慾薰心者當頭棒喝。其功不在佛經下也。云云。吾閱此書。吾不覺抱悲觀。恨吾一時無此如椽之筆。自著一說部。如紅樓水滸金瓶之文字。以餉閱者。忽有書估。攜舊抄本說部求售。署名金屋夢。著者爲

夢筆生。全書共六十回。閱其文字。雖稚俚不倫。然不屑屑於尋章摘句。効老生常談。其描摹人物。莫不鬚眉畢現。間發議論。又別出蹊徑。獨抒胸臆。暢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東坡怒罵之槪。點染世態人情。悲歡離合。寫來件件逼眞。而不落尋常小說家窠臼。閱之不覺狂喜咋舌。眞千載難遇之妙文也。爰以重價購之。稍稍潤色。以餉閱者。

金屋夢目錄

金屋夢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貪財　死後報應孤兒寡婦

金谷園中春草生。當年池館一時平。何來乳燕尋華屋。似有流鶯喚畫樓。客散凄歌明月下。兵殘礫瓦野烟橫。
秦宮漢闕曾成土。流水年年不住聲。芙蓉脂肉綠雲鬟。泣雨傷春翠黛殘。歌管樓臺人寂寂。山川龍戰血漫漫
千年別恨調琴怨。幾許幽情欲話難。回首繁華真似夢。寒潮惟帶夕陽還

話說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慾喪身。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說這人生機巧心術。只爲貪圖財色。猛上心來。就害殺他人。姦娶他的美婦。賺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財仗勢。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錦繡。門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貴。交給權門。花園田宅。極盡一時之盛。也不過一場春夢。化作烈火燒身。不免促壽夭亡。富貴繁華。真是風燈石火。細想起來。金銀財物。妻妾田宅。是帶不去的。若是西門慶做個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幾畝的良田。守着一個老妻。隨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終。省了多少心機。享了多少安樂。只因衆生妄想。結成世界。生下一點色身。就是蠅子見血。衆蟻逐羶。見了財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勸不回頭。沒一個好漢跳得出關羅之網。倒把這西門大官人。像拜成師父一般。看到翡翠軒。葡萄架一折。就要動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樓臺。花攢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顧那髓竭腎裂。油盡燈枯之病。反說是及時行樂。把那寡婦哭新墳。春梅遊故館。一段冷落淒涼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貪淫的色膽。縱慾的狂心。少年子弟。買了一部看到淫聲邪語。助起興來。只恨那胡僧藥不得到手。照樣做起。把這做書的一片苦心。變成拔舌地獄。眞是一番罪案。我

續金瓶梅序

蕙隱道人曰。續金瓶梅。古今未有之奇書也。正書也。大書也。大海蜃樓。空中梵閣。畫影無形。繫風無迹。齊諧志怪。莊列論理。借海棗之談。而作菩提之語。奇莫奇於此。唐人紀事。則藻綺風雲。元人說海。則借談神鬼。雖快麈談。無裨風化。此則假飲食男女。講陰陽之報復。因鄙夫邪婦。推世運之生化。滌淫穢而入蓮界。拔貪慾以返清涼。不墮狐禪。不落理障。衮賢鞭佞。崇節誅淫。上翊天道。下闡王章。正莫正於此。以漆園之幻想。闡乾竺之眞宗。本曼倩之詼諧。爲談天之炙轂。齊烟九點。須彌一芥。元會恣其筆底。鬼神沒於毫端。大莫大於此矣。作者曰。予生平詩文。襲彩炫世。未有可以見閻羅老子者。吾將借小說作感應篇註。執贄於婆提王焉。知我者。其惟春秋乎。道人笑曰。然。

烟霞洞蕙隱題於定香橋

敍

不善讀金瓶梅者。戒癡導癡。戒淫導淫。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反爲酷史增羅織之具。好事不如無矣。五祖演舉小艷詩。說佛祖西來意。頻呼小玉。少年一段風流。克勤便爲上首。紫陽道人以十善菩薩心。別三界苦輪海。隱實施權。遮惡持善。從乳出酥。以楔出梢。政復不減讀大智度論。何曾是小說家言也。阿含經云。人癡故有生死。本從癡中來。今生爲人復癡。不念世間苦。不知犁泥中拷治劇。續編六十四章。忽驚忽疑。如罵如謔。讀之可以瞿然而悲。粲然而笑矣。法華方便品論云。儒詩六義。以思無邪爲指歸。釋教五時。聞佛知見是究竟。天台智師。性善兼明性惡。六祖七祖。善惡都莫思量。相待義門。強名因果。證窮念絕。何果何因。善讀是書。檀❶郎只要聞聲。不善讀是書。反怪豐干饒舌爾。共識文字性空。不妨同德山疏抄。一時焚却。是乃續金瓶梅六十四章竟。

南海愛日老人題

校記

❶「檀」原作「擅」，據影抄本改。

續金瓶梅集序

小說始於唐宋。廣於元。其體不一。田夫野老。能與經史並傳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生則文附焉。不論其藻與俚也。金瓶梅舊本言情之書也。情至則流。易於敗檢而蕩性。今人觀其顯。不知其隱。見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鴆酒自斃。袁石公先敍之矣。作者之難於述者之晦也。今天下小說如林。獨推三大奇書。曰水滸。西遊。金瓶梅者。何以稱。夫西遊闡心而證道於魔。水滸戒俠而崇義於盜。金瓶梅懲淫而炫情於色。此皆顯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則在以隱。以刺。以止之間。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爲非聖而畔道焉。烏知夫稗官野史。足以翊聖而贊經者。正如雲門韶頀。不遺夫擊壤鼓缶也。夫得道之精者。糟粕已具神理。得道之麤者。金石亦等瓦礫。顧人之眼力淺深耳。續金瓶梅者。懲述者不達作者之意。尊今上聖明頒行太上感應篇。

以金瓶梅爲之註脚。本陰陽鬼神以爲經。取聲色貨利以爲緯。大而君臣家國。細而閨壼婢僕。兵火之離合。桑海之變遷。生死起滅。幻入風雲。因果禪宗。寓言褻暱。於是乎。諧言而非蔓。理言而非腐。而其旨一歸之勸世。此夫爲隱言。顯言。放言。正言。而以夸。以刺。無不備焉者也。以之翼聖也可。以之贊經也可。

時

順治庚子季夏。

西湖釣史書於東山雲居

續金瓶梅後集凡例

一。茲刻以因果爲正論。借金瓶梅爲戲談。恐正論而不入。誂❶淫說則樂觀。故於每回起首。先將感應篇鋪敍評說。方入本傳。客多主少。別是一格。

一。小說以水滸西遊金瓶梅三大奇書爲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字句。近觀時作。半用書柬活套。似失演義正體。故一切不用。間有採用四六等句法。倣唐人小說者。亦即時改入白話。不敢粉飾寒酸。

一。此刻原欲戒淫。中有遊戲等品。不免復犯淫語。恐法語之言。與前集不合。故借金蓮春梅後身說法。每回中略爲敷演。旋以正論收結。使人動心而生悔懼。

一。小說類有詩詞。前集名爲詞話。多用舊曲。今因題附以新詞。參入正論。較之他作。頗多佳句。不至有套腐鄙俚之病。

一。前集中年月事故或有不對者。如應伯爵已死。今言復生。曾誤傳其死。一句點過。前言孝哥年已十歲。今言七歲離散出家。無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顧小失也。客中並無前集。迫於時日。故或錯訛。觀者略之。

一。坊間禁刻淫書。近作仍多濫穢。茲刻一遵今上頒行太上感應篇。又附以佛經道籙。方知作書之旨。無非贊助聖訓。不係邪說導淫。

一。前集止於西門一家婦女酒色飲食言笑之事。有蔡京楊提督上本一二段。至末年。金兵方入殺周守備。而山東亂矣。此書直接大亂。爲南北宋之始。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貞淫大案。如尺水興波。寸山起霧。勸世苦心。正在題外。

一。茲刻首列感應篇。並刻萬歲龍碑者。因奉旨頒行勸善等書。借以敷演。他日流傳宮禁。不爲妄作。

校記

❶「詵」原作「就」，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借用書目

今上皇帝御序頒行太上感應篇
大方廣佛說妙法華嚴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圓覺經
彌陀經
楞嚴經
法華經
般若經
仁王覺經
觀音經
佛遺教經

大智度論

止觀論

梁皇懺

禪宗語錄

法苑珠林

高僧傳

梓潼帝君眞誥

文昌化書

老子道德經

清淨經

玉樞經

莊子南華經

陰符經

黃庭經

群仙珠玉

參同契金丹正要

易經

春秋

左傳

資治綱目通鑑

宋史

金史

列子

抱樸子

淮南子

唐詩歸

夷堅志

艷異編

説海

元人六十家小説

藝文類聚

耳談

活閻羅斷

陳白沙先生文集

王陽明先生文集

李卓吾先生焚書

枕中十書
迪吉錄
丁野鶴天史
西湖志
水滸傳
西遊記
平妖傳
曇花記
買愁集
南曲吳騷
北曲雍熙樂府
元人百種曲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序

嘗聞。天下有道。聽治於人。天下無道。聽治於神。神者。體物而不可見。來格而不可度。祈福則曰有神。恣惡必曰無鬼。鬼神以助。王法之不及者也。自姦杞焚予天史於南都。海桑既變。不復講因果事。今見聖天子欽頒感應篇。自製御序。諭戒臣工。可謂皇皇天命矣。海內從風。遂有廣其箋註。彙集徵驗。以堅人之信從者。上行下效。何其盛歟。亢不敏。病臥西湖。既不克上膺簡命。而効職於民社。謹取御序頒行感應篇而重鋟之。欲附以言。而箋者已詳之矣。吾聞天道至秘。以言解之而反淺。人心惟微。以法繩之而愈遁。不如以不解解之。姑因大易陰陽。爲人心禍福之幾。畫象黑白。定天道殃祥之數。數極而九貫盈也。次而七之。五之。二三之。因其功過概其量也。談易者。始於無極。參禪者。妙於無字。解者。解之。不解者。不必解也。附以天吏管見十章。如左註春秋。莊演道德。同一無

解耳。

時

順治庚子孟秋。

西湖鷗吏惠安令瑯琊丁耀亢謹序

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

魯諸邑丁耀亢參解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善道凡二十四條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不履邪徑。不欺暗室。○○○○○○○

積德累功。○○○○○○○○○

慈心於物。○○○○○○
忠。○○○○○○○○
孝。○○○○○○○○
友悌。○○○○○○○
正己化人。○○○○
矜孤恤寡。○○○○
敬老懷幼。○○○○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宜憫人之凶。○○○○○○
樂人之善。○○○
濟人之急。○○○
救人之危。○○○○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不彰人短。不衒己長。○○○○

遏惡。○○○

揚善。○○○

推多取少。○○○

受辱不怨。○○○○○

受寵若驚。○○○○○

施恩不求報。○○○

與人不追悔。○

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祐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衞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

惡類凡一百五十三（四）條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陰賊良善。●●●●●●●

暗侮君親。●●●●●●●●

慢其先生。●●●●●

叛其所事。●●●●●

誑諸無識。●●●

謗諸同學。●●●●

虛誣詐僞。●●●●●●●

攻訐宗親。●●●●●●●

剛強不仁。●●●●●

狠戾自用。●●●●●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虐下取功。●●●●●

諂上希旨。●●●

受恩不感。●●●●●

念怨不休。●●

輕蔑天民。●●●●●

擾亂國政。●●●●●

賞及非義。●●●

刑及無辜。●●●●●

殺人取財。●●●●●●●

傾人取位。●●●●●●●

誅降戮服。●●●●●●●●

貶正排賢。●●●●●●

凌孤逼寡。●●●●●

棄法受賂。●●●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入輕爲重。●●●

見殺加怒。●●●●●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自罪引他。●●●●●

壅塞方術。●●

訕謗聖賢。侵凌道德。●●●●●●

射飛逐走。●●●

發蟄驚棲。●●●●

塡穴覆巢。●●●

傷胎破卵。●●

願人有失。●●●

毀人成功。●●●●

危人自安。●●●●●●

減人自益。●●●

以惡易好。●●●

以私廢公。●●●

竊人之能。●

蔽人之善。●●

形人之醜。●●

訐人之私。●●●●

耗人貨財。●●●●

離人骨肉。●●●●●

侵人所愛。●●●

助人爲非。●●●●

逞志作威。●●●●●

辱人求勝。●●●●

敗人苗稼。●●●

破人婚姻。●●●●●

苟富而驕。●●●●●

苟免無恥。●●●

認恩推過。●●●●

嫁禍賣惡。●●●●●●

沽買虛譽。●●●

包貯險心。●●●●

挫人所長。●●●

護己所短。●●●

乘威逼脅。●●●●●●

縱暴殺傷。●●●●●●●

無故剪裁。●●

非禮烹宰。●●

散棄五穀。●●●

勞擾衆生。●●●●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

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

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見他美色。起心私之。●●●●●●●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見他失便。便説他過。●●●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埋蠱厭（魇）人。●●●●●

用藥殺樹。●

恚怒師傅。●●●●

抵觸父兄。●●●●●●

強取強求。●●●

好侵好奪。●●●●●

擄掠至富。●●●●●●

巧詐求遷。●●●●●

賞罰不平。●●●●●

逸樂過節。●●●

苛虐其下。●●●●

恐嚇於他。●●●

怨天尤人。●●●●●

訶風罵雨。●●●

鬪合爭訟。●●●●●●

妄逐朋黨。●●●●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得新忘故。●●

口是心非。●●●●

貪冒於財。欺罔於上。●●●●●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毀人稱直。●●●●

罵神稱正。●●●●

棄順效逆。●●●●●●●

背親向疏。●●●●●

指天地以證鄙懷。●●●

引神明而鑑猥事。●●●

施與後悔。●●

假借不還。●●●

分外營求。●●

力上施設。●

淫慾過度。●●●

心毒貌慈。●●●●●

穢食餧人。●●

左道惑衆。●●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

以僞雜眞。●●●

採取奸利。●●●

壓良爲賤。●●●●

謾罵①愚人。●●●

貪婪無厭。●●●●●

咒詛求直。●●●

嗜酒悖亂。●●●

骨肉忿爭。●●●●●

男不忠良。●●●

女不柔順。●●●

不和其室。●●●

不敬其夫。●●●●●

每好矜誇。●●

常行妒忌。●●●●

無行於妻子。●●●●●

失禮於舅姑。●●●●●●

輕慢❷先靈。●●●●●

違逆上命。●●●●●●

作爲無益。●

懷挾外心。●●●

自咒咒他。●●

偏憎偏愛。●●●

越井越竈。●

跳食跳人。●

損子墮胎。●●●●●

行多隱僻。●●●●●

晦臘歌舞。朔旦號怒。●

對北涕唾及溺。●

對竈吟咏及哭。●

又以竈火燒香。●

穢柴作食。●●

夜起裸露。●●

八節行刑。●●●●

唾流星。指虹霓。輙指三光。久視日月。●

春月燎獵。●●●

對北惡罵。●

無故殺龜打蛇。●●●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

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值。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

校記

❶「駡」原作「蘤」，據影抄本改。

❷「慢」原作「謾」，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新編續金瓶梅後集目錄

卷三

卷四

卷十二

續金瓶梅後集目錄終

校記

❶「結」原作「連」，據正文回目改。

❷「遇」原作「逢」，據正文回目改。

❸「銀」原作「金」，據正文回目改。

❹「類」原作「良」，據正文回目改。

❺「青」原作「書」，據正文回目改。

❻「遊戲品」原作「戒導品」，據正文回首改。

❼「遊戲品」原作「戒導品」，據正文回首改。

❽「花子」原作「伯爵」，「餵」原作「遭」，據正文回目改。

❾「廣慧品」原作「妙悟品」，據正文回首改。

❿「龍」原作「龐」，據正文回目改。

⓫「遊戲品」原作「廣慧品」，據正文回首改。

⑫「括取」原作「搜括」，據正文回目改。

⑬「遍」原作「考」，據正文回目改。

⑭「解脱品」原作「淨行品」，據正文回首改。

⑮「聽」原作「談」，據正文回目改。

⑯「下」原作「上」，據正文回目改。

⑰「來」原作「回」，據正文回目改。

⑱「還」原作「歸」，據正文回目改。

⑲「歸」原作「成」，據正文回目改。

⑳「判盡」原作「銷罪了」，據正文回目改。

㉑「算」原作「坐化」，據正文回目改。

㉒「修」原作「建」，據正文回目改。

㉓「證入品」原作「廣仁品」，據正文回首改。

㉔「同」原作「全」，據正文回目改。

㉕「世」原作「天」，據正文回目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仁品

第一回　普淨師超劫度寃魂　衆孽鬼投胎還宿債

大方廣佛華嚴經。

如來廣大目。清淨如虛空。普現諸衆生。
一切悉明了。佛身大光明。遍照於十方。
處處現前住。普遊觀此道。佛身如虛空。
無得無所取。無得無自性。吉祥風所見。
如來無量劫。廣說諸佛道。普滅衆生障。

圓光悟此門。一切衆生界。流轉死生海。
佛放滅苦光。無礙神能見。清淨功德藏。
能爲世福田。隨以智開覺。神力於此悟。
衆生癡所覆。流轉於險道。佛爲放光明。
離垢神能照。
又曰。
十方世界。一切諸佛。知諸衆生樂欲不同。隨其所應。説法調
伏。
呂眞人贈劉處士歌。
六國愁看沈與浮。攜琴長嘯出神州。擬向烟霞煮白石。偶來
城市見丹丘。年來摘得黃巖翠。琪樹參差連地肺。露飄香朧
玉苗滋。月上碧峯丹鶴唳。洞天消息春正深。仙路杳茫人不

識。浮世短景倏成空。石火電光看即逝。韶年淑質曾非固。花
貌玉顏還作土。芳樽虛度春與秋。樂事難窮今與古。何如識
個玄玄道。道在吾身重如寶。但能制得水中花。水火翻成金
丹竈。玄州暘谷是吾家。石破天荒身不老。耳聞爭戰還傾覆。
眼見姸花成枯槁。唐家舊國盡荒蕪。漢代諸陵空白草。蜉蝣
世界實足悲。槿花性命莫遲遲。珠璣溢屋非爲福。羅綺滿箱
徒爾爲。志士戒貪昔所重。庸人溺欲空自悲。世人世人審聽
我。流光迅速如飛火。陰淫貪詐早消除。六賊三尸爲汝禍。八
瓊祕訣君須知。莫待鉛空車又破。咫尺玄關若要開。請君自
解黃金鎖。

這篇詞是要說佛。說道。說理學。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
說起。單表這金瓶梅一部小說。原是替世人說法。畫出那貪色圖財。縱

慾喪身。宣淫現報的一幅行樂圖。說這人生機巧心術。只爲貪圖財色。猛上心來。就毒殺平人。姦娶他的美婦。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財仗勢。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錦繡。門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貴。交結權門。花園田宅。極盡一時之盛。也不過一場春夢。化作烈火燒身。不免促壽夭亡。受盡輪廻之苦。淫人妻妾。依舊妻妾淫人。富貴繁華。眞是風燈石火。細想起來。金銀財物。妻妾田宅。是帶不去的。若是西門慶做個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幾畝良田。守着一個老妻。隨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終。省了多少心機。享了多少安樂。只因衆生妄想。結成世界。生下一點色身。就是蠅子見血。衆蟻逐羶。見了財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勸不回頭。依舊生於此門。死於此戶。無一個好漢跳得出閻羅之網。倒把這西門慶像拜成師父一般。看到翡翠軒葡萄架一折。就要動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樓臺。花攢錦簇。歌舞淫奢。也

就不顧那髓竭腎裂。油盡燈枯之病。反說是及時行樂。把那寡婦哭新墳。春梅遊故館。一段冷落炎涼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貪淫的色膽。縱慾的狂心。眼見得這部書。反做了導慾宣淫話本。少年文人家家要買一部。還有傳之閨房。念到淫聲邪語。助起興來。只恨那胡僧藥不得到手。照樣做起。把這做書的一片苦心。變成拔舌大獄。眞是一番罪案。我今爲衆生說法。因這佛經上說的因果輪迴。遵著當今聖上頒行的勸善錄感應篇。都是戒人爲惡。勸人爲善。就着這部金瓶梅。講出陰曹報應。現世輪迴。緊接這一百回編起。使這看書的人。知道陽有王法。陰有鬼神。這西門大官人不是好學的。殺一命還一命。淫一色報一色。騙一債還一債。受用不多。苦惱悔恨。幾世的日子寃報不了。又說些陰陽治亂。俱是衆生造來大劫。忠臣義士財色不迷的好人。天曹降福。使人好學。借此引人獻出良心。把那淫膽貪謀。一場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爐。

不點自化。豈不是講道學的機鋒。說佛法的喝棒。講感應篇的註解。今把做書大意說明擱起。且講正傳。話說金瓶梅一百回終。內說西門慶死後生了孝哥。與吳月娘度日。家業凋零。羣妾離散。金蓮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前傳說過。不題。後來宋欽宗靖康十三年間。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圍了。擄掠金錢子女無算。講了和盟北去。不消一年。傾國又來。那時山東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備殺了。濟南府破了。清河縣地方去臨清不遠。富庶繁華。番兵土賊一齊而起。那吳月娘抱着四歲孝哥。家人走散。到了永福寺。原是西門慶捨了五十兩布施。僧官認得月娘。暫且藏躲。僧官有些家私。不敢久住。後來也就躲在遠山破寺去了。只有一個雲遊老僧。八十餘歲。名喚普淨。生得眉長骨瘦。駝背弓腰。撇在方丈照管寺中家器。那些避難婦人漸漸多了。藏隱不下。那寺外往來兵馬。何止一日三五千過。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覓。也

就躲了十餘日。眼見得金兵搶過兗東一帶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圍困京城去了。眞是殺得這百姓屍山血海。倒街臥巷。不計其數。大凡行兵的法。殺的人多了。俘擄不盡。將這死人堆垛一處。如山一般。謂之京觀。誇他用兵有威。震敵國之膽。這金兵不知殺了幾十萬人民。築成京觀十餘座而去。但見。

屍橫血浸。鬼哭神號。雲黯黯黑氣迷天。不見星辰日月。風慘慘黃沙揭地。那辨南北東西。佳人紅袖泣。盡歸胡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潛向空山竄荆棘。覓子尋爺。猛回頭肉分腸斷。拖男領女。霎時節星散雲飛。半夜裏青燐火走。無頭鬼自覓骷髏。白日間黑狗食人。大嘴烏爭啣腸肺。野村盡是蓬蒿。但聞鬼哭。空城全無烏雀。不見烟生。三坌路口少人行。十方院中存長老。

却說那普淨長老。在寺中也不念佛。也不誦經。也不吃齋。每日在禪床上跏趺坐禪。閉目入定。悠悠揚揚。終日口中不知念的甚麼。不出一聲。一似坐化了的一般。不止一日。那逃難的婦人和吳月娘。俱是白日藏在佛座經櫃底下。夜間在香積廚取些剩米。就佛前香。點起火來。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舊又躲伏在黑暗裡。後來金兵過盡。漸漸有人行走。那些婦女們各自回家。也有找覓兒女的。也有在死屍身傍找覓丈夫的。俱各去訖。不題。止剩得月娘領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問城裡信息。才敢回去。那日正是七月十五之夜。爲三元地官解厄❶之辰。月娘佛前拈香拜了。和小玉藏在東廊盡頭一間伽藍殿座下。鋪些乾草。和衣而寢。恰有三更時候。只見月色無光。佛燈隱隱。遠遠聽見一似有人馬喝道之聲。來得漸近。嚇得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月娘起來伏在門縫邊。悄悄聽視。全無人影。又聽一會。只見大寺

中門呀的開了。有一對燈籠先進來。後有兩個官員。俱是幞頭皀服。領着一羣吏卒。有百十餘人。一擁而入。又有一個戴吏巾的外郎官。手執大簿一本。高聲說道。就在這裡點名。領這些人們去回旨去罷。一言未盡。早有一張大桌。兩把交椅。放在正殿簷下。兩員官朝南坐了。霎時月色沈陰。滿寺中都是黑氣。把月色星光遮了。只見寺門內外。恰像有幾千人走的聲響。似審戶放賑一般。一面大牌。領着許多人進來。俱是披髮無頭。面傷臂折。赤身露體之鬼。也有婦人。也有男子。也有老漢小兒。挨肩擠背。滿寺中站不下。不知堂上點名說些甚麼。就有一桿白旗領着去了。如此何止百十餘起。月娘驚得呆了。不敢出聲。只見二員官一齊起身。往外急跑。有一金甲大將。擁着一尊神道。乘輦而入。弓矢鈇鉞。前後圍繞。却是冕旒龍衮黻黼之服。朝南坐了。二員官跪倒。呈上册籍。尊神全不言語。早有一個白鬚老官。將册收去。一陣異香。自殿中飄出。

隱隱聞空中笙管之聲。那尊神上輩也不由寺門。就在殿前冉冉而起。一切鬼神俱不見了。依舊寺門靜閉。悄悄無聲。嚇得月娘念佛不迭。又不敢叫小玉。只得伏在殿門坎邊盹睡。又只聽得野外鬼哭啾啾切切。又見幾個鴞鳥。在殿脊鴟尾上。叫一陣。笑一陣。亂飛一陣。叫得陰氣逼人。好生害怕。隱隱聽得木魚之聲。却不在方丈內。一似遶寺外遊行一般。待不多時。只聽木魚聲走近寺來。諕得月娘趴起來。門縫裡張睛細看。呀。原來是普淨禪師。頭戴毘盧地藏佛冠。身穿百補受戒袈裟。左手執九環錫杖。右手拈楊枝法水。兩個童子各執瓔珞寶旛。引進寺來。木魚也不響了。只見正殿大開。禪師趺膝而坐。大喝一聲道。咄。如問今世因。前生作者是。如問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遂說華嚴經曰。

衆生愚癡起諸見。　煩惱如流及火然。
導師方便悉滅除。　普集光幢於此見。

諸見愚癡爲闇蓋。 衆生迷惑常流轉。
佛爲開闡妙法門。 光照方神能悟入。
爲令一切劫海中。 如來種性常不斷。
爲令一切世界海。 顯示諸法眞實性。
爲令一切衆生欲。 摧破一切障礙山。
一切國土心分別。 種種光明而照現。
斯由業海不思議。 諸流轉法常如是。

看官聽講。原來人身上有三魂七魄。在生前是三尸七情。散作妄想游魂。平空作業。及至魄散身亡。那三魂就是三個鬼。一個在陰司受罪。一個在陽世托生。還有一個守屍鬼在墳墓邊趕漿水。起旋風。不得脫離。甚是牽纏。習情不化。所以修行人。在生時卽煉得魂魄合一。便可成仙成佛。到陽壽終時。那魂魄淸虛。自然不生鬼界。那有輪廻。今日普淨禪

師是地藏菩薩化身。知衆生遭劫。來此超度那些難中死於非命的。都是陰曹造就。日月不差。死法各別。既有陰神領去。不題。那以前死過的。寃魂未散。老鬼舊鬼。見此佛法。豈不來求超度。普淨禪師說偈已畢。即將楊柳枝拈起甘露。放這餓鬼的施食。一時間。那些大鬼小鬼。惡鬼善鬼。窮鬼富鬼。貴鬼賤鬼。文鬼俗鬼。淫鬼貞鬼。好死的鬼。横死的鬼。或繩纏脖項。或刀掛頭顱。或百病攢身。嘔嘔啞啞。或一靈不散。悽悽惶惶。俱來受一點靈光。消那無明宿孽。也有求托生的。也有求免罪的。哀號不一。就中有一鬼。頭戴長枷。腰纏鐵索。自稱是西門慶。在陰司被寃魂告罪未結。願求超度。有一鬼眉彎雙月。項鎖長繩。懨懨病瘦。嬌態堪憐。自稱是李瓶兒。被丈夫告罪未結。願求超度。又有一鬼披髮遮面。血流滿胸。自稱是潘金蓮。被人殺死。丈夫告罪未結。願求超度。又有一鬼。濃粧粉面。裸體赤身。嬌聲宛轉。雙眉顰蹙。自稱是春梅姐。因貪慾失陰而死。

切記

久不托生。願求超度。外有無名小鬼。哀求甚多。那禪師放出佛光。恰似一輪明月罩住法身一般。衆鬼如何得近。只見禪師大叫一聲曰。善哉善哉。爾等衆生。皆是無明中造此大劫。以致色身蕩滅。各得現報惡業。現在因果未還。縱有佛法。從何處解。今日一滴甘露。止救得一時饑渴。如要托生。自有酆都定案。佛雖慈悲。只好指點明白。教人懺悔來生行善。不能消今生罪孽。衆鬼又哀求不去。那祖師將錫杖向北方幽冥地下一撞。忽然劃地一聲。就地裂開一道金光。跳出牛頭馬面二鬼。猙獰凶惡。左右侍立。祖師卽傳法旨。喚輪迴判官聽令。二鬼去不移時。早有黑面赤鬚一人。手執大簿。呈祖師看畢。卽喚衆鬼曰。西門慶淫殺罪重。三世報冤。因你仗義施捨。不失人身。今往東京富戶沈通家托生還報。李瓶兒引姦盜財。氣夫喪命。因你向善刻經。不失女身。今往東京袁指揮家托生還報。潘金蓮毒殺夫命。天性好淫。若論輪迴。該化身蟲蛇。只

因夫命未償。仍化女身。在山東黎指揮家托生還報。春梅龐氏雖無大罪。衒色行淫。致陳經濟貪色殺身。妒孫雪娥賣娼自縊。縱慾亡身。不足報惡。在東京孔千戶家爲女還報。祖師發放已畢。依舊把錫杖一撞。那一判二鬼。忽然入地。不見踪影。雞叫一聲。只見衆鬼嚎啕痛哭而去。那時有四更天氣。萬籟無聲。一輪明月。正照中天。普淨依舊閉眼入定去了。月娘看得分分明明。渾身都是冷汗。孝哥醒了。忙叫小玉起來。纔待告訴。只見小玉說夢中所見。與月娘一般。眞是奇怪。坐到天明。早有那些逃難的百姓。來寺中找尋妻子的。恰好玳安因賊趕散。躲在王〔招〕宣府家冰窖裡藏了幾日。不敢出來。因兵退了。各處尋覓不見。聽得廣福寺躲的婦女甚多。同衆人一路尋來。遇見他妻子小玉。和月娘母子。大家歡喜不盡。却來方丈後辭謝普淨長老。早已鼻垂玉筯。面斂金容。叫着不應。坐化去了。這也是月娘平日好信佛法。一生不妒不

淫之報。該有此一番善緣。得遇活佛解救。那衆人見此。大家俱念佛。說這長老多是古佛。來此超度一方的難民。月娘又將夜間的事。訴說一遍。衆人大驚。各隨心布施了些木頭。打起一個龕子來。燒化安在寺後。不題。未知月娘後來如何結果。西門慶衆陰魂如何報應。正是。汴水池內。遍覓出幾朶青蓮。苦海岸頭。先種出一枝楊柳。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厄」原作「危」，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二回 欺主奴謀劫寡婦財 枉法贓貽累孤兒禍

詩曰。

禍福無門人自招。隨形寫影詎能逃。
心頑似鐵爐難化。慾熾如油火易燒。
何待陰曹煩紀錄。本來明鏡察秋毫。
兒孫不是悠悠者。多爲千門積德高。

這首詩單表太上感應篇起首四句。說是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

報。如影隨形。似這老頭巾的俗談。誰不厭聽。那輕薄少年。風流才子。聽此講道學的話。不覺大笑而去。何如看金瓶梅發興有趣。總因不肯體貼前賢。輕輕看過。到了榮華失意。或遭逢奇禍。身經亂離。略一回頭。纔覺聰明機巧無用。歸在天理路上來。纔覺長久。可以保得身。傳得後。今日講金瓶梅一案。因何說此。只因西門慶淫奢太過。身亡家破。妻子流離。在眼前也又有一個西門大官出來。照樣學他。豈不可怕。却說吳月娘因投寺避兵。遇見普淨禪師救了。兵退還家。同玳安小玉抱着四歲孝哥進得城來。好不驚恐。但見。

城門燒燬。垛口推平。一堆堆白骨露屍骸。幾處處朱門成灰燼。三街六巷。不見親戚故舊往來。十室九空。那有雞犬人烟燈火。庭堂倒。圍屏何在。寢房燒。床榻無存。後園花下見人頭。廚屋竈前堆馬糞。

月娘進得城來。四下觀看。見那城郭非故。瓦礫堆滿。道傍死屍半掩半露。到了自家門首。獅子街開當店的門面。全不認得了。大門燒了。直至廳前。廈簷塌了。剩下些破椅折床。俱是燒去半截。又走到儀門裡。上房門外雖沒燒壞。門窗盡行拆去。廚房前馬糞有半尺餘深。月娘又驚又慟。正待放聲大哭。却好作怪。只見一個老媽媽。從他五娘潘金蓮院子裡出來。蓬頭垢面。身上又無布裙。倒把月娘諕了一跳。你道是誰。原來亂後逃生的男婦。回來搶城。拾這大人家的金銀錢物。無主家伙。多有以此起家的。月娘問道。你是誰。只見他眼中垂淚。嗚嗚的哭將起來。月娘上前細看。纔認得是老馮。原是西門慶家慣走的馬泊六。李瓶兒的舊人。他知西門老爹家富貴多財。有埋在宅內的。他日日來搜尋。不想遇見月娘回家。老馮道。我的奶奶。你在那裡躲來。叫我尋了好幾日。那裡沒尋到。又看着孝哥道。這還是過世老爹的積德。人家好兒好女。拆

散了多少。恁娘們這樣團圓來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沒傷了天理。說着。就去小玉懷裡接過孝哥來抱。那孝哥餓了半日。哭着要飯吃。一時鍋竈俱無。那裡討米去。老馮去腰裡取出一個火燒餶飿來。遞與孝哥。就不哭了。看着月娘道。這還是我兵來時帶的乾糧。沒吃了。這幾日都在人家宅子裡尋剩下的米吃。纔剩了這一個。一面說着話。走得乏了。都在破屋石臺基上坐下。問這人家誰死誰存的信。好不可憐。這老馮就說了一遍。他在養濟院裡。親見把吳大舅殺了。他一家被擄。月娘大哭了一場。又說。躲的人還有許多全了命的。幸得大營催得緊。只在城裡紮了三日營。沒大搜尋。這都是兵去了。城裡土賊發的火。好搶財物。如今聽得番兵破了東京。不久還要回來臨清駐紮。咱這裡怎生躲得住。一句話諕得月娘面如土色。忙和玳安商議。這破宅子如何宿得。又無處安身。不如還往城外買的喬千戶家莊上。有破草房。且住這

安得好心

埋伏

一夜。明日再作商議。就看着老馮說道。你老人家無兒無女。在城裡也不是久住的。肯看常和俺娘們做伴也好。老馮道。我的奶奶。說的好話。受的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的兩口屋已是燒了。脫不了也是這裡一宿。那裡一宿的。我跟你老人家還是舊人。就有甚麼東西帶不了的。我替你帶在身上。還放心些。一行說着。大家走出城來。那時日色平西。秋天漸短。及至走到莊上。來安和他媳婦子。已是住在莊上了。聽見月娘到了。慌忙接進屋裡坐下。月娘看見三間草房。偏安着單扇門。當門一條土炕支鍋。倒鎖着兩間。內裡柴草堆滿。小玉在窗外一瞧。見有許多大包袱。俱藏在床底下柴堆裡。亂蓬蓬放着。也不言語。月娘見天色晚了。又沒燈油。大家忍飢要歇。只落得一條布被。虧了玳安向鄰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亂做些稀粥。月娘孝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小玉和老馮在炕前打鋪。不題。玳安來安俱在間壁尋宿。原來這來安從

小做家人就不學好。後來西門慶死了。見來保盜財出去了。也就欺心尋事。終日吵鬧。把當鋪賁四家衣裳偷了。被月娘逐出。在莊上居住。今日見月娘失勢。來此逃荒。就生了個不良的心。要乘機劫他的財物。又見月娘空身。並無包裹。未知身邊有無。不敢動手。他那屋裡包裹。俱是乘着兵亂。和土賊過街老鼠張三。草裡蛇劉四。鐵指甲楊七。一夥強盜。結了十兄弟。先到西門慶家。把月娘埋的衣服首飾盡行掘出。又各處地下掘了幾個大坑。不見金銀。此心不死。這夜間和玳安睡在間壁。用話試探說。眼見得這淸和縣住不得了。當初。過世的老頭也積成個大過活。如今俱便宜外人去了。撇下這寡婦孤兒。咱們領着東奔西躲。一個盤費也沒了。難道這些家私。地上的沒了。地下的也沒有。你我還立個主意。和這寡婦說個明白。拿出來防身。救他母子性命。他婦道家不知好歹。一時間番兵回來。大家逃命。撇在空宅子裡。也是瞎帳。這玳安

是個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小玉把這些話。一一和月娘說了。月娘待要不聽。如今這個身子又無親戚兄弟。隨着他們逃躲。就不取出銀子來。也是枉然。知道大亂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玳安來安跟隨着。和小玉進城來。只留下老馮看守孝哥。一行人到了城。已是巳牌時候。來安先尋了一把鍬。一把斧。一個大皮匣在身邊。不一時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後樓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飾。已被人盡情掘去。兩個大坑。倒有二尺深。月娘只叫得苦。來安在傍冷笑。又走到翡翠軒東山洞裡邊。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個磁罎。上蓋鐵犁一面。內藏着赤煦煦。黃烘烘。白燦燦。好少東西。不知是甚麼物件。正是。

衆生腦髓。造化威權。得之者生。排金門。入紫闥。布衣平步上天梯。失之者死。遭鞭朴。受饑寒。烈士含寃排地網。福來時。如川之至。運去時。無翼而飛。才人金盡。杜子美空嘆一文錢。國

士囊空。淮陰侯難消三日餓。呼不來。揮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虛。滿招損。樂招災。更伏下盜賊劫殺。爐中鍛鍊千千火。世上紛爭種種心。

月娘取出一窖金銀黃白之物。約有一千餘金。喜得來安玳安手忙脚亂。一半放在匣內。用被包了。盛不盡的。二人解下腰間搭包。裝起停當。先出城去等。月娘與小玉又到佛堂裡銅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單八顆。是西門慶得的花子虛家過世老公的。原在廣東欽差買珠得來的。悄悄收在身邊。縫入貼身衣內。漫漫出宅。尋舊路回莊。及至到了莊上。天色晚了。老馮抱孝哥接進屋去。不題。却說來安玳安得了金銀。忙忙奔出城來。路上和玳安商議。這些財帛活該是我們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給這寡婦也就夠了。不然。他拿這些東西。敢自家過活不成。遇着那沒良心的。連他母子性命還不保。這財帛也是別人的。玳

埋伏

安只不答應。又走了二里。來安就坐在路旁小解。樹下歇息。玳安見來安被包着匣子住下了。也就不走。只見後面一個人拿條桿棒。牽着一個大黃狗。大踏步趕將來。叫聲。老來。你們走得好快。等等我。同一步也好。玳安二人站住了脚。原來認得是提刑衙門裡弓兵鷹步張小橋。大家拱了拱手。說道。好驚恐。在那裡躲來。玳安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見了。張小橋見他二人走得慌。又背着個匣子。破被包着。只說是城裡搶的物件。問是甚麼東西。玳安答道。空宅子裡還有些破家破伙的。拾將出來使用。亂後土賊搶了幾次。連人家地皮都捲去了。還有好東西哩。說着話。走了一里多。張小橋在西村分路。來安趕上。路旁伏耳說了許久話。笑嘻嘻的去了。這二人纔回莊上。來安推走不動。坐一會。纔走一會。到了莊上。天已昏黑。月娘見二人不到。正在納悶。二人到了。一塊石頭方纔落地。來安要把匣子放在間壁。玳安不肯。只得開放裡間壁子

鎖。將這匣子放在床下。用些破綿花。破瓷。破席片。暫時遮蓋。再作商議。那些零碎銀子約二百餘兩。二人上了腰的。月娘也不提起。只說。你們帶的東西。各人帶着罷。少不得大家同過日子。看過世你爺恩養恁一場。只撇了這點骨血。也只在恁各人的心上罷了。說着。不覺悽惶淚下。那老馮也來說些好話。是夜晚景。買些燈油。來安媳婦也殺了一隻雞。做得粳米飯。大家吃了一飽。來安自去村裡取了二斤燒酒。把玳安哄個大醉。大家睡去。不題。有詩爲證。

費盡機謀百種心。　安知天道巧相尋。
東鄰竊物西鄰得。　江上私船海上沈。
暗室可能辭艷色。　道旁誰肯返遺金。
由來鴆脯難充飽。　割肉塡還苦更深。

這詩單表感應篇中後四句。單說取非義之財者。如漏脯救饑。鴆酒止

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看官聽講。這漏脯出在廣東地方。專以下蠱在飲食裡。或是蛇蠱。蝦蟆蠱。水蛭蠱。各樣毒物取來。用了邪術怪藥。搗爲細末。使人吃了。到那藥發的日子。那些毒蟲活了。把心肝五臟吃個稀爛。那鴆鳥出在外國交阯地方。有一樣鳥的翎毛。放在酒中。一飲即死。所以王莽鴆殺殤帝。曹操鴆殺伏后。古來臣子懼法。也有帶着鴆羽。自己服毒的。所以說漏脯鴆酒。不能充饑。就如圖別人的財物。不得成家養子孫一般。那感應篇中又說。橫取人財者。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即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值。這幾句。分明把天道循環說得活現。人誰肯信。即如董卓的郿塢。石崇的金谷園。珊瑚樹。元載的八百石胡椒。俱古來橫財的樣子。且休說養子孫。那有個活到老的。如今陰司添了速報司。所以王法日嚴。休說是士大夫宦海風波。不可貪圖苟且。就是這些小人。每每犯罪流口

埋伏　點明

外。在寧固塔。那一個衙蠹土豪是漏網的。市井小人。騙詐得幾百錢。打奪得些須物。忽然疾病取藥費了。忽然口舌官司費了。他不知暗地塡還。原是割別人的肉貼在臉上。如何長得起。反似塵沙瞇目。洗淨纔明。那些妄財費盡。疾病也就好了。官司也就完了。如此小事。常常見過。可以喩大。今日說吳月娘取出金銀付與二僕。因何說此。只因此項金銀。來路不好。原是西門慶受的苗青殺主劫財之贓。因苗青事發。被家童告在巡江察院。批提刑拿人。那時苗青在臨淸開店。就以三百兩黃金。一千兩銀子。打點官司。西門慶把金子昧了。只以千金與夏提刑平分。出脫了苗青死罪。現在揚州做鹽商。稱苗員外。至今殺人賊子漏網。主命含寃。你道這項財公道不公道。今日月娘取出來。指望養身防後。天理豈有容的。把道學話不題。且說本傳。那來安用燒酒哄醉玳安。天有一更時候。即取了一桿朴刀在手。乘夜去西村訪張小橋說話。那張小

橋原是路旁先約就的。知道來安要來。先沽下二斤燒酒。點着燈等他。忽聽狗叫。小橋迎出門來。把來安約在屋東頭一間小屋炕上坐下。叫渾家篩起酒來。來安說。且休吃酒。就把這吳月娘取出金銀。一件件說了一遍。這是上門送來一股財。取之甚易。如今商議個停當。就好動手。不可失了機會。原來張小橋久在衙門裡。積年通賊。近因亂後搶城。又和這些土賊俱有首❶尾。一聞此言。如何不喜。跳起來和來安道。這宗財有兩樣取法。有善取。有惡取。只要做得妙。纔是手段。來安問道。怎麼是善取。怎麼是惡取。張小橋道。若要惡取。如今趁着大亂。沒有王法。傳將咱的十弟兄來。明火持杖。打開門。把吳月娘玳安殺了。把小玉賣了。財物❷衆人平分。你我多得一半。西門慶原是外住的破落戶起家。又沒有甚麼族人親戚。日後說是大亂土賊殺了。不知幾時纔有王法。那個來告狀。這是惡取。用的人多。也多分些去。若依我說。只是善取更妙。

趁着三四更天。黑地裡又無月色。我叫着我的兒子張大。同你我三人。只用一個火把。草屋燒着。一聲喊起。大家齊說有賊。那玳安是小膽後生。和月娘一定要跑走逃命。放條路着他走了。後面吆喝着趕殺。只丟兩塊石頭。嚇得走頭沒命。那個敢回來。咱們却將那銀子拿來藏下。日後只說有賊劫去。連你還做個好人。下次好相見。我和你三七分。情願讓你一半。你說這計何如。善取其財。還不傷天理。豈不是兩全之美。把個來安喜歡得當不得。跳起來道。好計好計。這早晚有三更了。就該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這些東西。連我的幾個包袱。俱寄在你家罷。好擋人的眼目。我也就搬在你這村裡住了。商量一定。即時叫將大兒子張大出來。也有三十歲。一條壯漢。專以賭博剪綹爲生。也是這一路的人。各拿口朴刀。將燒酒篩熱。吃了幾大碗。助膽而行。來到喬家莊上。先把場園一垜稈草點起。跳過牆去。燒起後邊屋簷來。來安大叫。有賊。

諕得玳安爬起。百忙裡穿不上褲子。赤着脚。叫小玉開門。快往外跑。這幾個婦女那個是有膽的。月娘諕得亂戰。先抱起孝哥來。玳安小玉攙着月娘。往外黑影裡。不顧高低。一步一跌。只往無火處亂走。只見一片聲喊說。休叫走了。趕上拿人。諕得吳月娘小玉老馮各不相顧。俱伏在牆外蒿子地裡。只聽得石頭亂打將來。月娘懷抱哥兒。黑暗地裡。那裡藏躲得及。早有一塊磚頭打將來。把孝哥的頭打破。大叫一聲。就沒氣了。月娘也顧不得孩子死活。抱着走過莊外河崖樹林子裡。伏成一堆。用袖子把孝哥口擋得嚴嚴的。那敢放他啼哭。直到五更時候。莊上狗還亂咬。火也不明了。人也不喊了。天色漸明。玳安扶着月娘不敢回莊。可往那裡去好。正在驚慌間。那來安已將金銀和他的包袱細軟之物。俱付與張小橋父子挑去。可來抓尋月娘。知在河邊林裡。遠遠放聲哭將來。大叫。天殺我了。一步一聲。走到月娘跟前。碰倒在地。大哭道。連我

的包袱衣裳。幾年掙的過活。都被搶去了。說畢又哭。連玳安也信了。抱起孝哥❸一看。額角上打了一個大血窟窿。急急用綿花紮了。抱着復回莊來。一口草屋已燒了半間。收拾得房裡淨淨的。一堆亂草。連被也沒了。月娘不覺放聲大哭。老馮勸個不住。待要尋個無常。又有死人留下的這點業種。往前日子怎麼樣過。正說着話。來安媳婦來。哭一回。吵一回。說是帶了銀子來。連累得他家窮了。也要搬了。不在這個孤莊子上。守着幾間瓦屋。倒像還有銀子一般。一面說着。一面來安來揭鍋。收拾破盆木杓。粗碗草薦。做了一擔。挑起來。辭了月娘。和他媳婦揚長去了。月娘尋思。今夜就沒處安身。那裡去好。倒是老馮道。我想起一條路來。你老該去尋他。且住些時。聽聽亂信。再作計較。不知老馮說那裡去好。正是。榮華趨奉人人有。患難扶持個個無。此一去。有分教。月娘再走風塵。歷盡東西南北苦。分開母子。遍嘗兵火雪霜貧。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首」原作「手」，據務本堂本改。

❷「物」原作「作」，據務本堂本改。

❸「孝哥」原作「官哥」，據上下文及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三回 吳月娘捨珠造佛 薛姑子接鉢留僧

詩曰。

參破虛空事事禪。多藏厚利亦徒然。

慳貪徒積生前債。施濟難酬此世緣。

摩什自能成寶刹。如來原不愛金磚。

塵根欲斷先求捨。淨洗泥塗種白蓮。

這首詩單表這感應篇勸人施捨。內曰矜孤恤寡。敬老懷幼。宜憫人之

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受辱不存怨。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所謂善人。天道祐之。福祿隨之。只這幾句。人人俱知。人人不能行。是怎麼說。只因人一點愛根不肯輕捨。我放債偏要多些好。我還債偏要少些好。自家的文字偏強。別人家女色偏美。又有一點疑根。不肯輕信。見這樣奸巧惡人偏享富貴。忠誠正直偏受貧窮。便說。有甚天理。有甚報應。誰見那捨錢的。那個成佛作祖。不如大酒❶大肉。高官厚祿。住的是高房大廈。喜的是妙舞清歌。那件不是這財上得來。費了多少機謀。如何便把他輕輕捨了。因此疑中生吝。吝轉生疑。再沒有信這感應篇的。即上根人略信一半。行得一二。也就說。夠了。除了我行。別人誰肯。未免滿心望報。只這個妄念。就捨了萬金。築起一座梁王阿育塔來。那達磨(摩)也只說是人天小果。不許成佛。何況下根的人。還百計騙人。怕不得銀錢到手。那有拿着自己的錢。周恤平人患難的。就是輕財濟

着眼

物豪傑仗義的事。世上也還有。內說憫人之凶。樂人之善。受辱不怨。施善不望報。實實有些行不去的。即如樂人行善也還不難。如凶人。騙害無所不至。有何該憐憫他。不知這等惡人。負心滅理。違天不祥。大惡貫盈。不久喪滅。定有奇禍殃及子孫。那世眼看做仇家。佛眼看做異物。自然慈悲痛哭。他何苦滅絕人心。到此地位。這等心腸。豈不是善人。所以凶人害不得他。孔子待桓魋陽貨。也只是一個憫字。施善不求報已是難了。況受辱不怨。或是當面橫逆。負心妄加。實實難堪。就不報他也罷。難道不怨。豈是人情。這善人看做飄瓦虛舟。與禽獸一樣。還是輕薄他。其實唾面自乾。許多受用處。如韓淮陰貧時受了胯下之辱。後來以千金謝了漂母。把惡少俱封了官。眞如太虛浮雲。有何掛礙。如此講來。這感應篇豈不是仙佛根基。如何輕輕看過。今日說此一段理學。也只爲西門慶罪多惡重。受了那不義之財。以致妻子受害。家破身貧。全無住

處。當初如有一點善根。肯輕財重義。那有此報。吳月娘因莊上被劫。不敢久住。又無親戚相投。正自悲哀。忽有老馮說。你老人家還記得觀音庵薛姑子麽。他城裡因與地藏庵王姑子告了狀。出城來在這村東裡。又起了個準提殿。好不興旺。如今善事未完。造得檀香接引佛像。我還隨喜了一會。離這莊上不上五里路。咱今尋他。且住這一宿。又是女僧家。你是個舊檀越。有不留的。就有些亂信。咱一個女道家。也好藏躲。月娘聽說點頭。玳安也說去的是。即時小玉抱着孝哥。老馮玳安領路。不一時出莊。行了五六里。早到庵門首。是一個小村。枕着流水。在大路旁邊一座深林。進去甚是幽僻。但見。

清清佛舍。小小僧房。數株古檜當門。幾樹喬松架屋。小橋流水遶柴扉。時聞香氣。野岸疏林飛水鷺。遙見旙揚。掩門月下。須防夜半老僧敲。補衲燈前。時共池邊雙鳥宿。

口角活現

一行說話。早到庵前。只見一個小哈巴狗兒。汪汪咬進去了。庵門緊閉不開。衆人乏困。且在簷石坐歇。却說薛姑子。因那年爲他寺裡引姦起首。犯了人命。當官一拶。城裡庵子原是他師兄王姑子的。告他不守僧規一狀。就失了體面。住不下了。後來衆施主道。奶奶們因這村裡有個舊準提庵。日久招不住人。來的和尚都不學好。就請他來住。安禪講經。刻像做道場。引得鄉下一般邪教婦女們。來聽宣卷。都拜徒弟。不消一年。就蓋了三間方丈。三間韋馱殿。終日送油送米的。好不熱鬧。因這兵亂。躲了幾日回來。每日關門。使徒弟妙趣妙鳳。二時功課不缺。那日只聽狗咬。忙叫妙趣開門出看。正見月娘人等。坐在門前。認得是月娘。忙道。快請奶奶進去。好不慇懃。月娘先正殿上拜了菩薩。妙趣敲得磬響。薛姑子忙整衣而出。只說是來的官客。一見月娘。不覺滿面堆下笑來。說道。我的奶奶。這樣荒亂。你在那裡來。我就各處施主家一個信也問

不出來。看孝哥道。哥哥長成了。這幾年不到宅裡。玉姐成家幾時了。卽時燒水。請月娘沐浴了。又拿幾件布絹。替月娘換換底衣。不一時。忙得妙趣妙鳳做飯不迭。此時午齋。在方丈先吃了茶。就是兩碟紅棗。兩碟柿餅。兩碟糕乾。兩盤爐餅。喜得孝哥取了棗子在手裡。只是吃。全不眼生。月娘笑道。你還認得你薛師父。改日捨在庵裡罷。也省得帶累得我夠了。不一時。又拿上飯來。米飯油餅。又是一大碗椿芽。油炒麵筋加糖油煠的豆腐皮。一碟醃筍。一碟醬茄。四碟小菜。俱是時新蘿蔔豆角香椿醃椒之類。甚是齊整。吃完飯。苦茶漱了口。那玳安小玉老馮都在廚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餅去了。月娘見他這等誠敬。也是窮途容易見德。十分感激。心中又痛切一番。飯罷天晚。薛姑子把自己禪房請月娘安歇。別有一間淨房。禪床。經卷。香爐。掛着一幅達摩渡江畫。是他的客座。在此宣卷。同妙鳳法炕上睡去。不題。有一詩單表這患難相逢。人情冷

暖光景。

蕪蔞麥飯君臣重。　漂母憐饑國士生。

若使德終無倦色。　何人不感道旁情。

看官聽說。世上只有三樣人極是勢利。以財爲主。眼裡出火的。那三樣人。第一是妓者。那些人穿州過府。接客應官。眉眼高低。看人的上下。若有勢利。無不趨奉。纔手內無錢。就改了樣子。隨你怎麼情厚。卽時變了臉。又迎新掙錢去了。第二樣是梨園小唱。他要那高車大扇。華屋盛筵。自然用心扮戲。如服事窮酸。饒你多給他戲資。到底不肯用心。還要嘲笑你。第三就是和尚尼姑。他們見錢如血。借道爲名。進得寺門。先問了衙門。就看那車馬侍從。衣服整齊的。另有上樣茶食款待。說幾個大老相知禪宗的活套。日後打抽豐。上緣簿。纏個不了。這尼姑們穿房入閣。或是替太太念經。姑娘求兒。或公子寄名。串通寡婦。也有會魘鎮的。符

水的。傳情的。保債的。無般不爲。以騙錢爲主。比這和尚更是淫狡。即是不蓄髮的小娘。唱佛曲的戲子。豈不可恨。今日薛姑子恭敬月娘。也只說他舊是富豪。雖西門慶死去四年。還有家事。那知亂後家破。孤身被盜。一貧如洗。來投他庵裡安身。老鸛打牙。倒先扯了仙鶴一條腿。好好一個庵觀。添上了男女四口吃飯。一住了五七日。見月娘不動身。就尋出個法兒來。使妙鳳探小玉口氣。說道。這庵因新造。沒有錢糧。都是人家捨的。如今蓋得三間對殿。朝裡是韋馱。還沒貼金。朝外是接引佛。檀香雕的。纔有了佛頭和手脚。中間身子。一樣白檀還得二百斤纔夠。揚州去買。又少安的佛心五臟。須要金子珍珠琥珀琿琚八寶攢成。用五色絲線繫在佛的肚內。纔完功果。少也得三四百兩銀子。那裡去化。也等你家奶奶來。這等大檀越纔完得善事。孝哥長大了。也該捨些。替他老人家念個保命壽生經。隨他兵荒馬亂。自有伽藍保護。再不遭劫數

的。小玉聽說。不合把月娘避亂出城。家中衣服物件被人掘得一空。又有些金銀。前夜遭賊劫個罄淨。險不把哥兒頭打破了。如今紮着絹子還沒好。連被子也沒一條哩。那妙鳳和薛姑子說了。纔知道月娘是富室的貧婆。失家的寡婦。只有一日窮似一日的。那有重新的日子。也就禮貌漸疏。茶飯懶供。每日只着小玉在大衆的鍋邊。盛些稀粥薄湯。不過是一碗鹽菜豆腐。後來幾日。連餅也沒了。薛姑子罵徒弟。罵火頭。又把小鍋揭去小屋做飯。總不與月娘交言。把臉揚着。一個笑面也沒了。月娘情知久住無光。又沒甚麼布施。那日隨着念佛跪香。睡到三更時分。合眼矇矓。只見一個穿白衣的老嫗。合掌問月娘化他一百八顆胡珠。月娘尋思一會。本待要捨。因家業全無。還要與孝哥日後成人長大。度日營家。如何捨得。正在遲疑。只見一百八顆明珠。化成一〔幻想〕百八顆首級。俱像西門慶生前面目。鮮血淋漓。滿地亂滾。嚇得月娘大叫一聲而

醒。原來却是一夢。叫起小玉來。訴說一遍。天還未明。姑子們起來敲磬念佛。也是月娘素有善根。把一串胡珠從衣底拆下。親到佛前拈香頂禮。就掛在準提菩薩右手指上。以助造佛之費。那薛姑子見月娘捨了一串胡珠。約値五百金之物。滿面陪笑。問訊了月娘。就請去吃齋。又比以前加倍豐盛。不消細說。一炷香消。卽將那珠子收在櫃裡去了。月娘從此又得安身。將及一月。老馮家去了。玳安去訪吳大舅家信。止有吳大妗和二舅在遠村窮親家住。沒有衣服。出不得門。那時正近十月中元之期。先一日掛起旛來。做解厄道場。晚上放施食。請了鄰近幾個尼姑。堂上開經打法器。也有村裡送盆頭米的。拖男領女。忙亂到晚。月娘藏在屋裡。不好出來。到了十五日黃昏時候。有三個女僧。一個胖大粗黑。約三十餘歲。一個面黃身細。四十多歲。一個不上二十五六歲。紫膛面皮。像新出家的。還是一雙小小脚兒。穿着僧鞋。挑着經單。蒲團。禪鉢。

也來隨喜投宿。妙鳳認得。歡天喜地報與師傅。先接衣鉢進去。兩下相見問訊了。就請在經房安歇。月娘也不知是那庵裡的女僧。不好問他。是夜道場已畢。衆尼僧散去。止留下後來的三位尼僧。與薛姑子經堂裡宿。一住三日。只見那小姑姑和那四十多歲的出來走動。那個黑胖粗大姑子不見出頭。只在法炕上蒙着被。回面朝裡而臥。說是有病。也不見他要湯水吃。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小玉日常在後院子毛厠上小便。那一日五更。起來得早了些。見開了菜❷園門。一直走去。見有兩間盛柴炭的屋。緊閉着門。一個小小窗戶。土坯墳了半截。露出一個眼來。小玉正待在床下撒尿。還沒解下中衣。忽聽得屋裡。搖得乒乒乓乓的聲。不住的亂動。諕了一跳。又聽得一片淫聲浪語。滿口亂哼。一似人交媾一般。小玉起來。悄悄向窗眼裡一瞧。原來在東牆下一張破禪椅上。薛姑子兩足高蹺。一個黑胖和尚按着。幹得好凶。但見。

降魔寶杵。吐水鉢盂。降魔杵直搗須彌山。吐水鉢沖倒娑竭海。熱騰騰火池萬丈。救不出下地獄的毒龍。黑暗暗苦海千層。陷盡了吃腥臊的餓鬼。飛蛾暗夜撲燈花。死中作樂。蟻子隨風爭糞孔。臭裡鑽香。海波騰沸。金翅鳥大鬧黑龍宮。風火來燒。白牙象戰敗鬼子母。血布袋中尋極樂。肉葫蘆裡覓醍醐。

只聽見一個道。負心的賊禿驢。你因何這半年就不來看看老娘。我知道你有心上人。忘了我也。你說那小姑子是你那裡弄來的。那一個道。我的娘。我那一時不想着你。好容易上得你這門。不知有多少睜眼的。聽得你做道場。纔尋出這個法來。這小姑子也是我的俗徒弟。相處得久了。他丈夫遭亂兵殺了。纔跟了我出家。那黃臉的是他師父。也是個知趣的。說着。又幹過多時。只聽薛姑子興發情濃。大叫一聲。那椅子早

弄倒了。淫水自門底流出。如倒了水缸相似。小玉恐怕開門看見。兩步做一步走開了。來到角門首。正見妙鳳念完了功課。也來後園裡來。撞個滿懷。問小玉道。這早早的。你起來❸做甚麼。小玉道。我小解去來。就不言語。一直往後園裡去了。小玉明知是去尋那和尚。只推不知。躲在廚下看着他。又住一會。薛姑子過來了。只見氣喘汗流。唇紅唾潤。腮邊添些春色。如酒醉相似。曾有禪房淫詩一首。

莫道禪房非洞房。空空色色不相妨。
散花正借摩登女。行雨來尋極樂方。
脂粉栴檀同氣味。袈裟舞袖共郎當。
傳經生個鳩摩什。同上西天拜法王。

却說佛法。這比丘尼當初出家。釋迦佛再不許他受戒。也只因陰性多淫。汙穢淨地。有壞佛法。今日這些僧尼造業。知法犯法。所以陰曹罪重。

比俗家更大。原來這和尚。是南山戒壇上當家的大徒弟。久與薛姑子有姦。因他和王姑子告狀。首出姦情來。也牽連着。暗地裡使了些錢。這幾年不敢來了。因大亂來看他。聽見他做道場。趁鬧裡扮做尼姑。趕黑晚。進寺來。同薛姑子法炕上弄了兩三夜。因妙趣妙鳳一個單上。不得盡興。因此五更起來。開了後園。在屋裡大戰一❹場。方纔泄過。那妙鳳二十五六的人。有些姿色。也有❺幾個熱人。礙着師父的眼。不得遂心。他知道和尚是師父的漢子。空是垂涎。不敢上帳。一口一聲叫他老爺。半夜裡聽聲。好不難捱。今日早起功課。見師父後園開門。料有七八分是去做事。念完功課。想去踏狗尾。分點殘湯吃吃。果然薛姑子與和尚纔完事。他就進園去。高聲叫。師父。慌得薛姑子迎出屋來。大家明知道。故意放條路。說道。你在園裡。把那胡蘿蔔澆澆。拔出幾根菜醃小菜吃。我前頭去。你頂着園門。休走了水。薛姑子整整衣裳去了。那妙鳳熱火

如燒。頂上園門。忙走進屋來。看着和尚正繫褲子。道。好禿廝。幹得好事。那和尚纔完了興。見這妙鳳生得紅馥馥。笑嘻嘻。久已有心。不覺陽物又舉。那椅子已弄折了。抱在破炕邊護炕上。又是一場好戰。妙鳳久曠思淫。已是濕透重幃。忽然受此異味。美不可當。和尚雖有餘勇。那陰山火盛。不比老陰鬆冷。只百合又泄。泄而又幹。一連三次。妙鳳還戀戰不休。早已醉僧出戶。扶之不起了。從此俱是三人同榻。不相廻避。小玉坐在廚門首。單等妙鳳。足有兩個時辰。纔出園來。把園門鎖上。趓到廚邊。取水來淨了手。眉黃頰赤。十分爽快。各自去上竈。不題。到了夜間。小玉和月娘悄悄細說一遍。月娘纔知道這尼姑是佛門中的色鬼。女流中的強盜。自己尋思。這和尚住久了。知我是個寡婦。和姑子們一氣來算計我。又不敢聲揚。弄出事來。可不丟醜。想了一夜。不如早尋別路。況手中沒布施。久住在此也不是常法。次日早起來。要同玳安上城裡看看。

那薛姑子不知其意。說道。我的奶奶。這天漸漸冷❻了。你那裡去。這幾日忙。是我待你不周了。你老人家計較。常言道。熟不講禮。咱是一家。這樣去。也使人笑話。月娘道。那有這話。打攪得薛爺還少哩。因他大妗子有信來。替他大舅出殯。我城裡去問問老馮。宅子裡破床破瓮的。胡亂換幾個錢來。好做冬衣穿。這些人有尺布哩。說畢。抱着孝哥。小玉玳安往外就走。薛姑子留不住。也愛沒人。好放心與和尚行事。只道。過幾日。我使妙鳳接奶奶去罷。一面送出庵來。千恩萬謝作別。關上庵門去了。月娘上路。自入城找尋吳大妗信息。不題。從來說僧寺尼庵不可輕入。多有看出破綻來害了性命的。未知此去何如。正是。孤身一似無巢燕。又遶空梁別處飛。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如大酒」三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❷「菜」原作「庵」，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❸以上十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❹「戰一」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❺「也有」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❻底本以下直迄回末，一葉缺損嚴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不贅。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妙悟品

第四回 西門慶望鄉臺思家 武大郎酆都城告狀

北邙行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日峨峨。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烏鴉作巢啣上樹。人居朝市不知愁。請君暫向北邙遊。

這首歌是唐人張籍所作。專歎這人命無常。繁華難久。三九大老。貂冠紫綬。幾年間一夢黃粱。二八佳人。花面蛾眉。頃刻時一堆白骨。此話人人俱解。個個還迷。只爲一點愛根。被他輪迴不住。那感應篇說的。宋朝有簡州進士王巽。病篤未汗。爲陰司所追。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戶。大書東嶽府三字。廊廡清肅。殿陛森嚴。殿左立白玉碑一丈餘高。近前細看。大書着太上感應篇。俱是黃金刻字。蛟龍圍繞。下有許多官吏在旁抄寫敬讀。又到旁邊一衙門。大書速報司。多人聚集。有戴杻鎖的。繩繫的。也有從容閒立的。俱是官司候審未結。遊覽已畢。夢醒出汗而愈。因此刻感應篇萬部傳世。後享年九十而終。今日單講感應篇前四句。說。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人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上。逢庚申日上詣天曹。言人罪惡。利

人速死。月晦之日。竈神亦然。此等言語。分明勸善戒惡。那聖賢是天性慈祥。不待鬼神監察。自然是善的。那惡人天性奸貪。百計害人。那肯信這迂闊無憑的話。他說道。我心裡害人的事。機巧深藏。鬼神那裡測度。暗室虧心。鬼神那裡得見。這四海九州多少人烟。如是鬼神處處察記。也有到有不到的。況人命一定。我該享這些富貴。一似天敎我下來。行這些惡的一般。那些官祿錢財。女色宅產。俱是他該送來與我享用的。就取之不義。亦是當然。況人一死。那口氣散了。那裡有甚形質。有甚衙門。那有死鬼還來索報的理。這因果的話頭。不過假此騙人施捨罷了。那討眞正鬼神。過了百十年的事。還有人對證不成。所以往古來今。滿天地間。俱是這個疑心。又有那七情八慾六賊相引。以此任意貪淫。那儒者讀書。自說明理。疑心更多。又作無鬼論。以闢邪說。反把孔聖人敬鬼神而遠之一句。不曾參透。所以這些感應篇。也只半信半疑。存爲虛

言勸世而已。就有親見死者託夢。病人見鬼。等等現象。又道是遊魂習念。結成幻境。到底不肯信鬼神是眞有的。所以佛說。衆生好度人難度。只此疑心。誤却死生大事。眞可慈悲。今日就金瓶梅說這些感應。難道做書的親見不成。那華嚴經說。有花有果。有寃有報。如影隨形。佛法眞實不虛。又說。不可思議。正爲世人小小聰明。反成愚惑。因此把西門慶死後光景。說與活人現眼。閒話休題。再歸正傳。却說西門慶死後。茫茫蕩蕩。魂如飛絮。夢似遊絲。隨着兩個鬼使。先到本縣土地祠前。如今的鄉約一樣。領許多人在衙門前伺候。也有酒店麵店。各樣雜貨銀錢鋪面。往往來來。與陽世一般。見了城隍。和縣官一樣冠帶。公座升堂一畢。鬼使持牌領進。衆人跪在階下。那西門慶心凶膽大。在提刑衙門做了幾年官。還指望以官禮相待。誰想這城隍兩樣點名。一邊是命限自終的無罪之人。點名起去了。一邊是陽世爲惡。陰司被告的罪人。點名一

畢。換上長枷大鎖。把西門慶穿的衣帽。一時剝得赤條條。眞如餓鬼相似。也不審刑。也不問事。只見起了一路長批發解。一似別有大衙門去審的一般。出到二門。見有些死去親戚朋友。也來問說道。你幾時來的。纔待讓進飯店裡去。忽然人叢中出來一個人。跑上前來。一把揪住西門慶好打。你道這鬼是誰。但見。

戴一頂嵌珠子的圓帽。穿一雙皀熟皮的朝靴。黃面無鬚。嘴下皺紋如掛線。細聲低語。人前說話似家婆。牙牌舊寫內宮銜。鸞庫新充東嶽使。

這個人走上前來。把西門慶採住。早有跟隨牽馬的家人五七個。上前用馬鞭大棍打起。後有一人飛奔前來。走得披頭散髮。只叫。休要放了奸賊。和衆人們一頓磚頭石塊。打得西門慶鼻口出血。沒人上前勸一聲。你道是誰。原來是花太監。領着姪子花子虛。知道西門慶已死。這裡

等他報仇。那花太監因造了東京大寺銅佛。平生行善。死後又做了東嶽帝君管鑾駕的太監。誰敢勸他。打了一回。說到上司已是告得久了。等審了再講。氣沖沖的去了。這西門慶帶得些錢鈔。俱被一群餓鬼搶去。悽悽惶惶。只得隨着鬼使上路。原來不是前番。走的是高山峻嶺。怪樹陰林。但見。

陰風吹面。冷霧迷空。冷颼颼黑路白沙。密匝匝荊針棘刺。眼
矇矓心下明白。却似半醒半醉。步艱難脚不沾地。如過萬嶺
千山。聽了些怪哭神嚎。盡悔從前作過事。見了些非刑重拷。
相逢無語各分途。黃泉路上少人家。黑水河邊多蛇狗。

這陰司沒有日月星辰。不知早晚晝夜。一味裡黑茫茫。似那五更月黑天氣。略見些人影。似有似無。及至近前。又不見了。西門慶一路行來。都是凶神惡鬼。在黃風黑霧裡。帶得這些人們。沿山摹嶺。密密層層。也不

知有幾百萬。老的少的。男子婦人。尼僧和尙。和那官員武將。吏卒娼優。也有綁鎖的。空行的。騎馬的。坐轎的。無般不有。比陽世人們還多。不計其數。難道陰間就有這些的鬼。俱往何處發放。有詩嘆曰。

生莫貪歡死莫哀。往來晝夜幾輪廻。
若言死者無生樂。何事泉臺去不回。

又說那感應篇講那天有司過之神。出在華嚴經上。說凡人有生。即有二天人相隨。一個喚曰同生。一個喚曰同名。在人心裡爲家。凡有意動。心裡先有聲響。他先知道。心中有二門。分陰陽二竅。行好事開了陽門。就有喜聲。行惡事開了陰門。就有悲聲。俗說二部童子。使人耳鳴。叫人念佛。即是此理。又有三尸神引人作惡。出在稚川子書上。曰彭神。在人身上爲三尸。司察善惡。上尸曰青姑。名彭踞。居人頭。使人多思多慾。眼枯髮落。中尸曰白姑。名彭躓。居人腸胃。使人貪酒食。起嗔怒。肺熱肝焦。

下尸曰血姑。名彭蹻。居人足底。使人行淫縱慾。喜殺貪財。腎枯髓竭而死。每於庚申日子。乘人夢寐。與身中七魄言人罪過。幸其速死。另隨一人。譬如果樹根上生蠹蟲一般。直吃至脉盡根枯。又走上別樹吃新滋味。故道家於庚申日不寐。曰斬三尸。呂祖亦有斬三尸之詩。醫家有三焦之說。或是一理。程子詩曰。

不斷三尸更不疑。　此心常與道相依。
帝天已自知行止。　任爾三彭説是非。

凡淺學不見佛書道藏。止念了八股時文。見此等書。多是不信。切記戒之。表過這人鬼同居的道理。人人身上有賊。心裡有鬼。那道書上說。心意能言。鬼聞人聲。不在於舌。即是此講。所以人命已亡。鬼魂衆多。比陽人不同。那古鬼新鬼。已托生的鬼。未托生的鬼。去去來來。那得有數。又佛經云。凡鬼行路。每日夜可五百里。神可千里。天神無可限隔。仙佛隨

透切

念即到。那西門慶隨着鬼使往東北而去。不計日夜。早到泰山東嶽神州地方。就如那京城一般。自古及今。善惡功罪在此生化。把他一生做過的事。算個大帳一般。纔定他六道輪廻。三途業報。那善人即如該選官的。也來京城考選。那惡人。即如該定罪的。也來京城請詳。領了京憑。纔去做官。准了京詳。纔定得罪。陽法陰司一毫不爽。那西門慶進得城來。但見這些官員人等。乘車騎馬。挨肩擦臂。貧富貴賤。哀樂千端。與王城一樣。只是受罪人多。享福人少。鐵鎖銀鞭。押解着枷索的罪人。何止千百起。都是山東河南兩京兩浙十三省。並九邊外國。形狀不同。俱在此投文發放。你說這是甚麼去處。於是謹遵經典。恭爲表揚。

名稱泰嶽。鎮東方甲乙之區。神號天齊。掌萬國死生之籙。三十七嶽輪廻。胎卵濕化不一。七十二司曹案。碓舂水火難同。婆竭海穢惡腥臭。廣深十萬由旬。羅豐山黑暗幽冥。包括億

千鬼怪。洞名多異。宮主分曹。絶陰洞主陽世虛耗。管收初死。泰殺洞主爵位退失。兼納暴亡。明晨洞主帝王聖賢。福祿去來生化。恬照洞主橫死疾疫。災怪長短吉凶。宗靈洞主夫妻修短。和睦乖離。宛屢洞主子孫喪亡。覆宗絶嗣。小司屬於總司。遠報兼憑速報。又有九令土主。五岳靈官。分二十四炁。下定河海丘陵。會二斗三辰。上應風雨雷電。成氣君。成形君。司命君。司禁君。六大天魔。三十六萬蒿里山。滑油山。刀林山。太陰山。六曹鬼吏。億萬神形。秤人善惡。有黑秤紅秤。定盤星起有高低。照膽貞淫。有業鏡水鏡。對面影懸無躲避。又有主祭司。食貨司。管犧牲玉帛。金銀錢紙。直符使。文書使。管年月日時。盟誓牒章。罪深業重。李斯遍歷五刑。只爲坑焚。陰毒權奸。秦檜報過十生。還遭雷火。骨糜肉爛。業風吹而遊魂復醒。更

仙佛之根

歷別曹。摘膽剜心。陰刑遍而罪案難償。還歸陽報。奸臣賊子。惡貫不滿而誅。暴殄淫奢。祿位未終已削。亦以王法有漏。先犯天刑。鬼神將誅。陽法同殛。厲鬼尋冤。田蚡呼服謝罪。禪書攘國。沈約赤章祈天。孝爲善首。福及子孫。淫爲惡先。殃流妻女。王勃縊婦沈舟。何曾論滕王詞賦。白起殺降墮獄。那裡顯長平功名。此處不看情面。不重文章。不畏強梁。不行賄賂。石崇敵國。赤手空拳。項羽拔山。筋疲力軟。儀秦口舌難分辯。曹莽陰謀也立消。

這篇說是感應篇集北帝大伏魔經中名號。看官到此須恭立焚香。不可笑談聽過。有褻諸天供養。那西門慶到此那得不怕。大凡這人的良心。是生死滅不了的。就想起生前那些事來。今日如何瞞得過。那蔡太師的力量。翟雲峯的親情。沒處用得着。想了一想。有件好事折算。那城

南永福寺也曾捨五十兩布施。常在北極廟做了幾遭道場。有吳道官申過表文可查。或者還救得些。尋思不了。只見那城門口乞丐俱是餓鬼。百十成羣。披髮流血。好不怕人。忽然一人領着許多鬼上來。將西門慶揪住。打的打。撏的撏。一個破直裰扯得稀爛。你道是誰。原來是武大郎。不是三寸丁了。長得高大許些。揪着要命不放。鬼使問其原由。大郎哭訴一遍。鬼使又把銅鞭亂打。西門慶❶疼痛難堪。滿身刑具。如何捱得。比及將到東嶽衙門首。那宋惠蓮。❷花子虛。苗員外。受害的一班死人。都在眼前索命索債。那裡遮擋。鬼使分開衆人。先到一司。下了批文。打發鬼使去了。將一干罪人寄監。纔申文報文書房。呈上候旨。十三省各有司官。與陽世刑部一樣。那日批在山東司查罪。西門慶跪在堂前。早有判官呈上。據清河縣城隍土地竈神日夜遊巡報案。西門慶積惡甚多。淫奢過分。原壽六十歲。因罪減算三紀。法應絕嗣。有施捨一事。給

此語不差

一子爲僧。再傳則絕。司府看過。鬼使遞與西門慶細看一遍。閉口無言。只是叩頭哀告。說。小人生前無知犯法。略有一二。不敢欺天。但生前仗義疏財。世上惡人。也還有甚於西門慶的。老爺慈悲超憐。只是磕頭。只見司官與判官說了兩句。就拿出一架天平。兩個銅盤。一個黑的。一個紅的。其法馬也是兩樣。將西門慶作過惡册放在一頭。善册放在一頭。那惡册重有千斤。善册輕無二兩。把個天平架子墜倒在地。司官大怒。即喝鬼使捆翻。以銅箍腦。兩目努出。口鼻血流。要打入死囚牢去。那判官又禀兩句。說。犯鬼初到。還使他蒿里山過了堂。以待寃頭對審。方可行刑。司官喝令住刑。那腦箍不解自落。有這等奇事。西門慶依舊戴上長枷。鬼使領入一山。漫漫黃沙衰草。也是一座衙門。衆鬼越多了。都是些白衣重孝。往來哭聲不絕。原來地藏菩薩慈悲。這初死鬼魂。許他來蒿里山領他本家漿水。有一座望鄉臺。衆鬼登臺。各各望他妻子一面。

從此就永辭骨肉。隔絶陰陽了。這是上帝好生。念衆生恩愛俗情。使他有此一番遙望的散場。知道俗情是假。好轉生改過。那知這衆生不醒。古詩爲證。

望望復如何。心與物俱往。主人已離舍。客氣日侵長。門戶生荆棘。白日遊魍魎。精神斲喪盡。靈府誰資養。經營百年内。於何成伎倆。年年春又冬。日日朝又夕。漂泊旅中人。能作幾時客。堂堂七尺軀。臨去無寸宅。青史數行字。荒郊一片石。人間竟無賴。地下終何益。

單表這西門慶。也隨着衆人上得望鄉臺來。各人望的是各人的家。各人哭的是各人的淚。那西門慶把淚眼揩開。往西南一望。是清河縣地方。那一時。潘金蓮陳經濟還在靈前守孝。不曾死哩。但見。

暗暗塵寰。茫茫烟霧。城郭遠開如淡墨。人烟細小似白描。半

直佛說法

絕倒

照應

眞半幻。蜃市影裡樓臺。乍聚乍無。鏡花光中妻妾。堂上往來多弔客。門前樹立大旛竿。庭堂如昨日。一家盡換白衣冠。蓋覆是何人。七日不嘗黃米飯。門客稀疏。應二哥不來哭我。寵姬冷淡。潘六兒又續新人。翡翠軒乾壞茉莉花。提刑衙誰署千户印。

那西門慶看得分明。只不見月娘在何處。原來分娩孝哥。坐月不出。西門慶貪心不改。見那金銀財寶燒在門前。不能夠取來使用。等我再看。纔待開眼。只見一片火光。照望鄉臺上燒來。黑氣迷漫。全不見影。眞好怪事。西門慶哭下臺來。又悲又想。因作哭山坡羊一曲傳笑。

世人世人。休學我西門慶的模樣。銅斗家私。一霎時間全然了帳。潘六兒。李嬌兒。孟玉樓。那裡去了。小春梅的琵琶。小玉簫的絲絃。那裡供唱。胡僧藥也是俺要強。連吃了三丸。委實

照應

難當。王六兒的後庭纔然罷手。追命鬼的金蓮纔把俺的命喪。想着俺翡翠軒葡萄架。何等頑耍來也。風流了一世。弄得這等悽惶。閻王。想煞我了。我情願吃兩碗迷魂茶湯。閻王。饒了我罷麼。情願領着這些婆娘們當行。

西門慶哭罷唱畢。衆鬼又哭又笑。下得臺來。衆鬼各有使者押去。候過堂審錄。不題。却說這武大郎從服毒身死。一到陰司。在枉死城毒蠱司收魂之後。到今一十六年。未曾托生。因在酆都告了西門慶一狀。是毒命謀妻事。批在宗靈宮司查報。查得武大郎前世與潘氏原係夥計二人。武大姓朱名國財。潘氏姓李名堅。俱山西人。二人在汴梁販氈貨。每人各得利息二百餘兩。李堅偶感疾疫。七日不汗。這朱國財動了個奸心。要藥死他。圖他利息。取了一帖藥來。加上大附子一兩。那李堅病得不省人事。這朱國財煎得滚熱。騎在李堅身上灌下去。使綿被蒙了他

照應前本

頭。不得出氣。須臾七竅流血而死。後來陰司對審。把朱國財受油鐺火鏉之刑。托生一男。往陽穀縣武家爲子。因他凶悍。不與他全形。李堅變作女身。投胎潘氏。當有夫婦不和毒藥之報。因此查得明白。武大也就無詞了。只有西門慶是貪淫謀殺。不係宿寃。如何不報。那日知西門慶將死。與花子虛二人。躲在王六兒住的牛皮巷口橋底下。要拿下他馬來。被本縣土地攔住。以此送他到金蓮房裡去宿。知他貪淫。暗將胡僧藥。借金蓮的手。三四丸俱送在腹裡吃了。以報毒藥之恨。寃魂纔住。身死纔去。可見寃寃相報。不差分毫的。那日從城門首遇見西門慶。打了一頓。就去東嶽府前寫了一狀。上寫道。

告狀鬼武大。原籍山東清河縣民。告爲姦妻毒殺事。武妻潘氏。與土惡西門慶有姦。於某年月日有鄆哥報信。往捉。被慶踢傷幾死。乘機同王婆用藥毒殺身亡。本坊土地竈神鄆哥

大官銜

等證。慶惡恃財。將弟武松賄徒。生死含寃。屢告存案。今慶命終。合行對審。償寃誅惡。上告。

被告　西門慶　潘氏　王婆

證人　鄆哥　本宅竈神　當坊土地

武大寫狀。正要候酆都放告日期纔遞。恰好有花子虛。苗員外。宋惠蓮。一干人俱合攏來。在衙門前。有一個汪生員停了貢。因氣而死。在那裡有個招牌。上寫麋生考中官書。這些寫狀的往來不絕。花子虛的狀是姦殺盜財事。苗員外是受賄縱仇事。宋惠蓮是淫覇殺命事。又有一人騎着大馬。武將打扮。後面鎖着一婦人。約五十年紀。也來寫狀告西門慶。竟進衙門去了。細問旁人。纔知是王招宣。鎖的就是林太太。還有窮鬼甚多。或是放債坑家。官刑害命。約有百餘。那餓鬼中也有好漢。俱在旁不平。指拳相助的。正在吵鬧中間。忽見一起官員。領着人馬過來。這

些人閃開條路在旁立。但見十數對金甲紅纓。馬上各持旗旛瓔珞。鈇鉞弓矢。約有三四十隊過去了。就是步下兵卒。皆藍面紅髮。獠牙巨目。各執銅鞭鐵鎖。有二十餘隊過去了。又是文官吏卒。皆幞頭皂服。懷抱册籍二十餘員。各安隊伍過去了。又是步下兵卒。擡黑漆扛箱二十餘扛。走得熱汗雨淋。脚奔如飛過去了。纔是四對紅紗燈籠。各焚檀速。一路香烟。又是笙簫細樂。美女仙童。眞是人聲悄寂。不動微塵。一頂黃羅傘下。白玉輦中。罩定一個執圭垂旒的一尊神道。左右棒劍扇。不知多少。正是莊嚴端正陰天子。總管輪迴嶽帝君。後面跟的兵將。不計其數。輀輦未到。只見先騎馬的武將從衙門出來。問了聲前站馬上金甲大將。纔知是東嶽天齊聖帝。那人道。此處有狀。還不聲寃。等到幾時。只見這花子盧一干原告。等得將到跟前。一齊喊起。說道。寃屈。頭頂狀詞。跪在路旁。東嶽帝略一回頭。早有馬上肩背黃旗的靈官收去了。人馬過

畢。纔知是上界玉帝天尊。召五嶽帝君會議宋朝劫運。這些扛箱册籍。乃是山東河北並天下在劫中的人名。一去三日纔回來。這些人見接了狀去。就和陽世間告准了御狀的一樣。歡歡喜喜。俱各候旨。不題。❸不知西門慶終來罪案如何收結。正是。清河縣中。少❹了個縱慾貪財的奸狡漢。酆都獄裡。添了個捱刑受罪的惡魔星。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西門慶」原作「門慶」，據文義加一「西」字，下文或同，不贅。

❷「宋惠蓮」原作「宋惠連」，據《金瓶梅詞話》改，下同。

❸「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❹「少」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五回　奈河橋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傳情

華嚴經梵行品。

一切諸國土。皆隨業力生。汝等應觀察。轉變相如是。染汙諸衆生。業惑纏可怖。彼心令利海。一切成染汙。若有清淨心。修諸福德行。

感應篇中說人惡念萬種。不能細說。開口只講得個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只此四句。便包得下文全章爲惡條目。惡人隨

他弑逆淫貪。大事小事。俱是他心上來的。只不信道理一句便了。畢竟有行惡之才。爲惡之膽。這以惡爲能。說透他一生禍根。看那古來大惡。那個不是聰明人。不是下得手的人。所以只一個忍字。便是惡鬼。一個不忍之心。便可成佛。那得死後有這許多的寃業。却說西門慶在陰司未曾定罪。一日。同鬼使行到奈河岸邊。也要東嶽宮前打聽官司。這奈河是北方幽冥大海內流出一股惡水。遶着東嶽府前大道。凡人俱從此過。只有三座橋。一座金橋。是佛道聖道仙道往來的。一座銀橋。是善人孝子忠臣義士節婦貞夫往來的。又有一座銅橋。是平等好人。或有官聲。或有鄉評。積德不醇全。輪廻不墮大罪。或托生富家。轉生官爵。或女化男身。功過相準的。纔許走這橋。各有分別。這橋神出鬼沒。該上金橋的。一到河邊。金橋出現。即有童子引導。不該上橋的。並不見橋。只是茫茫黑水。滾滾紅波。臭熱濁腥。或如冰冷。或如火燒。就各人業因。各有

深淺。也有淹到脖項的。到中腰的。到脚面的。那些毒蛇妖蟒伸頭張口。任他咬肉咂血。那裡去廻避。當日西門慶到此。一望無邊。那得有橋過去。立在岸邊。且看這些鬼如何過去。我平生精細。今日好歹尋個淺處。正無奈間。只見一個人走來抱住道。大官人幾時來。我小弟失迎了。西門慶一看。但見。

黄葛帽半新半舊。白布衫有破有全。一雙草履帶麻繩。幾個銅錢裝縷帶。閒漢出身。全仗着生前油嘴。淒涼兩世。餓不斷死後窮筋。㦃㦃生氣猶存。嘻嘻笑容如舊。

你道是誰。原來是常時節。與西門慶窮時拜交十兄弟之數。雖是窮光棍。一生老實無用。只有人騙他的。不會騙人。因此西門慶家也不多去。後來窮極了。虧應伯爵說着。西門慶曾周濟他五十兩銀子。這是西門慶的好處。前年常時節死了。西門慶又助他一口棺木。所以今日遇見

着眼

西門慶。親熱不同。這是人情。即是報應。常時節一把拉住西門慶和鬼使。在路旁一個小小酒店坐下。解下搭❶膊。內有二百餘文小鵝眼錢。即與孟婆。叫打兩角酒來。細問西門慶過世原因。說了一遍。眼中流淚。說道。眼下奈河難過。且休說官司纏帳。不知幾年纔審結。問甚麼罪哩。常時節笑道。這河是小事。哥只管放心吃酒。酒畢。又是米湯一碗。西門慶甚覺充饑。常時節說。小弟因平生口直心快。是個閒漢。沒人告我。因我識幾個字。記出人名來。閻王就差我隨着判官查河。這早晚有官差小船。我尋個法。帶過河去罷。西門慶聽罷。滿心歡喜。忽見上流頭一個人背着個黃包袱。像下文書的。常時節把手一招。那船就到岸邊了。伏耳說了幾句。那人揚長而去。常時節四下一望。忙叫西門慶下船伏在艙內。常時節與鬼使搖櫓而過。棹歌曰。

今日流來明日流。　奈河流到幾時休。

請
恭

不信但看船邊水。　過得河來不回頭。

原來鬼使過河。也不敢登這三座橋。只有一隻三艙小舟。往來下文書。常時節因與西門慶有此善緣。該得其報。因此平平而過。若無此點善報。河神巡察。風浪大起。也是行不得的。西門慶過了奈河。纔待上岸謝。原來是無底的船。又看那常時節。只見變作怪形鬼面。手執鋼叉。照西門慶搠來。諕得西門慶與鬼使順河而走。不敢回頭。找大路走了。看官聽說。原來孟婆酒飯就是迷魂湯。吃了骨肉當面昏迷。何況這一點情緣。緣盡變爲路人。正是那陰陽善化處。不在話下。且說那潘金蓮。從武松殺死。歸了枉死城投繯司收魂。不得托生。色心不死。每日與王婆鬬牌。與小鬼要嘴。雖有鬼使日夜監巡。就如陽間坐倉婦人一般。到底無恥。和人嘲惹。那日忽見有一男鬼。渾身是血。披髮遮胸。送往殺命司去。由他司前過。金蓮細看道。怎麼像陳姐夫的模樣。趕上問他。只不做聲。

也說是清河縣解來的。金蓮心中疑貳。又住不上兩個月。又見個女鬼。甚是標致。上下無甚衣服。裹着個紅綾抹胸兒。下面用床破被遮了身體。走來也不帶繩索。遠遠望見金蓮。上前抱頭痛哭。你道是誰。但見。

懨懨春病。似秋霜打敗玉芙蓉。細細楚腰。如夜雨倒垂金線柳。唇嘴兒蠟黃。玉牙不啓櫻桃顆。眼皮兒淡綠。秋月初彎翠黛稍。繫春心。束腰繡帕。半露酥胸。散芳魂。帶血紅綃。猶存香露。洛水佳人濯浪出。巫山神女帶雲歸。

金蓮細看。不是別人。原是我嬌滴滴。親熱熱。同心同意。同眠同坐的春梅姐姐。你在那裡來。咱娘兒今日這裡相逢。於是兩人大哭一會。哭得獄中鬼使酸心。空外遊神落淚。哭畢。說道。怎麼得咱娘們。在一個司裡也罷。春梅道。我來了這幾日。還沒有下落哩。着人去清河縣查我的事去了。金蓮問道。你是甚麼病死的。來就一點衣裳也沒穿迭。春梅略笑

絕倒

詼諧中有至理

了一笑。又嗚的哭了。原來春梅因貪淫好洩。死在姦夫身上。一洩而亡。男子謂之脫陽。女子謂之失陰。細查枉死城中。再找不出這個司來。又不是陽壽該終。有鬼使拘喚。因此遊魂全無着落。看官聽說。這天下男女多是縱慾喪命的。如枉死城有這個司。也沒處盛這些衆生了。只有毒死殺死縊死打死。再沒有脅死的個衙門。只爲春梅死得快活。做鬼也風流不改。那金蓮日久人熟。央及提牢鬼卒。就把春梅收下。和他一個鋪睡。好不親熱。大凡衆生習性難除。生前貪財好色。死後到底不改。也有做厲鬼色鬼的。也有轉生貪淫更甚的。所以郗后變蟒。貪僧夢蛇。總是夙根。今日金蓮春梅湊成一塊。如何肯罷。那春梅說起陳經濟因來守備府認了親。後被李安張勝殺死一事。纔知道經濟在枉死城。是一個衙門。細問獄卒。知是殺命司。就恨不得鬼門關上酬鸞鳳。蒿里山前續雨雲。有詩曰。

在天願爲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絶期。

如今說死鬼偷情。人決不信。定說是做書的笑話。人的皮肉已無。就有此心。那裡動手。不曾看那佛經。說這天人配合。以目交而成。還生男女。總是情根一動。不在身子有無。就和人做夢交媾一般。不見實事。美而夢遺。同是一理。這是有情無質的。還有人夫婦不投。勉強行事。陽物不舉。豈不是有質無情的。就此想來。有此情不論生死。古來離魂幽會。定是有的。却說金蓮那日央及獄卒道。殺命司我有個兄弟姓陳。替我問問。不消一日。見陳經濟在司前賭錢。是山東語音。就問着了。回了金蓮。他就哥長哥短。哄得個獄鬼隨手轉。那日取出半幅羅裙。剪成兩段。寫詩一首。寄與經濟。

樓上鴛鴦曾並宿。　枝頭蝴蝶各分飛。

好照應

那知三美黃泉路。死別生離一處歸。

下寫難妾潘氏龐氏灑淚書。送與春梅看了。春梅道。娘這羅是那裡的。金蓮笑道。姐姐你忘了。這是我初死了。你在我墳上燒的。你就不記得了。央及獄卒。拜了又拜。千叮萬謝。托他送去。那獄卒是個二搭六變的。也就笑着去了。原來這枉死城大有五百餘里。各司甚多。其神不一。又有牛頭馬面守把各門。如何出得來。若是同一司。還相見得。獄卒到殺命司。見十三省司官。各省一條大街。知經濟在那一個房裡。正自徬徨。卽有獄卒來問。這獄卒說。是探親的。也就過去了。却好經濟出來取刀瘡藥。撞見他。悄悄捏了一把。拉到無人處。將情詩遞與他看了。那經濟淫心不改。纔知道有美隔牆窺宋玉。無門擲果寄潘郎。一面借了二百文紙錢。謝了獄卒。尋了筆紙。不知寫了些甚麼在後面。交獄卒去了。不題。却說這武大因告潘金蓮。查係前世該還寃債。於陰律上停擱不究。

心中不甘。又因現告西門慶准了狀。批在宗靈司。來提一干人犯。上枉死城關取潘金蓮王婆去審。他知花子虛先在殺命司門首。等候下關子未到。趕到女倉邊。只見金蓮搽得粉面朱唇。勒着包頭。打扮得緊揪揪的。雖是囚婦。照舊風流。又有一個年小婦人。生得更是齊整。就知道還有舊日風流。生前業帳。恐怕認得他。使花子虛悄悄進去。只當探親。金蓮如何知道。只見一個獄卒。吃得醉醺醺的。進倉來。門首掉下一塊白羅。上有墨跡。子虛拾起。藏在袖中。出去送與武大。取開看時。原來是一幅詩詞。武大不識字。花子虛是久嫖的子弟。講了一遍。說。這個東西。出首告他個犯法賣姦。罪亂天條。不怕他不打入刀山地獄。也不等關文。二人喜喜歡歡回東嶽前寫首狀去了。這一去。未知金蓮三人罪犯如何。有分教。無頭情鬼。空害了一場黑暗相思。薄倖寃家。又添上了幾層風流地獄。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搭」原作「搭」，據務本堂本改，下同。

續金瓶梅後集卷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戒導品

第六回　沈富翁結貴埋金　袁指揮失魂救女

詩曰。

福有因緣禍有門。甘同枝葉苦同根。
果隨瓜豆人人種。水滴堂簷點點痕。
慳父必然生蕩子。棘叢安得產蘭孫。
百年寃鬼來尋債。隔世還追地下魂。

單表這感應篇有危人自安。減人自益。耗人貨財。離人骨肉。苟富而驕。

苟免無恥。強取強求。好侵好奪。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雜眞。採取姦利。以上數語。專說貪人重財取利。損人益己的惡。這財物是衆生的外命。那個是不食烟火的神仙。難道就該俱捨了。這父母妻子如何養贍。國家錢糧如何納辦。孔聖人還說生財食貨。何況這衆生小民。天地間士農工商各有養生道理。原是不消害人的。即如種田出力。做官享俸。做生意取那江湖之利。做匠役得那血力之財。原不消去害人。受此勤苦。再能惜福儉用。豈有個不足的。只爲人一點貪心。定要取別人的肉貼在自己臉上。那天地鬼神豈有容他的。或身受奇禍。自然生下敗子。破散他的財物。此是盈虛的道理。人不肯信。如今單表汴京城裡出了一個大財主。姓沈名越。綽號超寰。他父親是錦衣衛番役出身。專好在京拿人訛頭。通大線索。後來死了。生下沈超寰更是乖巧。頂着父親差使。六部九卿內宮廠衛。二十四座衙門走得爛熟。先在童貫京營裡吃

一分守備錢糧。後來和高俅蔡京這五個大權臣宅裡大管家。結了親。拜成兄弟。就大弄起來。又認了林靈素做乾爹。拜李師師爲義弟。不止外京。連司理太監提督三宮的老公們。沒一個不通氣的。因此京師起他一個混名。叫做黃表沈三。因他專騙大錢。幾千幾百兩不還人家。只買一張黃表。寫張誓狀燒了。再不還了。或是人該他的錢。還了幾百幾千兩。又賴人重還。也寫一張黃表。和人神前賭誓。又沒良心。又有錢有勢。誰不怕他。所以綽號黃表。家在舊綿花小巷居住。後來駙馬街買了宅子。蓋得一池水一般樓閣亭臺。花園書房。俱照內裡款式。又有一般能吹能彈的小娘。纔嫖得熟❶了。收在家裡。或是良家私窩。看上眼。就假裝放帳。不消半年。滾算了來。城裡當鋪鹽店香蠟店紬緞店。何止三二十處。夥計有一二百人。也就是個現世的石崇。出名的猗頓。他一生得利的是放三樣錢。第一放官例錢。選得新官取京帳的。俱是六折。每

六兩算十兩。每月十五分利。不消一年。只六十兩。連本就該三百兩。又不知是一樣甚麼天平。放銀時一兩少二錢。還銀時一兩多三錢。又好灌鉛蓋頂。火逼白銅造的假銀色。誰敢去換。第二放巢窩科子錢。那京城樂戶行首。何止一二千家。揀有好小娘的。與他三百五百兩。比官例帳又重二分。俱是按月去討。每月也取着三二千利錢。一月不到。利滾作本。常常把一家行戶全准了。整年不夠還他利錢的。第三是放響馬錢。拿着強盜響馬。有用錢買命的。他全管上下使費。救出命來。每一百兩就算一千。強盜靠他救命。每月來納進奉。誰敢少他一分。手下賊頭。何止千餘。所以奇珍異寶般般有。堆玉積金事事強。只少了一件。年過六十無子。生一個就死一個。也有懷孕的。到老了不見個苗。一屋老婆吃飯罷了。如此大錢。他平生一文不捨。就是人情往來。百錢的也沒有。因這靖康皇帝喜花石綱。他就開了花石店。蘇杭盆景。無般不有。在艮

岳後街上。那時士大夫家家俱尚花石。一盆虎刺。有賣到三百兩。挣錢更多。道君皇帝也常取進去。有好的賞賜三五百兩的。直到金兵過河。還拿着大天平秤人銀子。家下蓋造樓房子不歇工。他小舅子袁指揮。和他對門居住。是世襲鑾儀衛指揮。五十多歲。只有一女。叫做常姐。常抱來沈家頑耍。且是生得眉清目秀。一個小小口兒。乖巧伶俐得當不得。又會哄人。沈家沒個孩子。常是姑娘長。姑娘短。哄得沈三家一群婦人看如寶貝一般。常是過來頑耍。一二日不肯放回去。年長十歲。又好個苗條身子。就學念曲識字兒。見了骨牌。一見就會。又早纏得一點點小脚兒。梳着個小小假髻兒。就是個小牙人兒一般。沒人不愛。後來兩下親戚走得熟了。因沈三家無子。衆婦人就講把常姐過繼了來。養着頑耍做伴。袁家娘子不肯。只許兩下走着。都叫爹娘。那常姐又會哄人。娘長娘短。叫得沈家老婆比親生的還稀罕他。衣裳金珠墜子。常常的

送來不絕。後至金兵亂了。沈超寰算計這金銀寶貝儘自不少。那裡去藏去。就在那住樓群樓。花洞冰窖之下。穿井有十餘處。把金銀打做大磚。用漆漆了。一層層垛起。約有二丈餘深。使土培平。鋪上磚石。偌大一個宅院。那裡去找。却暗暗記了。不題。看官。你道這個藏法妙不妙。正是。人心如此如此。天意未然未然。

百歲光陰苦不多。勞心多算欲如何。
充饑不過三餐飯。覆體能穿幾疋羅。
金玉滿堂憂盜積。田園千頃苦催科。
夜來脱襪辭家去。一個銅錢帶得麼。

且不說沈越藏金癡愚可笑。且表這袁指揮家女兒常姐。那日從沈家過了二日。頭痛腦悶。赤眼紅腮。只是要睡。心焦常哭。二日全不飲食。忽然夜間和他母親睡在床上。只見他忽然大叫一聲。跳起來。兩眼圓睜。

史記筆法

細參

說。這家事不是我轉盜與人。你許下謝他的。就是嫁了人家。也是沒奈何。誰見我接他過牆來先姦後娶的話。說畢。又大叫一聲。滿地打滾。一似有人打的一般。身上一塊青。一塊紅。哭了一會。就沒了氣。只是心窩裡亂跳。諕得袁指揮夫妻半夜點燈。叫着常姐。只不答應。兩個小眼。閉得緊緊的。臉似金人一般。兩口兒哭得沒法了。半夜裡去叫前門上師婆老劉來看。說是中惡。拿符水桃枝。香紙銀錢。剪個紙人兒。用漿水往東方送。說是遇見鬼了。守到天明。只是不醒。慌得對門沈家衆婦人們。一群都跑過來圍着。哭我的嬌兒心肝。亂成一塊。拿薑茶涼水。往小口裡灌。那常姐那裡得醒。只是大家抱的抱。哭的哭。把他常穿的一件大紅紗縐小衫兒。紫花白綾比甲兒。豆黃紫花小裙兒。替他穿上。又把一雙金嵌寶石小白果墜兒。給他戴在小耳朵上。忙忙把個假油髻兒。紅繩兒紮在小小髮弁上。插上兩朵珠花。換上一雙小小紅鞋。停在房裡

心原不死

小床上。大家圍着痛哭。那沈❷越過來看了一陣。也自心酸。叫人去看杉木去了。又叫黃醫官取抱龍丸去。大家忙亂。不題。

愛鎖情根骨肉緣。 彭殤生死亦同然。
改頭換面知誰是。 空使爺娘淚眼穿。

衆人哭了一會。見袁指揮娘子碰在地下。哭得昏迷。勸個不住。沈家第五個妾。妓者出身。極是伶俐的。道。我看這孩子不像短命的。沒病沒災。怎麼就死了。用手去摸他心口。不住的亂跳。忙道。妗娘休哭。這孩子還不死。都慌哭怎的。大家住了哭。都來摸他。可不還熱熱的。心裡一動一動。只是口裡沒氣。說不及。黃醫官到了。沈超寰袁指揮進來說。婦人且躲開。黃醫官看脉用藥。那黃醫官是御前有名的老醫。極知脉理的。問道。姑娘今年十一歲了。脉還不全。只用一指先擱右手尺脉上。又看了關寸二部。住一會。又取左手心脉肝脉。三部俱看完。笑道。姑娘不死。非

三日。即五日七日。可以還魂。此是業鬼追寃。前生的罪犯了個閻王關。不消用藥。且把這抱龍丸用薑湯灌下。養他的元神罷。這房裡燒香念經。方可懺悔。等三五日。心口裡漸溫。就好了。說畢。黃醫官要別。沈越請到對門。待了一盞空茶。倒是袁指揮過意不去。封上二兩書儀去謝了。這婦人們守着姑娘。不敢哭了。將藥灌下去。牙關緊閉。又流出來了。不住手去摸常姐心窩。果然溫暖。只不見有氣。這婦人們守着。不題。却說這場因果。你道這個女兒是誰。

他也曾倚門賣俏。隔牆花影引情郎。他也曾待月迎姦。半夜星前排色陣。夢短的鴛鴦。前世裡因緣。未能諧老。轉生的芍藥。初春時花蕊。又被摧殘。一靈不返。正在東嶽案旁邊。兩世相尋。還似西門房院裡。舊債未還新債起。前寃又惹後寃來。

原來常姐就是李瓶兒托生的。那年西門慶來京朝覲時。就托了夢在

袁家尋房住下了。至今生長十一歲。西門慶死後。花子虛告狀。拘他對審。纔知是偷托生在東京袁家。一路鬼使尋來。把陽魂捉去。昏迷不醒。却說李瓶兒被鬼使夢中牽去。到了東嶽門前。還是當初死的模樣。面容兒黃瘦。細弱堪憐。嬌容如畫。見了花子虛西門慶一干人在衙門前。想起前情。不敢啼哭。不一時。叫到一個官府案前跪下。花子虛把那上牆喚貓。踏梯過院通姦的事。說了一遍。又說他陷在官司。被西門慶坑騙多金。致病身死。又將金珠錦緞。蘇木胡椒。一百八顆西洋大珠。螺甸大床。盡被西門慶盜去。約値萬金。晝夜姦淫。並兩個丫鬟姦了娶去。一一說個詳細。只見花太監跪在旁邊。哭哭啼啼。訴傾家姦盜之害。西門慶無詞。司神大怒。先把西門慶箍腦夾腿。發上碓舂地獄去了。後查瓶兒與花子虛本命生辰因何不合。以致盜財通私。判官將簿上來一看。纔知子虛命坐耗宮。原該赤貧。不應有妻財之福。又因花太監家財。係

看官着眼

盜取官物。不合成家傳後。那花子虛又沒有得横財的命。天遣耗星以破其家。李瓶兒原無大罪。不合私通西門慶成姦。只問了個杖罪。重鞭一百。釋放回陽。該失身娼籍。自縊而終。也是個絞罪。花子虛該托生在鄭千戶家爲子。使瓶兒日後塡帳。俱在後日報應。不題。却說袁指揮一家守着女兒。到了三日。全然不醒。待說死了。又心口溫溫。時常跳動。買個杉木匣。漆得光光的。不忍盛殮。就有那王師婆。李師婆。張姑子。劉姑子。日夜來看。這家說該跳神。那家說該拜懺。袁指揮只這一個女兒。如何捨得。只得上黃華寺請了六個尼姑。住房中間安下壇場。拜梁王懺。婦女一家隨着跪拜。直拜了到第五日。那常姐如夢如醒。忽然嚶嚶哭了一聲。又沒氣了。原來李瓶兒陰魂被鬼使領着。往火池裡一推。即時甦醒。睜眼一看。全沒有前生的夫婦。只落了現世的爹娘。回頭想想。那記分毫。只像一場大夢。這些婦女見常姐哭了一聲。就拾了個寶貝一

喚醒

般。忙來抱的抱。拍的拍。又哭又喜。和沈家一群老婆。就擠了個滿屋。一時閧動了東京城。說是女孩兒五日還魂。豈不是件異事。纔服黃醫官脉理。常姐活了。不題。那些靖康年間金兵每年犯邊。直入中原。朝廷兵馬錢糧不接。要問官員士民。大商富戶。捐助濟邊銀五十萬。那沈富戶也就東京第一家了。不知將來這沈富戶家藏的金銀。作何結果。只落得。慳貪一世。替他人積了百萬家財。生死眼前。向兒女滴下幾行癡淚。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熟」原作「熱」，據務本堂本改。

❷「沈」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七回　大發放業鬼輪廻　造劫數奸臣伏法

詩曰。

入谷尋源久未逢。空花落盡欲誰從。
憑欄此日看秋水。隔院何人扣暮鐘。
衰壯自憐眞是幻。世緣方覺淡爲濃。
點睛怕洩天人語。敢向長廊學畫龍。

感應篇說邪淫惡有三。曰。見他色美。起心私之。淫欲過度。夜起裸露。邪

貪惡有三。說。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棄法受賄。殺人取財。包貯險心。乘威迫脅。看官聽說。如今人不犯這幾件罪的。有也沒有。今日略一講說。那私人美色。是姦淫良民妻女。第一大惡。王法也是斬罪。陰刑自是倍還。即如淫慾過度。夜起裸露。衆生不知是罪。此俱就自家妻妾上說。夜深縱淫。房中褻狎。無所不至。有夜遊諸神。竈君宅神。當面親見。豈有不痛惡之理。所以王可居夏夜夫婦庭中交媾。爲神所罰。拆散十五年。以報其褻天之罪。或是風雨雷電。忌日元辰。不知忌諱。或產妖男惡女。形體不全。往往有產婦喪命。多係不謹所致。此是淫戒。至於身居大位。勢取民財。或是買免人命。殺人奉上。食了朝廷俸祿。不能爲民。反行酷暴。比盜賊加一等。那有不犯王法。不遭天刑之理。這貪淫病根。如油在麵中。再洗不淨。纔說公道話。不覺自己昏迷。纔罵別人。不知當局更甚。所以刼運相巡。以報積惡。今說這閻羅發放西門慶衆鬼一案。不是杜撰的。

那古書野史上。載着兩件故事。後五代陳隋時。大將韓擒虎仁而有威。行兵二十年。不殺一個平民。臨死時說。我生爲大將。死爲閻羅王。也夠了。又有宋朝宰相寇萊公。有妾蒨桃。隨萊公南遷。有病將死。向萊公說。公前世仙人。妾今緣盡該別。但求葬我杭州天竺寺。公不久也該還本位了。公又問。是何位。妾答曰。地下閻浮提婆王。即閻羅也。公沒三年。果有家將見公儀從甚多。騎一碧騾。如飛北去。家將問馬上靈官。說向泰山交代到任。可見這閻羅王。也是正神推遷。如陽間刑部大理大堂一樣。是有考選陞遷的。那時閻羅。正是宋朝包龍圖相公當位。又是一個鐵面銅肝。在陽世時。晝斷陽。夜斷陰。何況在酆都正位。提調那本朝的罪案。却說西門慶被武大花子虛苗員外一干人告在東嶽。帝君准了。批在酆都大堂閻羅面審。閻君又批曹官分審。查他各司裡年月日彙報册籍。那武大的狀。是陰謀司毒殺司提查。苗員外的狀。是枉法司贓

吏司提查。只有花子虛一案。審過托生去訖。花太監還抱告候審。王招宣還押着林氏定罪。俱不曾結。又有武大出首金蓮春梅陳經濟玩法通姦一案。那些一干犯人俱提來在酆都城衙門前伺候。但見。

一個家戴枷釘杻。瘦伶仃不似人形。一個家披髮蓬頭。舊風流變成鬼面。鐵鎖盤腰幾路。粗似那葡萄架下繫足赤繩。長板扣脖周遭。緊於那淫器包中束陽綾帶。風月情空。佳人慾心灰冷。磨光計拙。浪子色膽冰消。難將黃紙賂閻君。誰敢赤心欺判吏。

原來各司查完簿籍。正在傳審間。忽有一位靈官。手捧黃符。飛奔前來。說道。因西門慶罪惡重大。係嶽帝親准狀詞。速提各司簿籍。一干人犯。閻羅王要親審哩。諕得這鬼使奔忙。判官恐懼。各司曹官領着人犯。俱上大堂下兩邊站立。那西門慶一干人。跪在甬道兩傍。眞好威嚴。二門

真經真律

外左右兩座大油鍋。約有半丈餘高。只見火焰騰騰。油波滾滾。那鍋的口面不知多大。下邊堆滿乾柴。鐵叉挑着還燒哩。進到三門內。左右俱是鐵樹高竿。懸着大鐵槌。不知幾千斤重。離那鐵茶臼。高有數丈。有罪的把鐵竿一落。就骨肉爲泥。那兩廊下。又有鐵秤銅秤。拔舌的尖刀。摘心的利刄。劖鑿錐剔。異樣刑具。人不識的。不計其數。不消說堂殿森嚴。官曹凜肅。上坐着戴冠服衮的鐵面紅鬚。就是閻羅王了。別有一般用刑的惡鬼。俱非人非獸。不止牛頭馬面。纔知這閻羅殿。果然是盡頭的法地。立命的刑天。但見。

七層寶殿。四面廻廊。半明半暗。一天霧氣黑漫漫。無雨無風。

萬古陰雲寒凜凜。本是個慈悲教主。誰能識煩惱菩提。敲皮

剝肉。無非教不肖兒孫。勸善懲奸。總爲全平等世界。洪爐中

點化鐵心人。只得要千鎚百鍊。天平上算均銅法馬。那敢不

六問三推。輪廻六道。好一似賣泥佛的。隨他坐象騎獅。業重三塗。又一似挑影燈的。一任他披毛戴角。地藏佛發願。度不盡地獄寃魂。也只爲衆生多欲。目連僧救母。塡不滿饑腸渴海。原來是習氣難忘。所以善人到此。即爲福地。刀山火鑊化蓮花。奸惡到此。饒有巧心。銅汁火丸皆妙果。但看陽間之大劫。即知陰府之明刑。剉舂碓磨。無非斬絞流刑。阿鼻陰山。即在窮荒大漠。或奇瘡惡疾。定爲掛背鈎胸。或飛禍天災。即是泥犁油釜。自立速報司神。漸覺惡人路窄。今日貪而明日分家。三年現報。大惡盈而小惡滿貫。一網全收。羅刹移在世人前。業鏡不離方寸下。

殿上左懸着一面大鏡。如明月一般。不敢睜眼。右懸着一桿大天平。那盤有婆羅大。不知發放了多少時節。一來一往。也有添上刑具。發下各

司的。也有解了繩索。放出閒散的。也有鼓吹引導。衣冠着由二門出來的。許久纔喚這武大一起進去。那判官在公案傍邊。鋪上原狀。就取當日西門慶調情磨光。某日裁衣。王婆引姦。鄆哥報信。並踢傷毒死的始末。都有本坊土神。日夜遊神。申報城隍文書。月終彙報總册。日時一字不差。就叫西門慶上去。只是磕頭。全不敢言語一聲。閻羅便問。你知罪麼。西門慶上前爬了兩步。說。小人無知犯法。也全受王婆兩下勾引的虧。不是王婆。小人原沒有下毒的心。王婆分辯說。你與了五兩一錠銀子。買了一疋白綾。纔替你做下這事。王爺詳情罷。閻羅大怒。即喚執鞭力士各打一百。打得血流骨折。死而復甦。西門慶還要辯。即有二鬼各執銅巴掌。打去門牙四齒。西門慶纔不敢言語了。即喚潘氏上來。諕得那金蓮。小脚難挪細腰亂顫。平日罵人的巧嘴。淫媚的機心。也不知嚇得那裡去了。戰篤速跪在案前。叩頭無語。閻羅再問。只得從實細說一

遍。與陰簿無差。閻羅大怒。說。此鬼久該打入阿鼻。遍受十八層刑法。因何囚繫。不見呈堂發放。傍有宗靈宮司官。跪倒呈上托生的前案。閻羅看畢。纔知潘氏與武大原係前寃。還他毒殺之報。只有偷姦一案。從減發放。發在姦淫司大熱臭海地獄裡受罪。正待發放。早有武大的首狀。告他在獄引姦。有亂陰律。閻羅拍案而起。二目圓睜。大叱一聲。好似霹靂相似。震得殿堂皆動。口中噴出火來。那金蓮春梅經濟三人。早被青面大鬼鐵叉自背穿透。閻羅即命先下油鍋。煮三個時辰。然後定罪。可憐這兩個紅粉佳人。一個風流浪子。赤條條叉挑當心。直到鍋邊。踏梯上去。抛入那熱騰騰滾油之內。把那雪嫩的皮膚。粉團般的屁股。當日如何受用。那消一碗茶時。在那油鍋裡翻波逐浪。好似金魚戲水一般。一上一下。弄成三堆白骨。倒像個賣油煠果子的。扭成股兒。漂在上面。想是煠得酥麻了。也不知是甚麼滋味。那西門慶在傍看見。眞是骨軟

念佛晚了

妄想又來

陽間此扇甚多

筋痳。癱成了一塊。伏在地下。只是念佛。只有三個時辰。鬼使將鐵笊篱取出。還是人形。只是光骷髏了。西門慶心裡想道。金蓮已死。再要審我。只推在他身上。也沒處對詞了。只見一個判官跪下。領了一柄小小毛扇。將這三人的骨頭。用扇一扇。黑風一陣。吹得白骨仍化人形。轉轉哀號。如刀刺心。不堪疼痛。依舊跪在階前。另聽發落。這西門慶纔知地獄中碎剮分屍。俱是業風吹活。要遍受苦的。比不得陽世間一死了帳。又不知批了些甚麼罪名。把武大一干人犯趕下來。交與原司官領去。再叫苗員外一起。是受賄縱寃事。先叫苗員外上去說了一遍。早有判官將當日船上苗青夥賊殺主。家童抱告。和那苗青用金銀賄買西門慶的始末。俱有淮河水神三元三官申文。與清河縣諸神彙報册籍。一一無差。閻羅叫西門慶。說。你姦淫縱慾。罪大已極。又借官賣法。把一個殺主的賊奴。輕輕放脫。那苗胥一命啣寃未報。奸貪極矣。喝令力鬼即取

銅鑿。鑿去雙目。又將長刀剔去眼睛。扯出二條肉絲。有一尺長。從此西門慶雙目俱盲。遂成瞎鬼。再查苗會致殺原因。只爲平生貪財行商。專用假銀僞貨。斗秤不明。利心太巧。以致殺身。既得現報免究。仍給人身。托生平民去了。苗青先問凌遲。受了陽報。再定陰刑。二獄審完。西門慶一干人犯。仍批各司領去受罪。那花太監王招宣俱批了別司。纔出得二門來。只見來了一起重犯。一千餘人隨着。不比尋常。但見。

陣亡的惡鬼。圍着一個戴剛叉穿蟒服的內臣。馬上的凶神。拴幾個戴幞頭繫玉帶的大老。雖在那陰司束縛。還有些陽間體面。跟幾個穿青衣的僕人。牽幾匹鞴鞍籠的駿馬。生多財寶魂仍富。死有威權鬼尚多。

你道是誰。這就是徽宗朝五個大奸臣。名號五鬼。童貫。蔡京。蔡攸。高俅。楊戩。王黼。因宋朝大劫。奉玉帝勅命。先取五人陽魂。定了罪案。纔受陽

想當然

失體

報。這一時拘到了。投文進去。因係大臣。不比凡鬼。閻羅即起立簷下。一一傳進。鬼使將拘魂索去了。衆官整衣而入。這裡不用拜帖。久已通名了。那五老序陽爵。相次而行。因童貫封王。居首。蔡京父子入過相的。爲次。其餘高楊王黼一齊並行。上至簷下。各行庭參。閻羅還揖已畢。令兩邊侍立聽審。閻羅依舊上座。只見傍立二判各將大簿十餘册捧來細看。有兩個時辰。但見閻羅咬牙切齒。睜目張鬚。把那生鐵臉一變。大罵。誤國神奸。爾輩貪功害國。禍及生民。萬剮不盡。大喝。革去衣巾。也不見有人來剝。只見六人已赤條條。裸體跪在案前了。先問童貫妄開邊功一案。那判官先把陣亡人數。轉在案上。又把奸殺平民報功。一一開載明白。童貫不敢辯。叩頭畫了供狀。又問蔡京諂佞誤國一案。蔡攸傾父奪權一案。高俅王黼楊戩各人俱賣官通賄。佞主蔽賢。案案相同。閻羅問了一遍。蔡京纔要分辯。把業鏡擡來一照。六個賊臣昏夜私謀。欺君

誤國的事。件件圖出眞形。如刻的印板相似。那敢不承。一一俱畫了招。甘伏其辜。不勞動刑。批在泰殺宮。曹官細審定罪。那堂上金鐘一響。後殿仙樂簫管一齊奏起。大門外大砲三聲。早有金童一對。執香爐。分左右。導引閻羅退後後宮去了。那西門慶並童貫兩起重犯。往外飛跑出衙門來。各曹鬼使不比前番。俱各銅枷鐵杻。剝得精光。也不論那男女醜陋。仕宦的體統。俱打入死牢而去。原來這各司擬上罪去。不批駁另審。就如准了京詳的一般。一面托生。一面受罪。把三個魂分做三下裡。還有一世不能完。另轉一世。一獄受了苦。又轉一獄的。就如那遣戍的。審錄的。到一個地方。又發一個地方。過一個衙門。又一個衙門。說明此理。好看後邊報應。不消半月。那西門慶的陰魂。問成泥犁。到第七層地獄。他的陽魂一轉。托生在東京沈越爲子。作失目乞丐。再轉作一內監。割去陽物。三轉作一犬。善終。三案方結。潘金蓮的陰魂。問成刀山第九

層地獄。他陽魂一轉。托生黎家爲女。名喚金桂。終身無配偶。閉陰而死。兩案方結。春梅陰魂。問成屎臭第六層地獄。陽魂托生京北孔家爲女。嫁與宦門爲妾而亡。再轉一女。生醜疾。終身不嫁而死。王婆陰魂變狗。三世入阿鼻獄中。陳經濟變乞丐餓死。一案即結。童貫殺人太多。陰魂問成阿鼻十八層地獄。一世變馬。二世變牛。三世變犬。四世變雞。俱以殺償報。散入化生。不得人道。蔡京父子高俅楊戩王黼等。同奸誤國。陰魂問成餓鬼地獄。三世俱托生陣亡兵卒。罪完方許托生。直到了中元地官之辰。將刑名罪案一樣數十冊。先申了閻羅准了。方申東嶽帝君。又申三台二斗三元五帝上下諸神。那東嶽帝君總彙一冊。申報昊天玉帝天尊。以結衆生寃債。比陽世刑名更是精詳。誰敢有分毫私曲。看官至此。切記衆人去路。

華嚴經第十三卷

隨其所行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質。現性各不同。業性亦如是。亦如田種子。各各不相知。自然種出生。業性亦如是。又如巧幻師。在彼四衢道。示現衆色相。業性亦如是。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生。彼無我非我。業性亦如是。亦如衆鳥類。從㲉而得出。音聲各不同。業性亦如是。譬如胎藏中。諸根悉成就。體相無來處。業性亦如是。又如在地獄。種種諸苦事。彼悉無所從。業性亦如是。譬如轉輪王。成就勝七寶。來處不可得。業性亦如是。又如諸世界。大火所燒然。此火無來處。業性亦如是。

看官細看華嚴經中所傳佛語講的業因。便知業果。今日不過就此指點出各人寃報來。不是妄添口業。却說曹官定罪已畢。申文報了大堂。准下來了。到那日過堂。又將衆鬼陽魂發到回陽司。照依斷案。俱各托

須記該璧謝
的

生而去。把陰魂發到地獄各司。該自第一層受罪到第幾層。或碓舂鐵炙。摘肝拔舌。刀林屎海。死了又活。活了又死。俱哀哭而去。只有西門慶失目拄杖而行。過大堂時。閻羅賞了金磚一個。喜喜歡歡。又一路打探沈家是個員外。還想依舊爲人。這番定要改過修福。不受這鑿目之苦。鬼使將着。又不知路高路低。只見耳邊風響。脚不沾地。黑茫茫忽見一點燈光。被鬼使一推。早不覺落地。哇的一聲。正不知是甚麼去處。只爲。

黑心好色。送條拄杖渡迷津。賊眼貪贓。給個金磚呼主父。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專爲亂
世奴僕說法

續金瓶梅後卷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八回　賊殺賊來安喪命　盜遇盜張一逢屯

詩曰。

反覆人心總似棋。勸君切莫占便宜。
魚因貪餌遇鈎繫。鳥爲啣蟲被網羈。
利伏刀傍多寓殺。錢埋戈側定遭危。
古人造字還垂誡。剖腹藏珠世不知。

這首詩單表昧心之財不可輕受。無義之人不可輕交。也是感應篇中

說那橫取之報。却說吳月娘自那日莊上被盜劫了千兩金銀後。在薛姑子庵住起兩月有餘。薛姑子做道場。窩隱下三衆淫僧。被小玉看破。悄悄說與月娘。恐怕在庵中惹出禍來。自己又是個寡婦。不好聲揚。辭了薛尼回城。只說與吳大舅送殯去了。不題。且說這家人來安與張小橋。合謀假裝強盜。夜間將月娘金銀劫去。來安掘得月娘埋下包袱皮箱等件。俱交付小橋父子。連夜挑去西村家裡藏下。來安夫婦却來裝神做鬼。哭一回。叫一回。月娘已信其實。那知道有這裡勾外連的家賊。行出這樣沒天理的事來。他辭了月娘。也不在莊上住。恐怕人看出手脚來。就搬在張小橋家間壁。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銀。還不肯給他一半。尋思着這些大皮箱。俱鎖的是月娘自己的首飾衣服。金簪釵環。珠子冠子三四頂。連李瓶兒潘金蓮撇的物件。俱在箱子裡。少說也值五七百銀子。那包袱裡是西門慶的官衣。杯盤尺頭。和那貂鼠披風兩三

妄想如見

又一妄想

件。好少東西。慢慢的一件件取出。向當鋪裡典些銀子來。和張小橋合夥。却不是個現成財主。心裡想着。口裡念着。和老婆商議着。在西村尋下三間草房。一口廚房。小小的一個院子。還有一口井。好不方便。過了三日。老婆說。咱那包袱。今黑夜拿了來罷。怕張小橋家婦女們留了咱的針頭線腦。相厚間不好說。怕傷了和氣。來安道。你不知。張小橋原在咱老爹衙門裡。人極是義氣的。我照顧了他這一場富貴。他就十分味心。敢做出這樣事來。俺兩個商議。要做夥計開店。要拜交。你要得緊了。着他說咱小器。倒看低了咱。老婆一聲不言語了。正是。狐鼠同住原非件。鷸蚌相持又有人。却說張小橋父子。那夜得了這股大財。喜之不盡。路上和他大兒張一商議。這宗財眞是天送上門來。又不費手脚。又不露眼目。到家有五更天氣。悄悄叫開門。後園有個埋葫蘿蔔的窖子。使上些草。把金子連匣盛着。用土埋好。又取出兩個大磁瓮。把包袱皮箱

內首飾。弄得亂騰騰。倒了兩缸。俱是明晃晃珠子。金鐲。金首飾。貂襖。蟒緞。全家喜個不了。張小橋的老婆道。你和他來二叔兩個做的。難道不分些給他。咱就藏起來。他也不依。還該留下些給他。省得費嘴。又取了和氣。張一道。好容易的財寶。❶到了咱手裡。再分給別人。犯了事。各人的賊名。誰替咱爺們不成。商議了半日。張小橋留下了一個包袱。是西門慶的冬夏官衣。一套是天藍雲緞員領。擺着虎補。綠緞襯衣。一套是懷素紗員領。沒有補子。月白紗襯衣。又是一件織的玉色緞子飛魚披風。原是何太監送的。又是一件舊潞紬豆黃女襖。紫絲紬女衫。又是對襟銀紅綾比甲。新舊兩件白綾花裙。兩個手帕。一對金裏頭簪子。兩隻銀掠兒。也重三錢多。還要拿幾件。張一攔住道。夠了。各人家的財帛。難道是來安血汗裡挣的。和誰合的夥計。憑契取的銀子。有誰是證佐交付與俺的。他經紀打了牙。自家咽。狗咬尿泡。空歡喜。敢和誰說。他不過

埋伏

西門慶家一個毛奴才。着主子趕出來。又領了外人劫了他家主母的財物。他還敢聲揚出來。先犯了一個大罪的名。纔治得別人。依着我。這幾件衣裳給他。還是便宜了他。他好說便罷。略敢有些閒言閒語。先打他個下馬威。好不好。這亂世裡。哄到沒人處。給他個絕戶計。他一個窮老婆。還不知他漢子怎麼死哩。張小橋道。咱且穩坐釣魚船。看他怎麼着撐篙。幾句倒把張小橋點出殺人心。說動了貪財膽。各自計較。藏在心裡。不題。那一日。張小橋家見來安新搬在緊鄰。買了三斤燒酒。殺了一隻雞。城裡又買些肝肺板腸。一大塊燒肉。替來安暖鍋。請將來小屋炕上坐下。安了一張低桌。兩人上炕。張一來往斟酒。接進菜肉來擺下。張一炕沿上也坐下。大家把門關了商議。張小橋先說道。這銀子還好零使。只這金子不敢這裡賣。不是臨清。就上東京去賣了。這三百兩金。少也要七八換。值二三千銀子。治下貨來。咱就在臨清只開青布店。咱

好妄想

寫生了

兄弟二人。一個上南治貨。一個坐店開張。不消二年。連本三合。這布貨是算出來的。又不零碎。又沒剩貨。來安接過來道。這布行生意好多哩。西門慶家起手。就是生藥鋪和布行起家。這臨清三行生意。布行是上等。不拘有幾千幾萬布來。不消幾日。就發脫了。却是兩京三邊上的大客人湊來總收。各邊關上去賣。還要掙錢哩。說到快活處。燒酒一飲而盡。來安便道。這幾日弄得一個錢又沒有。天又冷了。還待要買幾疋布穿。不知那包袱裡有穿的衣裳沒有。待取來看看。這幾日支鍋盤炕。忙個不了。弄得我這手脚不閒。張小橋聽了。只管吃酒。也不答應。張一又斟上一杯。來安又說道。那包袱裡還有一包散碎銀子。是那日匣子沒盛了的。咱取出來。羅下些米糧。過了年。咱弟兄們好出門做生意。把金子賣了。就不愁窮了。張小橋聽了。又不答應。這來安悶上心來。也有幾分着急。張一又來斟酒。來安一手按住錘子道。酒不吃了。倒是這黑夜

裡沒人看見。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取出看看。大家記個明白。哥還收着。我那窄房窄屋的。也沒處盛他。只這包袱裡有舊衣舊裳。拿出幾件來穿罷。恁弟媳婦還沒有綿襖哩。張小橋見逼得急了。裝做幾分醉。把眼斜斜看着道。你這話通不在行。這個東西是一時間就拿出來的。那一黑夜挑到這裡。我通走得力氣也沒了。倒虧他一個。壓壓背背的擔將來。小家人家。有個人來。那裡去藏躲。惹出事來。不是耍的。各人擔着個死罪身上。你還救不得我哩。指着張一道。虧了他黑夜裡跑(刨)了個五尺多深的窖子。一頓埋了。蒼蠅蚊子敢啣你的一個米粒去不成。我看你忙忙的。只怕人昧了你的。豈有此理。人也要有良心。終不成咱兩個就不做活計了。依着我說。明日請個香紙來。咱弟兄兩人先明一明心。村裡關王廟先設了誓。從今後你我比親兄弟一樣。如有負心的。不得好報。到明日把門關了。只推不在家。咱兩個取開窖子。原說過

的。我只要三分。別的你都拿了去。賢弟你心下何如。說得來安笑了。又吃了幾杯。酒也淨了。各人散去。這來安到家。老婆接着問道。又說了一遍。說明日要取匣子分用。把包袱拿過來的話。夫妻都信了。說張小橋是個好人。大家睡去。不題。到天明。張小橋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風。往城裡張二官人家新開的當鋪去當。只要十兩銀子。推說是個過路的遠客投在他家。托他來當的。原來賁四從西門慶死後。見沒人做主。後來爲陳經濟罵他。來安又偷了他的衣服。月娘惹氣。把來安逐出。也就住得無光。又遇見大亂。搶了本錢。月娘不在城住。逃躲去了。他央着應伯爵說。就投在新起家的張二官人門下。照舊還開當鋪。在東門口裡。認得張小橋。接過皮襖來看了又看。有些眼熟。只想不起來。秤了十兩銀子給他去了。後來細想一會。自己道。倒像西門大官人家那大娘的件披風。怎麼到他手裡。又想。這兵過搶城。誰家的東西沒失了。也就丟下

了。却說次日來安早起。要與張小橋取匣子包袱。過來叫門。沒一個人答應。連張一都出去了。問道他老婆。說是趕集去了。來安坐等一日。至黃昏過來問道。還沒回家。老婆道。他這光景。有些弔躱。這不是咱打的兎兒送上門給他吃。將來這財帛還要費手。來安半信半疑。只說。他不像這樣人。你過去和他老婆再要要包袱。試試他的口氣。這來安老婆穿上布裙。一直走過牆西來問張小橋家。推說討火。坐在炕沿上敍起話來。說道。天冷了。沒有綿襖。那包袱裡還有幾件舊紬絹衣裳。要早些取出來漿洗漿洗。那張小橋老婆是個潑婦。極是不良的。把臉變了道。沒得浪聲浪氣。放屁拉臊。精扯淡的話。誰是你家奴才。收着你的包袱。半夜三更。敲門打戶。恁家漢子來鬧得老娘一夜沒合合眼。領了俺家兒子和漢子去。不知做的是甚麼勾當。還來俺家要包袱。恁的包袱。怎麼到了俺家來。隨和誰說。人也不信有這樣事。氣得個來安老婆把臉

蠟黃了道。嫂子不要這樣說。等他張大爺來家。當面招對。他原說今日來取包袱。我纔來說話。難道這些東西就昧了不成。也要個良心。也要個天理。張小橋老婆接過話來道。要有良心。有天理。就不做這樣事了。說得個老婆進不來。出不去。又不敢高聲爭攘（嚷）怕人聽了。這來安隔牆聽着這邊亂吵。知道說不來。疾忙叫過他老婆去。故意說道。慢慢的講。你這樣小器。俺家弟兄們分的甚麼彼此。俱各不言語了。張小橋父子吃得大醉來家。老婆細細告訴。他要包袱。着我說了一頓。閉口無言的去了。到了次日。來安過來假裝出賢。說。老婆們見小。因取包袱。險不爭起來。大家笑了。張小橋過意不去。說道。包袱是我取出一個來。今夜你先取去用着。等明日閒了。大家開窖子好看東西。賢弟你休娃子氣。你沒處收拾。倒不如我藏得嚴緊。來安也答應道。且放着罷。甚麼大事。到了一更天。張大把包袱捆着。從牆上丟過來。來安夫妻滿心歡

喜。又道。張小橋還是個好人。我說他不肯負了咱這場好心。打開一看。原來是幾件員領。兩三個舊紬絹小襖。幾枝簪子。還不值十數兩銀子。這樣光景。難道就騙了咱這幾千兩銀子去罷。一面說着。一面又想。如今變了臉。他只是一個不認帳。又不敢經官告理。不如還是好哄。哄得到手。各人自己做生意便了。且不言語。到了正月十五。來安買了一個三牲。請了香紙。要和張小橋拜交賭咒。那張小橋等不得一聲。換了一件新青直裰。齊齊整整。進得廟來。上了香紙。各人賭了兩個昧心咒。說。誰要負心。誰先死了。來安小橋兩人平拜了。因小橋大來安五歲。就稱小橋是哥。一口一個賢弟。又叫張大來與來安夫婦磕了頭。從此且不言語。來安見小橋每日買肉買酒。使錢大大的。他却一文也無。幾件官衣。又不敢拿去當。忍氣吞聲。和老婆設了一計道。咱如今只說和他合夥開布店。去臨清買貨。他自然取出金子來賣。那時買下幾百箇布。這

是藏不了的。他敢不分與我。那時節到官也不怕他。強似這金子是開不得口的。夫妻議定。到明日和張小橋說要上臨清賣金買布的話。張小橋順口接話道。賢弟這識見高多哩。我纔服你是條好漢。你終日指望要分這金子。你就計較些。我也不敢取出來。萬一事發。各人性命要緊。如今看個出行日子。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覺。你我腰間各帶一半。打扮成走差模樣。背個黃包袱。說兗州府上臨清下文書的。到臨清置了貨。開起店來。過兩個月。把他娘們雇輛車子。離了清河縣。在臨清住下。誰來問你。此計何如。把來安喜得當不得。說道。我說哥是好人。你弟媳婦他那知道哥這等小心。只說是不給包袱。聒得我耳朵也聾了。今日果然哥的主意極是。忙叫張一借個曆日看了。正月二十八日是出行日期。開市納財。上表章。長行寫着。定於這日起身。來安心喜。正中下懷。不知此去吉凶。有詩爲證。

結義穿窬入綠林。此中安有管鮑金。
同行好作腰纏計。失却頭顱没處尋。

原來這財命二字。是天生已定的。當初有一書生行路。在高崗看見一人撇下一串錢。急急走來要取。只見一條青蛇在亂草伏着。口裡吐鬚。諕得書生跑回。又在高崗上看。明明又是一串錢。心中疑不定。坐在嶺上。看着來往的人俱不見。到天晚。忽有一人走來取去。書生下來問他。果是一千錢。書生嗟嘆而去。又有一家財主。家人偷出一錠元寶。没處去藏。埋在他家陰溝裡。指望雨大通溝。順便取出。那日大雨一夜。明日天晴。家主有六十餘歲。時常拿根拄杖。走來在那陰溝裡不住的亂通。只見放過水去。露出一條白邊來。使拄杖挑開泥土。原是他自家的元寶。也不言語。取回去了。可見各人的財。原是取不去的。如該破財。就是埋在地下。也是要去的。今日這來安和張小橋做賊劫的金子。果起了

着眼

謀殺隱隱在此

說明便無味

家。天理鬼神何在。到了二十八日。來安穿了一件半舊半破青衣。早起過來叫張小橋家門。小橋已是和他兒子張一計較已定。只見他穿着一件烏青舊布坐馬小衣。脚上兩耳麻鞋。笑嘻嘻的迎出來。先關上門。忙迎來安小屋裡去。拿出那匣子。可不原封未動。白的是銀。黃的是金。照得滿屋明晃晃的。向來安道。賢弟你看這些東西。可動你半毫麼。咱如今托妻寄子。還要做大事哩。一面說着。把金子分作兩堆。都是十兩一錠的。每人包起十五錠。放在搭包貼身底下。這張小橋還說收拾得不好。他包作三小包。兩肩窩上帶了兩包。腿上帶了一包。各人背個黃包袱。也不敢帶刀棍。只扮作下文書的公差。各人囑咐了渾家。也不吃飯。喜喜歡歡。上路去了。走了兩日。天氣寒冷。路上吃兩鍾燒酒。又行。原來來安不知這條路是上小河口去的。不是大路。張小橋領着。迤斜往西下去十里多路。一望都是湖泊。沒有人家。來安也有些害怕道。咱不

錯走了路了。我跟着老爹來接按院。那是這個路。小橋說。你不知。這條小路近二十里。又無人走。咱這身上帶着行李。敢走大路。如今響馬土賊極多。這條路安穩些。說不及話。只見前面林子密密層層。一個人探探頭又沒了。又行了半里路。到林子裡只見張小橋坐在石頭上道。我且歇歇。來安也坐住了。那時日色將落。沒人行走。只見林子裡鑽出一個人來。腰帶着刺心刀。手執着齊眉棍。望着來安腦門劈來。來安赤手空拳。大叫。好賊。張小橋怕走了。早一手採住。只見。

棍當腦蓋。迸得血漿直流。刀刺心窩。絞得肝腸稀碎。一個路

着脖項。用黃土塡塞咽喉。一個按着胸脯。使白刃先割首級。

叫不應頭上青天。即是閻羅追命鬼。現放着腰間黃物。這纔

斷送負心奴。綠林深處隱屍骸。青草坡前噴熱血。

這纔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借賊殺賊。鬼神之巧。張小橋怕有人認得。

來安冤魂

怕人

割下頭。來林子後。使刀掘個凹坑。用土埋了。使塊石頭蓋着。然後拖了屍首在深草裡。剝下那條搭膊。十五錠金子。張一帶在腰間。不敢久住。離了小河口林子。父子商議。且不可回家。往那裡去好。張一笑道。你老人家怎麼當差來。這一時就糊塗了。咱有這些行李。父子二人上了臨清。把金子賣了。纔好做生意。難道來安會做買賣。咱父子二人倒不如個奴才了。張小橋喜道。有理。就迤斜找上大路來。天已黄昏。歇了一夜。明日又走。可霎作怪。只見一陣旋風。隨他父子亂滚。一直往北去了。這是臨清河口地方。來往官員客商極多。原來自金兵搶過。路上行商稀少。有一夥土賊起來搶了村坊。和些大營的逃兵做了響馬。約有二三百人。不時截路。那張小橋父子正走。只見前面起了一陣旋風。刮得對面不見。風過後。只見有二三十匹戰馬。盡裹紅巾。胡哨了一聲。就有一枝箭射來。先中了張一左腿。射倒在地。倒是張小橋久走江湖。知是響

馬。就順下一包金子。種在路傍。使脚蹴起土來蓋了。早已人馬到跟前。叫。快丢行李。饒你命去罷。二人跪在地下。說是公差。現有文書。依着馬上大賊。就過去了。步下的土賊。跟着百十桿鎗。趕上來道。這衣裳也是錢。即將二人剝得赤條條。翻出兩大包一搭包。都是金子。忙禀了馬上賊回來。喜個不了。問道。你這金子那裡來的。張小橋說。這是本府兗州太爺送按院爺幹陞的。賊們大喜。叫聲。得財。一陣風去了。這父子二人呆了半晌。拔了箭。赤手空拳。走了幾步。又望馬去遠了。纔取出埋的行李。只落了五錠。輕輕的上腰。父子面面相覷道。好薄命呵。張一道。五十兩金。也還值四百兩多銀子。家裡還有五百兩銀子。這些首飾衣服。也還有二千金。以外的財帛。也夠咱爺們過的了。這不成是咱自家的東西。且回家去商議怎麼哄來安老婆。纔得無事。兩人垂首而行。再回大路。正是。

小路截來大路拋。烏鴉啣肉遇鵰鶚。

如今仕路多如此。總替傍人先上腰。❷

未知這剩的金帛。張小橋如何享用。來安死的人命。日後作何發覺。有分教。黃金索債。連累殺性命四條。白手爭財。撮弄成寃家一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寶」原作「貝」，據務本堂本改。

❷以下五十七字原缺，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九回　來安妻出首賊贓　吳典恩拷逼主母

詩曰。

業薪心火日熬煎。　浪死虛生自古然。
貪性直教金接斗。　名心何日浪回船。
毒蟲射影能爲禍。　惡刺鈎衣到處牽。
但看盈虛知此理。　龐公常欲散家緣。

却說張小橋一路走着。沈吟不語。和張一商議。這回去。來安老婆問道

咱要人。怎麼打發。張一道。這甚麼大緊。如今我和你一路回去。別人也生疑。我且去東昌府李小一家住些時。你自己回家。只說來安和我上東京賣金去了。臨清地面小。賣不開這些金子。等我到東昌府和衆朋友要上兩月。打聽打聽。再作理會。小橋只得依從。到僻靜林子裡。取了一錠金子給張一帶了。又給些散碎銀兩。父子分路。張小橋自回清河縣來。即日捱到天晚。黃昏時悄悄進門。老婆接着問道。張一和他來二叔哩。小橋便說。臨清地方小。通賣不開。又出不上換數。他二人上東京去賣了。我掛着這個差使。眼看有了新官到任。怕革出衙門來。人家笑話。老婆也就不言語了。一夜歇息。不題。却說來安老婆從漢子出去。只是肉跳心驚的。那日夜間做了一夢。見來安渾身是血。哭着說。人害了我命。你還不告狀。等待幾時。就諕了一身冷汗醒了。天明起來。纔待過牆來問信。聽見張小橋說話。諕了一驚。忙過來問來安的信。因說。來安

和張一去東京賣金去了。我爲差使回來。怕誤了點卯。等他們有信來。我還上臨淸去買布。來安老婆也似信似疑的。只得罷了。終是不放心。堦(街)上去討了一卦。是白虎神纏着世應主有孝服。行人血光之災。又因張家老婆常常小爭小嫌的。把他家包袱皮箱不給他。懷怨在心。不是一日。待要和他爭嚷到官。怕來安在京沒有長短。可不是自己先跳下水去纔拉人。待不作聲。或來安被他謀害。得了財去。我還不知道。尋思了有半個月。打聽不出個信來。那日合當有事。來安老婆屋後撒尿。只隔着一堵牆。聽得除(鋤)得土響。一似鐵鍬掘地一般。在牆縫一張。原來張小橋使鍬把地窖子取開。拿出他家皮箱包袱。在那裡盤弄。他老婆在傍算道。那個值多少銀子。也有取出來的。放在地下要去當錢。他老婆道。你也賣了他好幾件。他家老婆日日來吵。等他漢子來。還要和咱打官司。寧可出首。不肯便宜了咱哩。這些時。好不和我合

氣哩。張小橋笑了笑道。着他等着。他漢子只好到那一世裡。托生了來罷。好不好把這淫婦也殺了。掐斷一根線。那來安老婆聽見這幾句言語。顯是實情。纔知道他謀殺了來安。實要昧他的財物。又是疼人。又是疼財。不敢露出一聲來。明日早起來。使包頭裹了頭。怕洩漏風聲。把那二套官衣拿着。使綿單包了。只推去當。那時是原在淸河縣做典史的吳典恩。因亂後沒有縣官管事。他鑽刺在淸河代捕署印。原在西門慶家做夥計。認得來安老婆。他就隨投文進去。說禀賊情事。不敢寫狀。這吳典史叫在公案前。趕了門子下來。他纔細細說了一遍。道。是張小橋哄得來安醉了。裝賊搶了吳月娘的家事。金子三百兩。銀子一千兩。衣服首飾現有八皮箱。四包袱。在他家裡。如今把來安殺了。只分了兩套官衣給小的。還要害小的性命。這些東西。和他老婆現在家埋在後園窖子裡。老爺只拿老婆來拶着就招了。這吳典恩聽了這話。好一似半

天上掉下了幾個大元寶來。怎麼不喜。疾忙傳了番捕弓兵壯丁各役。帶着器械。飛奔出城。吳典史騎馬緊跟。上西村裡來。張小橋和老婆商議着。要當那貂鼠臥兎和那皮襖。怕過了春天不好收拾。正在家坐地。撲了個着。只見鄉約地方領着一群人進來。把張小橋和老婆都上繩。不知是那裡的帳。先帶了村頭上關王廟。見了吳典恩。在馬頭上押着。另使弓兵和地方把他家門封了。一齊回縣。正不知犯的是甚麼罪。一村人都揑了兩把汗。到了縣前。看見來安妻包着些衣裳。望着張小橋兩口。不住殺人賊長賊短罵起來。他纔知道來安老婆來出首做賊的事。把頭低了。一聲沒言語。這吳典史原在西門慶家。和賁四韓道國崔本黃四一班夥計。後來送他在縣裡進刑房做吏書。熬出這個官來。西門慶家財帛豐足。他那件不知道。因此看做一股大財。急急拿了張小橋兩口來。得了活寶一樣。即時升堂。兩邊排下門皀刑具。將小橋兩口

帶上來跪在案前。就問同來安劫財的原由。那張小橋積年的衙棍。那裡肯招。說。是來安夫妻拐出東西。寄放在小的家裡。有兩個包袱是實。因與小的老婆吵鬧。纔拿着他偷的衣裳汙(誣)賴小的。果是和他做賊。他怎肯把贓都放在小的家裡。吳典史說。現有來安老婆活口出首。你還不招。就是一夾棍四十敲。又打了三十板。那張小橋只是不招。大叫冤屈。錚錚的辯話。來安妻跪在傍說道。他老婆夜來開窖子。又埋了一夜。只撈起他來。敢不實說。吳典史喝令撈起來。即一撈一百敲。婦人沒經官法。不由得一五一十從頭實訴。把來安夜間叫他去裝賊。得了一個匣子和包袱皮箱來。現今件件俱有。只當了一個皮襖。吳典史大喜。即叫鬆了刑具。同婦人去取贓。又怕手下人多。失落物件。依前騎馬自押着。逕到張小橋家中。來安妻指着那埋的去處。扒❶開屋後一個窖子。果然鎖着個大皮匣。一切包袱皮箱㕊中物件俱有。吳典恩怕

人多礙眼。不好開看。把一千閒人逐出街上來。叫老婆取鑰匙開了。只見十個大元寶足有五百兩。全不見金子在何處。又取拶子將老婆拶起。原來只剩了四錠金子。沒放在匣裡。用個破氈帽包着。藏在壁眼子裡。使泥墁了。老婆受不得刑。又招了。纔取出來。再拶起來問那二百五十兩金子。百口不招。只說沒有了。吳典史把匣箱使封皮封了。挑着包袱。押着婦人。再回縣來。把張小橋下了死牢。老婆送入女監。來安媳婦招保候審。吳典史退堂。把匣子皮箱包袱內東西打開細看。但見。

赤艷艷黃金四錠。白晃晃元寶五雙。明珠錯落。冠箍嵌滿密周圍。金飾玎璫。釵釧參差光燦爛。又有面前瓔珞。九鳳穿花。翠襯珠垂多寶鈿。胸前擰領。雙龍盤日。貓睛母綠繫金梭。耍孩兒打成金虎。下墜裙鈴。倒垂蓮鑲就玉魚。粧成環珮。銀鼠紫貂猞猁猻❷皮。何羨雉頭裘暖。金珀犀杯奇楠香帶。更比

現報

有理

火浣價高。只此異寶奇珍。不數綾羅繡緞。錦圍金谷三十里。

鶴背揚州十萬錢。

那吳典恩一個窮光棍。做個小官。那曾見這些東西。眞是眼裡出火。口內垂涎。看一會。喜一會。這豈不是天送來的富貴。把賊問明白。申詳報了上。不過十數兩銀子幾件破衣服做了贓。把這廝牢裡回了。沒有對證。這物件不是我小吳的。還有誰哩。心裡又想。還有那二百五十兩金子。難道罷了。又上堂來。提出張小橋。一腦箍。箍得兩目努出二寸高。只是不招。又夾了一夾。打了一百槓子。腿骨已折。只得實說。是上臨清遇響馬劫去了。吳典史那裡肯信。喝道。既然遇賊。這四錠金子因何又在家裡。這分明奸佞不招。又襻上新夾棍。只得招出張一來。拿一錠金上東昌府去了。吳典史始終不信。把夾棍且開了。恐死了沒活口。一面起關文拿張一去。不題。世間無巧不成話。當初西門慶因李瓶兒招了蔣

好波瀾

竹山。曾把他痛打一頓。使光棍草裡蛇領着個破落戶作踐不堪。無面目在縣居住。一向在別州外府。賣藥十年。因這大亂後纔回家。縣門前開個小生藥鋪。和衙門人來往。與吳典史係舊交。常來替他過付小錢。舔他的屁股。這一日。進衙門來給吳典史治楊梅瘡。遇見這西門慶家失盜的事。不覺觸起舊恨。借風吹火。和吳典史說道。西門慶富甲清河。他的財寶還多哩。外邊人說來安和他家人玳安打夥做賊。後因他大老婆吳月娘與玳安有姦。怕審出實情。就不肯報盜。如今把這姦情問出來。他手裡的珠寶金銀。還不知有多少。這賊偷的物。還不夠那零頭哩。說得吳典史大喜。纔知道這個金銀窖子出在這裡。即時出票拘吳月娘玳安。問失主不報盜的情由。那想西門慶舊日提拔他做官的恩義。有詩單咏小人負心。

附勢趨炎自世情。山川瞬息路難平。

荼蘼花好偏藏刺。 鈎吻毒多莫作羹。
門冷自然忘衛霍。 義深何處覓程嬰。
松邊莫種藤蘿樹。 枝老根枯葉自榮。

却說吳月娘從薛姑子庵裡辭了進城。到了破宅子裡。收拾了潘金蓮住那樓底下且住着。還有些爛窗戶。折板凳。叫玳安截了做柴燒。玳安身邊還有帶的幾兩碎銀子沒失了。買了一個半大鍋做飯。又找將吳大妗子來。抱頭哭了一場。商議着替吳大舅出殯。且留大妗子在宅子裡做件。到了十一月。纔買幾件故衣舊被。添上幾件綿衣。又給孝哥做了個藍布綿襖。到底是大人家。破床破瓮。燒的屋上梁檁。還賣好些錢。暫救日前窮困。那日賁四遇見玳安。問大娘的信息。纔知道月娘回家。賁四買了一方豬肉。一副蹄肚。兩隻燒雞。一盤紅棗。又是一瓶黃酒。着他老婆來看哥兒。見了月娘。抱頭哭了一回。好不親熱。纔說起他如今

生動

在張二官人家。進了當鋪。就是到了別家。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和老爹的恩。月娘道。誰似你看常。還來看我。看就夠了。又費錢買東西。又說。在薛姑子庵捨了珠子。如今我吃了長齋。這孩子也怪。從生下來四五歲。天戒的一點葷也不吃。這些東西。就留着你和大妗子吃了去。說着。老馮進來。看着賁四嫂買了禮來。都說他兩口是好人。就和小玉上廚。先篩了酒一磁壺。把雞切了。擺在大妗子賁四嫂面前。纔去煮肉。月娘笑道。又沒個家伙。一把壺還是拾的屋壙子裡的。這幾日纔買了個盆洗臉。說着。叫孝哥。來給你賁四嫂作揖。就捧了一碗棗子。孝哥接着吃了。到了天晚。賁四嫂回去。月娘送出門來。囑咐了又囑咐。你兩口常常來看看這孩子。也是你的情。却說玳安夫婦二人極知好歹。小玉每夜跟着月娘。給孝哥梳頭做鞋。不多出去。玳安沒有事。就在破門樓底下開了個糧食鋪。每日也掙二三升米送進來吃。不覺冬盡春來。到了三月

清明。月娘買紙。和孝哥上墳回來。方纔到家。玳安聽得人說。賊偷了西門老爺家好少東西。二爺起了贓來了。玳安趕上問道。纔知是來安串同張小橋的事。忙忙走進來和月娘說。咱的東西有了。原來如此如此。和月娘述了一遍。又說。咱該遞個領子去領贓去。不論怎麼。咱也得一半。強似沒了。如今代捕的吳典史。又是咱家舊人。看俺爹的舊恩。都領了來也是有的。他那官是那裡的。那年按院爺來咱家吃酒。席上講着。纔准他考滿。換了貫籍。部裡的文書。還是我上京去托蔡閣老家翟大爺部裡領的憑。難道他就忘了。說着。歡歡喜喜的。月娘道。失過的財帛。知道人心怎麼樣。領出少一半來也罷。沒得張揚得人知道。甚麼金子銀子的。倒還惹出事來。一言未盡。只見二門口一個人。探探頭又出去了。玳安出來問道。那人取出一張紙票。硃筆點着。原來是吳氏玳安的名字。諕了一驚。問道。甚麼事。那差人說。那裡知道。只見後堂傳出票來。

立等見去。只怕是叫恁領贓。一句投着玳安心事。往家飛跑。和月娘說去了。月娘道。就領❸贓。也不消我出官。寡婦人家。有名無實。漢子做了一場官。我不去。你自家去回罷。那差人那裡肯依。只在門前吵。住了一回。就吵進院子來。道。玳安。你這奴才。還倚着你家主子。大模大樣的。還是在提刑所做千戶哩。說不及。拿出繩來。把玳安拴了。月娘無奈何。只得眼含雙淚。面帶愁容。換上了個舊包頭。青布褂藍絹裙。隨着公差。往縣前來。見他口裡胡罵。只得取出一千銅錢。折個酒飯。那差人攛在地下。那裡肯受。還要拴鎖月娘。衆人勸着罷了。月娘使老馮和吳大妗子看着孝哥。小玉攙扶着。走到縣前。只見三街兩巷都道西門慶家老婆出來打官司。多少看的。吳典史聽說到了。即便打點升堂。忙叫玳安上去。問這失盜緣由。玳安只得從先說起。來安引着張小橋做賊。小的全不知道一字。吳典史大怒道。你這奴才。與來安張小橋一同上盜。後來

將物瓜分了。與吳氏有姦。纔不敢報盜。不打如何肯招。喝叫着實打。先重責了二十大板。又問他的姦情。玳安哭着道。小的怎麼敢。就打死小的。也沒處說。吳典史要他招承。好詐月娘的銀子。就叫夾起。又是一夾二十敲。那玳安小廝從小沒受官刑。夾得極了。口裡胡說道。我招我招。住了敲。又沒了口詞了。一邊夾着。就叫月娘上去。月娘在臺下跪着。唬得亂戰。已是糊塗了。上堂去跪下。全說不出話來。吳典史問道。滿縣裡都知你與玳安有姦。既然失盜。因何不報官。無私也有弊了。快快實說。我不難爲你。月娘原是正直的人。只道是問賊的事。見他一口咬住。只說有姦。不覺一片烈性如火一般。指着吳典恩道。你就做官罷。我也還認得你。我一個淸門淨戶人家。就不値錢。養着家人。又沒人告俺。你揑作出這話來。要詐我的銀子。有甚麼證見。平白的要屈打成招。也要天理。吳典恩大怒。可憐把月娘一拶二十敲。拶得堂上亂叫亂滾。如何招

承得來。吳典史無奈何。只得寄倉另審。把玳安也送了監裡。這裡纔使人上倉裡問月娘要銀子。講價錢。❹這貪官的手段。如此利害。險不嘆殺了清河縣裡的平民。暢快殺那有寃仇的光棍。不知將來作何結果。

這是。遺金反累貞良婦。餘禍還歸積惡家。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扒」原作「⿰扌穴」，據務本堂本改。

❷「猞猁猻」原作「舍列孫」，據文義改；影抄本作「猞猊孫」。

❸以上四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❹「講價錢」三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十回　夢金磚富翁得子　賜銀瓶孽女歸娼

詩曰。

纔說輪廻似有憑。如同長夜覓孤燈。
潮來潮去仍玄海。花落花開任武陵。
天上妖蟇還蝕月。人間野狐自疑冰。
能忘色相同生滅。因果平看亦小乘。

這因果二字。原爲迷人說法。如大道圓通。生死不二。說甚麼跖壽顏夭。

又進一步

憲貧季富。今日從感應篇入門。先去人貪淫二字。教人知戒。那孔門大賢南宮适說。那羿奡大惡。後來不得其死。禹稷勤苦。子孫俱得了天下。分明是講一段因果。孔夫子全然不答。只指出尚德二字。勸人爲善。不說輪廻。正是那佛法平看。把地獄天堂一筆抹淨。是我儒家的大道。何嘗不信輪廻。今日單表那東京的富室沈越。積了半世家私。埋下幾萬金銀。也無用處。因他慳貪。天教他絕後。機心毒計。富甲王侯。再要十全。也無此理。那日因宋朝金兵內犯。朝廷處處搜括。常恐不保其財。終日憂愁焦悶。他家中有十個有名的美妾。又有房下侍婢三十餘人。俱是江南兩京訪得。能文會唱的。只見各坐空房。不見有孕。忽一日。沈越因人還債。准了個使女。叫名蘭香。胖大粗醜。廚上略會些飲食。京師有半竈之稱。那裡是正經偏房。不知怎麼。老沈看上了。一時動興。不消一月。就定了胎。把個沈越喜得極了。各處對人誇說他家有了好事了。到了

點出西門二字妙

照應

臨月之時。沈越做了一夢。有一個人從西門進來。手持一個金磚。說來還債。沈越平日貪心。見了金磚。兩手抱住不放。那人來奪。沈越又爭着不肯撒手。忽然大叫一聲而醒。天正三更。家人來報說。廚房內蘭香添了一個哥兒。慌忙起來。淨手焚香。向天叩拜道。也是我沈越一生沒傷了天理。因此龍天不絕其後。過了三日。親友知道。都來賀喜。也有送湯米的。送盒子的。送金錢銀錢的。金鎖銀鎖的。沈越有財有勢。到了滿月。送的財寶賀儀。約有千金以外。這沈越喜的是錢。說。這孩子日後就是個掌財的。可霎作怪。雖是生得齊整胖大。兩耳垂肩。只是兩眼不開。不住的流些紅淚。叫醫婆來看。說是胎熱。過到百日。自然好了。沈越也自憑他。覓了兩個奶子。恐怕失奶。因是夢金磚生他。就起名金哥。到了百日。這些親友備禮來賀也擺了三四十席酒。席前抱出金哥。就和打的金娃娃一般。頭戴着金鈴織錦壽字冠兒。織錦大紅襖兒。金蝦蟆頭鞋

兒。胸前金麒麟。背上金鎖。手鐲脚鐲。都是金子裹滿了。那孩子兩眼不睜。一似睡着一般。親友各誇福像不絕。生子之後。遇着金兵大亂。河上紮營。要進五十萬金子。五百萬銀子。纔肯退兵。朝廷內庫不足。派在京城官員一半。富戶一半。那沈越就是一萬兩。直愁得兩眉不展。面帶憂容。在家裡走來走去。那得個方法。通個線索。有道君皇帝一道免帖。就可以無事。再尋不出這個法來。再說這個沈越的對門袁指揮。從那年常姐還魂之後。因沈家拜認了常姐爲女。往來不絕。又過二年。常姐十三歲。出落得苗條。越發風流。姿色十分嬌媚。就像個畫上一幅小小美人圖。又學得識字能文。吟詩度曲。因沈家有江南娶來名妓。都會書畫琴棋。因此常姐見了就會。不消請師。偏是靈巧。沈越家生了子。常常過來逗金哥玩耍。那日清明打鞦韆。接了常姐過來。在後園吊了一架綵繩花板。高樹在綠楊之外。那衆婦人們也有單打的。雙打的。眞如彩鳳

斜飛。雙鸞同跨。打了一會。該常姐上去打。但見。

穿了一件賽榴花滴胭脂的絳色紗衫。却襯着淡柳黃染輕

粉的比甲。繫一條轉鏡面砑雲影的雪光素練。斜映着點翡

翠織細錦的裙拖。身子兒不長不短。恰似步月飛瓊。眉頰兒

不白不紅。疑是凌波洛女。蝶粉初調。未向西鄰窺宋玉。鶯黃

未褪。先來東閣竊韓香。恍疑紅杏出牆來。但恐青鸞隨霧去。

原來這沈家後花園接着御河西岸。一帶都是秦樓楚館。中間畫閣飛

簷。垂楊四遶。長廊有二百餘間。彎彎曲曲一個大院子。門首有兩個內

宦把守。是個甚麼去處。

風流領袖。仕女班頭。瑤池上萼綠。飛下風塵。月窟裡素娥。謫

來凡世。開的是第一個巢窩。蛟龍潛度。接的是第一個子弟。

衮冕時遊。花石盆景。設滿庭臺。簫管歌聲。遙通禁苑。雲近蓬

萊常五色。雪殘鴣鵲亦多時。

這是李師師的樂府。宋道君的外宅。一路紅牆。內通地道。不時聖駕遊幸。天下有名的花魁。誰敢輕見。因沈越財大。又有線索。纔敢在他府西蓋這座花園。那往日御駕遊了艮岳。或是清明。忽然由地道中幸師師府。要看那汴河外士女踏青。人民行樂。正和師師在迎鑾閣飲酒。憑欄直對着這河上沈家花園。也是天假其便。常姐正打鞦韆。眞是身輕如燕舞。腰細似鶯流。一個小小紅粧。打得風飄裙帶。汗濕鮫綃。高高撮在那垂楊枝上。一上一下。正面對着閣上。眞龍看個不足。酒罷。回宮去了。不題。這李師師見此女子。忽然生心。即差得當人去沈家。訪是誰家小姑娘。細細問明。知道袁指揮家只有一女。常在沈家頑耍。昨日打鞦韆的就是他。還怕有些不眞。慣做京媒王婆常在沈家走動。李師師叫將來細問。王婆說起。這女子纔十三歲。生得風流典雅。眞是個美人兒。一

京城裡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又說。這雙陸骨牌。琴棋書畫。沈家三房。下揚州娶得個瘦馬。他常常教他。偏是一見就會。如今家裡學唱清曲哩。喜得個師師好似得了活寶的。即使人先和沈三員外說。是聖駕在樓上親見。要選貴人。如有造化。生下太子。甚麼富貴沒有的。老沈聽不得一聲。眞是喜從天上至。禍自地中消。想了想。我該這一萬助邊銀子。正好就這個題目出脫。連忙走到袁指揮客位裡坐下。袁指揮迎出來。老沈笑嘻嘻道。你天大的喜來了。我來報喜哩。袁指揮問道。何事。這沈三員外如此如此。說了一遍。道。這奉旨聘選。誰敢不遵。你只奉了旨。就有內邊老公御賜羊酒金緞下來。就該安排下他隨身宮粧的衣服。往宮裡送。一個朝廷的嬪妃。就是姑娘年小。誰敢留在家裡。說着。袁指揮娘子也出來見了。又驚又喜。不覺兩眼淚落。說。一生一世這點骨血。平空裡天掉下這個禍來。生生的把一家拆散了。甚麼做娘娘。說罷。放聲大

哭。這常姐在傍。也就嗚嗚的和娘一齊哭了。袁指揮也在傍揩淚。沈員外勸說。這是孩子的造化。終不然留他一世。有個不出門的。人家還尋不着這樣門路。整萬銀子打點。求選皇后哩。如今正宮孟娘娘。使了多少銀子。纔挨進宮去。你就哭也沒有法。這誰敢違了旨意。說個不字。連一家性命都坑了。你們且商議回他的話。這李媽媽家提調着三宮。朝廷的枕邊言。比這閣老體面還効。你惱着他了不成。說畢。俱各不哭。袁指揮是個老實人。一頓哭得心亂了。向沈員外說。姐夫。在你張主。我雖襲了個武職官。一點事也不知道。該怎麼樣。敢不聽你說。何況這孩子已是兩下分養着的。說着。都不敢哭了。正是。

林外夭桃傍水開。　月移花影上陽臺。
色香原是無心物。　俱爲多情引出來。

話說這李師師因看見袁家姑娘打得鞦韆可愛。就尋出這題目來。要

引他上了竿兒。接過來教養梳櫳着。勾搭道君皇帝。故意假作奉旨去聘他。叫他回不得。又遇着老沈心裡有事。要找個題目。好省下他助邊的銀子。如何不盡力擁撮。那指揮老實的人。那知道沈三要借別人的水。潑自家的火。當日大家應允了。回李師師的話。不知他怎麽起本。不在話下。不消幾日。就有一個公公拿紅帖來。袁家拜了。又拿紅帖請過沈員外來。作了揖。只說恭喜。方纔安了坐。就是兩牽羊。一擔紅泥頭御酒。大紅氈包裡四疋金緞。又是一對銀花瓶。有一百兩重。叫袁指揮夫婦朝上接了旨。行九拜禮畢。要留席。不肯住。袁指揮掉着淚問進宮的日子。公公低聲。這是李媽媽那邊奉的旨。還問道他。俺們不過奉了皇爺旨意。送這金幣來。誰敢問他。送出門。上馬去了。這袁指揮家就像死了一口人的。終日母子悲啼。這沈家娘子們也有勸的。也有嘆的。不只一日。替常姐做得宮樣織金裙襖。繡帶宮靴。沈家也破費了幾兩金子。

騙得乾淨

打得金鳳釵。金龍頭大簪。珍珠結珮之類。也費夠千金嫁粧。那日。李師師家遣王婆來說。今夜聖駕要親到李府裡看選姑娘。只要一頂二人轎子。悄悄擡在他家。先面了駕。纔定日子往宮裡送。這沈袁二家怎敢不信。即時將姑娘打扮得金粧玉琢。香熏了髮面。沐浴了身體。又有一種仙藥。是透骨香。一袋有二十丸。俱是異香和春藥丸成。婦人臨臥服了。那香從下體透出異香。渾身香滑無比。當時東京淫奢。大老和內裡多用此藥。等到日西時候。使一頂花藤小轎。四面結彩垂紅。那常姐拜了天地。別了爹娘。眼淚簌簌。只得上轎而去。又不許親眷到門。恐有漏洩。原說就聖駕選過。送回家另擇吉日入宮。那知是。桃花落水無回路。柳絮隨風不轉頭。有詩曰。

世間好物不堅牢。　象爲牙傷香自燒。
籠鎖鸚哥因巧語。　網羅翡翠借奇毛。

照應

高才賈傅名多誤。絕色王嬙命自招。
自古佳人偏遇劫。幾曾金屋有阿嬌。

看官聽說。原來這天子京城地方。五方所聚。無般不有。無事不奇。這些騙拐神棍。飛簷走壁。僞官詐物。僞旨穿宮。此等大騙子。不知多少。從那裡說起。今日李師師因看上袁家女兒。假傳旨意。弄了這一般大搗子來。賃兩個窮花子太監。穿上兩件蟒衣。使幾疋緞子。白騙了良家女兒來入了樂籍。這袁指揮一個老實人。那知道這雲裡手的勾當。就是沈三打的大光棍。不過是通些線索。詐銀子爲主。也不知道這指山買礦。借水行船的手段。那道君皇帝雖是荒淫。因這金兵兩入汴京。終日來索歲幣。大將郭藥師又降了大金。引兵入犯。因貶了蔡京父子。斬了童貫。科道上本把高俅。王黼。楊戩。這一起奸臣。殺的殺。貶的貶。俱各抄籍助餉。用的是李綱。趙鼎。張所。一班賢臣。那有選取嬪秀之理。只因當初

曾有此蕩遊。把個李師師擡舉得和妃嬪一樣。他自己高擡聲價。好接那大嫖客。如大盜宋江。方臘。王慶。就一班有名的叛賊。他俱暗通線索。每有奸細上京。動是幾千金。就是大金兀朮太子。他都有首尾。暗暗把朝報都抄與他了。這等手段。因自己色衰。怕門庭冷落。負着這個大名。家下侍女雖彈箏歌舞。沒個出色的。因此乘機巧騙這袁家女兒來做門面。也是他花星照命。注定的因果。以報前寃。與那道君甚麼相干。雖然如此。人有百巧。天有千變。依着這人的機謀。再沒有天了。只是拙的常拙。巧的常巧。那有此理。那時金兀朮。粘沒喝兩路內犯。宋朝三邊兵馬。或降或走。長驅直至汴河紮營。大將种師道勤王兵馬三萬。對殺一陣。金兵纔不敢過河了。遣官來催歲幣。要金五十萬。銀五百萬。欽宗頒旨。官民僧道內外富民量力助餉。直催了三個月。只奏了銀三十萬。金一萬兩。連內帑還不足一半。如何退得金兵。有都察院御史趙鼎上一

本。

都察院御史趙鼎一本。爲國家根本已枯。小民膏脂已竭。乞震乾綱。大清奸宄。以助兵餉。以退強敵事。臣身自退位以來。草野省咎。不期皇上拔臣於謫降之後。置用憲司。使得效尺寸之愚。補燃眉之急。今奉搜括之命已三逾月矣。而虜馬徘徊河上。動以背盟爲進兵之名。然而内帑已竭。外餉久匱。搜之官而官力盡矣。搜之民而民力詘矣。平民不足糊口。乃桔以重刑。塞士僅足養廉。而使之枵腹。況即剝皮見骨。剜肉醫瘡。終不能以一杯而救輿薪。取精衛而塡東海也。臣見京城富豪。奸詭萬狀。三窟營巢。九頭肆暴。以傾城計之。不下千户。出其積郿塢之粟。可富千家。追其穰什百之利。可敵百城。況係蔡京童貫門下奸人。身竄權門。無補於國。各擁厚資。實足

釀亂。限三日內。各出家私以助犒賞。恐其慳吝不出。即令移家以搜藏匿。既能除蠹。且以安民。倘云無罪而借輸。不妨兵退以徐補。庶可解倒懸之危急。而無損國家之元氣。如果臣言不謬。乞即睿鑒施行。無任屏營之至。謹拜表以聞。

奉聖旨。本上了內閣。即日批下。這本說的是。即依議行。這裡開封府尹。和兵部戶部都察院。並五城兵馬指揮。兩縣地方官。各率衙役兵丁。將這些大戶挨門查點。一到門首。即將男婦一時逐出街來。只許隨身帶些衣服銀兩。粗重家伙床帳等物。將大門用都察院封鎖。從長安街前。封到九門。約六七百家。這一時。趙鼎爲政淸正方嚴。動則斬首。又是軍情。誰敢買免。把這黃表沈三員外。也就在封鎖之內了。這些婦人趕得沒處去。在街上亂哭。又不曾先通得個信息。也有帶些首飾零銀子出來的。凡係皮箱廚櫃俱不許動。只等兵退方許還家。又傳了個旨意。准

坐三年大糧。餘者各給六品官職。這是官路做人情。沒處去討的。這沈三員外纔得了子。又有這袁家姑娘看看入宮見了駕。指望分半個皇親做。忽然九門兵馬領着校尉。何止五七百人。一擁而入。立時逐出。封了門。好苦也。可憐這幾井金銀埋在地底。雖他不能找尋。日後太平。知此宅子還是誰的。正是天大的寃屈。那裡去訴。府尹彙名報了部。同各地方將各家箱籠打開。一面上冊。通計有二十萬。還不足一半。正是。金穴財從天上散。郿塢粟自國人分。這沈家移在袁指揮前客位住着。小小院子通擠滿了。各人尋路。不題。過了二日。兵部大堂又上一本。

兵部尚書兼提督團營守禦九門掛戎政印李綱一本。爲清內奸以禦外侮。除寇資而奏敵愾事。臣於去月某日上軍務一十二款。已蒙准行。輙多中止。當國勢不支之日。皆築室道傍之謀。舉國紛紛。遂有城門開。言路閉之說。敵當門户急於

燃眉。臣職在中樞。豈容緘口。今憲臣所奏抄籍罪臣童貫蔡
高門下多家。可快人心。且輸國急。而數不足當歲幣之半。敵
之進退。視此爲名。臣更進一籌。有更快於搜邪黨者焉。臣聞
用兵之道。抑陰而補陽。治國之先。除奸以止亂。近於道路之
言。無稽之口。乃至有指倡優淫汙之地。爲宸遊微服之區。賜
用内珍。僭稱外府。臣雖至愚。必不敢信也。然而小民無知。動
稱駕出。遂使奸人指爲禁地。或狐鼠借其耳目。窺伺往來。或
奸雄因以穿窬。招搖賄賂。當此内外紛訌。敵寇交馳。風聞其
借旨選妃。引奸賣國。遂使金穴踰於梁鄧。柳巷過於陶朱。如
此大奸。豈容内住。如此厚利。終爲寇資。以之助餉而退敵。豈
不愈剝民膏而奪士俸乎。既以救軍國之需。且以消道路之
疑。如果臣言不謬。伏企睿斷施行。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奉聖旨。知道了。着太常寺查樂籍派銀十萬兩。樂婦李師師本該重處。姑免究。着外住。不許在京。旨下。人人稱快。把這些粉頭們連那私窩。約有二三千家。都編成樂戶。一齊趕逐。金銀釵釧衣服等項。剝個罄淨。趕出城去。也歛有五萬餘兩。那李師師手下人多。早通了個信。先一日把袁家女兒並十數個出色丫頭。各帶金銀重寶。在城外僻靜巷裡。先賃了個宅院安下。李師師空身見了衆官而去。因係官家幸過。體面還全。及至袁指揮知道。已去得沒影。老沈有了事。誰去打聽。眞是。顚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戒導品

第十一回　五歲兒難討一文錢　一錠金連送四人命

詩曰。

世情薄處亦堪傷。轉眼秋風面面涼。

義犬守家終戀主。饑鷹攫肉必先颺。

從來清白無遺禍。自古貪爭有厚亡。

試看羣鴟環腐鼠。可憐寸臠未能嘗。

自古朋友一道。止有道義文章。從各人肝膽聲氣中結出。不從富貴上

起的。所以有范張的雞黍。雷陳的義氣。如關聖賢受那魏武厚恩。終尋玄德。程嬰爲趙氏孤兒。死報杵臼。這死生不易。患難相從。原是難事。何況勢利之交。這些狐朋狗友。幫虎吃食。酒肉利徒。算不得朋友。怎怪得他轉眼忘恩。還要借花獻佛。下石取利。此乃自然之理。所以宋韓琦相公常說道。小人負心原不足恨。還是自己交結此等人的不是。世情炎涼。何待今日。再表這吳月娘乃西門慶賢惠之妻。除失了家財。被吳典恩要誣他姦情。詐他的銀子。拶得堂上叫屈。和玳安送在牢裡。使人和月娘說要一千兩銀子。纔放他招保。不然。要害他的性命。那知月娘手內文錢沒有。經過大亂。止剩破宅一處。那裡去湊。那日小玉扶月娘進縣。見拶打了送監。忙忙回去。吳大妗老馮怕連累着。一溜烟都躲了。只撇得小玉和五歲孝哥在那一座破宅子裡。四顧無親。斗米文錢從那裡來。又想着月娘玳安在牢裡。這一日了。又沒人送碗飯進去看看。只

出題

看官着眼

得手拖着孝哥。提着些米湯。戰兢兢的縣門前來。那孝哥諕得亂哭。小玉雨淚悲啼。不敢進去。衙門裡也有好人。認得他的。道。這是場屈官司。我領進你去看看你主子去。到了牢門首。傳與月娘。在那送飲的門口。小玉看着月娘大哭。月娘望着孝哥大哭。多少傍人落淚。也有說這大娘子原是好人。除破了家。還遭官司的。也有說西門慶傷了天理。這是當初姦人妻子。今日也害他的妻子。坑人財物。今日也要坑他的財物。天理循環。一還一報。月娘哭了一會。向小玉道。我已是死的人了。那裡有個銀子救命。撇下這個孩子在你罷了。也是他爹傷了天理。不留這幾兩銀子。怎麼惹出禍來。從今以後。隨你去那裡討得些米。送飯給玳安吃。我一日吃不得兩碗飯。不消來管我了。如今只落了一處破宅子和個莊子。留着也不中用。你尋他賁四哥。着他尋主賣去。他還是個好人。說着。哭進去了。也沒吃那飯。倉裡的女人們。也有來勸月娘的。道。你

還有這個兒子。哭出你的病來。誰來疼得。指着小玉道。你不消送米來了。俺這裡就沒有兩碗飯他吃。月娘進去了。小玉把飯送到牢裡給玳安吃了。傳出來着他去尋他爹的朋友應伯爵謝希大傅夥計這一般舊人。或者想那舊情。尋法救他。這小玉拖着孝哥。走一會。抱一會。上獅子東街應伯爵家來。却說應伯爵一向因西門慶不在。沒有營運。投在新發財主張二官人家來。先說着娶了李嬌兒。又把西門慶家書童春鴻賁四。都是他圓成進去答應的。後來說着張二官家做鹽。他把李智黃四崔本這一班舊夥計。都投在門下。那張二官時常叫伯爵往來。或是保債放鹽。俱有些利息。照樣的油嘴蜜舌奉承。不在話下。因這月娘的官司。要勸着張二官娶月娘爲妾。說他手裡的東西不計其數。還不動一點哩。那張二官是秀才納的監生。略知禮法。他道。西門四泉在日。也都相識。豈有娶他夫人爲妾之理。伯爵就不好言語了。那日在家。忽

好朋友

見小玉領進孩子去。就裝不認得。道。你是誰家的。小玉眼裡含着淚道。二叔。你不認得我了。我不是西門老爹家小玉。從小服事你老人家。不知吃了多少東西哩。看着伯爵。就磕下頭去。哭了。伯爵又故意把眼擦了一擦。道。這幾年沒見。我就不認得你了。看了看孝哥。上穿一個藍綿布小襖。下穿綿布破褲。也沒有襪子。赤脚穿着兩隻破鞋。饑得肌黄面瘦。幾日不曾洗臉。眞是貧兒模樣。伯爵口內不言。情知是西門的孤子。忙問。這孩子是你的。幾時有了丈夫來。小玉道。這就是俺大娘生的哥兒。伯爵纔點了點頭。道。你來有甚麽話說。莫非你大娘守不得寡。人家欺負。孩子又小。依着我有這些家事。早尋個人家。還不受小人的氣。小玉道。二叔。你不知道如今俺遭的橫禍。現今俺娘和玳安都在牢裡哩。把前後事情。和吳典恩要銀子的事。說了一遍。俺娘着我來和你老人家說。千萬看俺爹的面上。把這兩處宅莊。不論多少價錢。只救出娘兒

兩個出來。還要買禮來謝你。伯爵尋思一會道。等我慢慢尋主。只在門首和小玉說話。也不讓進屋裡去。孝哥有半日沒吃飯。哭着要燒餅吃。伯爵把袖子兜了一兜道。我就沒帶着一個錢。你且回去。等我尋了主叫你去罷。說着。關了門。揚長進去了。這小玉背着孝哥。往謝希大家去。分明在屋裡。看見小玉。只推不在家。那傳夥計不知搬在那去了。小玉沒出門。那裡去找。因孝哥要吃飯。只得背着尋路回家。走到大街轉彎小巷口。忽然撞着一個騎驢戴眼紗的婦人。齊齊整整。望着小玉。笑嘻嘻的下驢來。道。玉姐。你那裡去。這麼個模樣。我遠遠看見。險不待過去了。把小玉讓過來拜了。又問道。背的是孝哥。這小玉纔認得是勾欄裡的吳銀姐兒。當初爹在時。那一遭酒席上。不是他們來頑耍。又問道。大娘好麼。小玉從頭說了一遍。吳銀兒不住的擦淚道。大娘好個人兒。怎麼遭這樣事。說着話。孝哥又哭要飯吃。這吳銀兒倒有人心。忙把頭上

銀掠兒拔下一枝來。遞與小玉道。你拿着去換些錢來。哥兒買碗麵吃。掉了兩眼淚。上驢去了。可憐正是。

錦上添花天下有。　雪中送炭世間無。

多情故舊烟花女。　愧殺辜恩負義徒。

又。

狐朋狗友稱兄弟。　患難相投豈有情。

不結菓花還有刺。　當年何事種庭中。

按下月娘在監不題。却說這吳典史逼拷月娘要金子。風聲大了。城裡城外張揚出去是幾千金子。他得了賊贓。不肯報上。如今還把他家大娘子拿在監裡要一千兩哩。因這吳典史原是他家夥計。人心俱各不平。這些清河縣學生員。有個劉學官兒子。是個好秀才。爲人義氣。西門慶生前曾借銀五十兩與劉學官上任去濟南做訓導。全不要利錢。以

此情。時常念西門之德。至今未還此債。又因吳典恩鑽營代捕。署着縣印。待人十分放肆。就約了溫葵軒。着他具一個公呈。不日刑廳查盤。下學行香。約闔學公講。公呈寫完。直等到四月中山東新按院出京。行文各處推官查盤。因亂後地方多事。凡係賊盜。申提親審。那東昌府推官。江西人。拔貢出身。姓劉名銳。是個極負氣性的。發牌到清河縣。過了臨清。這吳典史騎馬接了交界。跟着進城。次日行香。纔盤倉庫查城。只見到了文廟前。這些生員有二百餘人。排班打躬。行香已畢。上堂講書。各領了賞紙。這些生員一齊跪下。說有公呈。爲地方的大事。

具呈東昌府清河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劉體仁。溫進忠。李尚義等。呈爲假官謀印。隱匿賊盜事。切照本縣典史吳典恩。原係已故提刑千户西門慶門下書辦。因冒籍納吏。入部鑽營得官。金兵屠城。縣官被擄。伊乘機借名捕官。權帶印務。而不

言其原籍清河。實本縣之惡蠹也。去歲。故主西門命婦吳氏
因失盜未報。有原告家人出首在官。賊首張小橋已捉監。得
贓金珠蟒緞等物。不下萬金。本官匿賊不報。隱贓肥己。衙役
等證。又將主母吳氏強揑姦情。逼索千金。一拶一夾。至今羈
監不放。夫以本縣之巨奸。假官害衆。故主之命婦。逼獄索金。
此眞天地未有之奇兇。王法不容之巨惡也。伏乞追贓剪惡。
免害地方。而斯文亦有賴矣。須至呈者。計開首狀原贓在案。

金元寶五十錠。　銀元寶一百錠。俱在匣收去

大皮箱八個。　金銀釵釧珠冠。不計其數

大包袱八個。　官衣金帶蟒緞杯。不計其數

以上。家人來安妻劉氏原狀提證。

刑廳接來一看大驚。卽叫吳典史。先查他籍貫。寫的汴京人。於某年由

吏員出身。衆生員齊聲禀道。他現在大街西買得尙舉人家宅子。開着酒飯店。因大亂沒有縣官。先借代捕名色。後因前任按臺來丈地。見沒官辦事。就鑽了署印。不料東京大亂。部裡大選停了。因在此橫行。大宗師不爲地方。還要見按臺面遞。這一句。那一句。把個吳典史面如土色。即時鎖了。將印封庫。交學官看守城池。待申過按院。另差官署印。原來刑廳見許多贓證。也指望吳典恩來孝順些。完了公事。回上察院。吳典史封下一百兩銀子。一錠金子。使長隨通了。悄悄送進去。正是。肉投狗口翻招事。鼠到鴟前更起貪。詩曰。

花枝一朶向人開。　蜂蝶紛紛去復回。
多少東風吹不醒。　採花又見一蜂來。

原來這官清也是難事。士大夫讀了聖賢書。受了朝廷爵祿。難道都是害民貪利的。那鐵面冰心好官也是有的。如今末世。多有直道難行。只

得隨時活動。遇着這等不公道的容易錢。也略取些來爲上下使費。也是今日仕途常事。只不做出吳典史的事來。就算好官了。那裡有辭夜金的楊四知。告天地的趙清獻。却說這劉廳尊雖是好官。見此等大贓。指望一段公費。起初也不信這些生員呈詞。想道。贓是有的。那得許多。或是學校中虛揚吳典史的惡迹。至夜。長隨秘稟。先見了吳典史的稟帖。白米一百石。黃米十石。就諕了一驚。傳進一個大匣子來。燈下取來一看。赤艷艷的黃金一錠。約有十兩。又是兩個五十兩的大元寶。不覺喜從心上起。又惡向膽邊生。想道。這廝可惡。果然是實有這五百兩金子。如何只送一錠與我。難道你分這點水頭給我吃了。你倒吃這整分。我就是這樣賤賣了法罷。尋思一夜。到天明。閃了門。傳吳典史進後堂去。廻避了衙役。道。你只把這五百兩金子交出來。我再不究你別物。隨你報多少贓。我還與你作主。這吳典史只是磕頭。說。原只這一錠金子。

天理

小的怎麼敢隱漏。聽尊大怒。就升堂。叫拿大板來。重責了二十板。即時送監。和玳安張小橋一處監候了。來安妻因吳典恩得了贓。又不究他丈夫人命。去領包袱又不給他。因此補一張劫財殺命的狀。連吳典恩都告在裡面。把這贓證開的。和公呈一般。刑廳起身。跪道聲寃。遞了。刑廳又使長隨來問吳典史要金子。他百口不吐。長隨回了。刑廳惱了。怕清河縣無官誤了縣事。將闔學公呈。並來安妻的原狀。一封筒申報按院去訖。那按院見許多贓物。未免動了個隔壁聞香。鼻尖舔蜜之意。也就要一口全吞。不許零抽半點。批了兩行硃字。仰刑廳嚴審。並原贓解報。時方搜括助邊。不得少開漏報。審官參處不便。又差兩個心腹承差。上東昌府守提。又發一個牌票。仰東昌道查府佐等官有才守者。署清河縣印。票到東昌。有一個徐通判極是個貪濫的。就使了三百兩人情。求本道批他署印。要得這金子。本道即行文。仰徐通判上清河署印。並

刑廳提張小橋。來安妻。吳典史。一干人犯來審。不題。却說這吳典恩自己昧了三錠金子。怕審出來有罪。秘通禁子。許了他五十兩銀子。連夜匣床上使點手段。可憐一個張小橋。好好光棍。斷送一條性命。並不曾動那金子分毫。正是徐通判到任。禁子遞了張小橋死呈。說是棒瘡重了。死在匣上。徐通判大怒。說。這事已申報按院。立等解審。今先死了活口。這贓證不對。怎了。把禁子先打三十寄監。申刑廳定奪去了。却說這張一從小河口殺了來安。不敢回家。與張小橋商議。上東昌府裡破落戶開賭場的李小一家躲着。分了些銀子。不合給他一錠金子帶在腰裡。從來鬼神弄人。翻巧成拙。那張一是個光棍。久在錢場賭博。豈有金子的理。在李小一家住了半個月。先贏了四五十串錢。又輸了。沒得撈稍。就拿出這些銀子關着。又輸了。一時酒醉。就拿出一錠赤金十兩。險不驚倒這些賭錢搗子。齊來湊起注子。大家要贏他那金子。又被張一

贏了。一個老光棍叫皮笊籬。他沒有錢。只要在裡頭出空注。記賒票。衆人不依。把他推出去。他就報了番役。正是地方有土賊的時候。即時報了捕衙。吊着張一纔審。清河縣張小橋事發。來闗張一偷金子的事。這裡又不肯發。也要提來得些油水。如不放去。又恐上司知道不便。沒奈何。只得於他提去。豈那徐通判也思想圖利。原費了銀子謀來。只見張小橋又死在監裡。沒有着落。聽得張小橋兒子張一在東昌府。故星速來闗。恐遲了又被別人拿審。那金銀何能到我。❶不料刑廳申報按院。知道是一件事。只得先報刑廳提去面審。張一不招。夾了一夾。敲到一百二十。纔招了。原金子原數。只道。小的老子張小橋知道。怕小的年小。洩漏了事。實不知數。就寄了東昌府監。那日徐通判申到張小橋死了。刑廳大驚。沒有活口。贓證不明。怎麼報上。次日。一干人犯俱到了。刑廳升堂。逐一嚴審。先把來安妻叫上去。問得明白。次叫張小橋老婆上去。

天理

問金子的數。老婆不說實數。又是一拶一百敲。老婆纔說了實數是三百兩。又叫張一上去。明知是死人了。恨這吳典史害他老子。一口咬住原有三百兩金子。是三十錠。俱一齊交與吳典史。把皮匣拿在後堂去了。和這老婆俱咬住吳典恩。報他殺父之仇。隨吳典恩怎麽分辯。現放着這錠金子。刑廳也只得和前銀子。申他買官漏贓。以博清吏之名。又叫同時番役面對。俱推在吳典恩身上。說皮匣鎖着。吳典史連箱子包袱。俱帶在後堂。並不曾寄庫。可憐這吳典史又是一夾三十大板。打入大牢。不題。且說這吳月娘見解起張小橋正犯去了。原沒有吳月娘玳安名字。自然該保出的。那徐通判原爲這一件賊贓謀來署印。如今按院批刑廳親審。全不經手。先折了這三百兩本錢。料這清河縣還有甚麽大事。依舊要追比這不報盜的情由。先是賁四吳二舅投了保狀。不准。要審了解上。月娘慌了。使小玉往應伯爵家。連催三次。只推說。這亂

後宅産不値錢。幾間破屋。還不値百十兩銀子。誰家肯買。一邊又向張二官人說。這宅子前廳後樓。並花園書坊。費有半萬銀子修的。那件不是我手裡過的。如今十個錢賣一錢。少也得五百兩銀子。這不夠蓋那座大廳的。喬皇親家莊子。是他一等盤兌的一千八百兩銀子。如今黃四立的文書。咱如今壓着他買。連莊宅給他三百兩銀子罷。人在難中。那裡不是積福的。說着。張二官肯了。共出了七百兩。伯爵背着賁四和衆人。使小玉對月娘說。張家只出三百銀子。給你打點官司。完了官司。剩多少。儘着送過來。這裡伯爵又去尋溫葵軒來。道。恁學校體面。不枉了出公呈一場。我們空受他恩。只好掉淚罷了。還得列位一個呈子。俺約些百姓跪門。大家保出這大娘來。也是陰德。那溫葵軒那知道應伯爵借學校體面。要騙那賣宅子的銀子。於是約了劉學官大公子。和些好秀才們。十數個人。次日上堂一講。說。這西門提刑千戶妻吳氏。原也

受封過的。吳典史詐他的銀子。要拿訛頭。送在牢裡。因此諸生纔遞了公呈。蒙刑尊准放。沒人告他。上司票又沒有名字。望大宗師釋放。如不肯。只得上府去見刑尊。徐通判難了半日道。他是失主。日後上司要人。怎麼處。衆秀才道。生員管保他在外聽候就是了。那應伯爵順水推船。約了一班舊夥計李智黃四崔本。衆人跪在門外。徐通判只得准了保。卽時開監門放出。月娘只道是應伯爵使的銀子。那知那徐通判畏懼學校公論。白白放了。到次日。應伯爵拿着五十兩銀子給月娘。說是講三百兩銀子。使了二百五十兩送徐通判。纔得出來。月娘叫伯爵代筆。寫了中人賣契。纔收了銀子。感激不盡。又使玳安秤十兩銀子謝他。只是不受。道。俺就盡個情也是該的。受過大官人的情還少了哩。月娘又讓。纔接了。說着。掉下淚來。月娘也掉淚。說是他不肯忘舊。那知應伯爵中間取利。先扣起三百兩。和衆人分了二百兩。讓張二官家下衆人落

了五十兩。兩頭沒處招對。張二官人也不知道。這是光棍昧心。其巧如此。後來伯爵饑死道傍。並無子女。天報在後。不題。這按院見不提上金子來。三四日來催提一遍。把原贓皮箱包袱一一解到。只不見這金子提上。承差每人十五板。打得將死。又下來坐催。只得把張一並老婆俱用非刑。或是竹籤釘指。碎磁夾腿。一面拶夾着。只是說吳典恩收去了。又把吳典史用非刑夾打。纔招出三錠金子在清河縣。一面提了金子。並吳典史妻女一齊<齊>吊拷。幾番逼拷幾死。再沒口詞。不消數日。吳典史先死在監中。張一也死了。只存張小橋老婆是個活口。同來安妻解上。五錠金子。一百兩銀子。刑廳沒敢留下一分。按院到底不信。把劉推官參爲貪贓。革職提問。徐通判也降了。可憐這一股無義之財。傾了四條性命。壞了兩個刑官。按院雖得此財。不過一年。金兵大入。宦囊一捲而去。總是。虛花照眼。何曾沾得分毫。熱火消冰。到底全無着落。未

知月娘子母後來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以上八十六字原無，據齊魯書社排印本加。

續金瓶梅後集卷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十二回　衆女客林下結盟　劉學官雪中還債

詩曰。
金谷平園春草生。當年池館一時平。
何來乳燕尋華屋。似有流鶯喚畫楹。
客散聲歌明月下。兵殘礫瓦野烟橫。
秦宮漢闕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聲。

單說這古今盛衰之感。人世死生之嘆。纔是繁華。就成了衰落。纔離了

苦海。又墮了火池。生生死死。變變化化。誰識是前身。誰識是後世。昨日富翁。今日乞兒。現世就有輪迴。又說甚麼地獄天堂。來生一轉。閒話說起。再歸本傳。這汴京城有這七十二衛。俱住的是團營裡的武職官兒。當大宋太祖開基。坐了開封府。二百年太平世界。這京城豐富奢華。不消說的。只這京營武官們。又沒有邊防盜警。吃着錢糧。日日擎鷹走馬。品竹彈箏。好不受用。終日你一席。我一席。都是蹴踘打毬。輕裘肥馬。那些女眷。越發是頭梳高髻。家扮內粧。分明是良家。打扮的是妓樣。珠珠翠翠。就是個小女孩兒。也學幾脚俏步兒。挽得角兒高高的。在人前賣弄。因此京城私窩鑽狗洞。也都在這營衛人家裡。他這些人豪蕩淫奢。比着良民不同。有一個黎指揮。又有一個孔千戶。俱在衛裡前後居住。和這李團練。張都統。朱都監一班武官。都是一社。每人五十兩銀子搖會。又當孩兒香會。到了元宵。把這小孩子打扮各樣故事。紮起二丈高

竿。在項上頑耍。用綿繡珠寶裝作天上神仙模樣。二三百隊。吹打着遊街。合城士女。上幾萬人爭看。這個會也費幾萬銀子。又有鰲山會。拔河戲會。汴河龍船會。京城五方之地。無般不有。那黎指揮與孔千戶都是富家。二人相厚。俱年紀三十餘歲。不曾有子。常說。咱二人日後有了兒女。定要做了親家。各人到家和娘子說着笑了。婦人家也有一個會。是正月十五遊泰山娘娘廟進香的會。這個廟在京城正北。有泰岳天齊七十五司各樣神祇。大殿牌坊。周圍廊房。奉勅修建。是京師第一個會場。因此到了元宵。這些京城士女出遊。上千上萬的。那一年。黎指揮娘子。孔千戶娘子。和這一班會上堂客。都約了廟上進香。進畢香。各家都帶酒盒。在廟前一帶汴河大林子裡前鋪着氈條。打着涼棚。吃酒行樂。也有清唱的。吹簫的。走馬賣解的。林子裡不分男女。坐滿了。因這孔千戶娘子年小好頑。常叫着黎指揮娘子做親家。原來這二人當年各有

了身孕。衆婦人有知道的。大家笑着道。你兩個今日割了衫衿罷。那張都統娘子。四十五歲了。也是個浪的。道。我就是媒人。卽時各人面前斟上一杯酒。就割了衫衿。從此叫親家不絕。日西回家。張都統娘子是大轎。軍牢執藤棍前導。其餘都是小轎。回去了。到家各與丈夫說了。後來兩人見面謝了。眞正稱爲親家。不題。到了十月滿足。這黎指揮先生了一女。八月生。起名金桂。隔了兩個月。孔千戶也生了一女。因十月半生。起名梅玉。甚覺無趣。也都笑着沒言語。這些娘子們見兩家都是女。道。等他兩個大了。拜成姊妹。也是親生的一般。不覺過了周歲。常把兩下女兒抱在一處頑耍。兩家往來。不分彼此。俱叫爹娘。也是常事。後來黎家金姑娘許了劉指揮家親。孔家梅姑娘許了王千戶家親。不覺日月如梭。到了六七歲。兩人女孩兒生得畫生一般。沒人不愛。常常在一答裡頑耍。從懷抱裡就頭臉相偎。也不像是兩家的。正是。交飛蛺蝶原相

前因

逐。並蒂芙蓉本自雙。不在話下。自古久治生亂。樂極悲來。這大金因童貫開了邊釁。從徽宗宣和九年犯邊。搶進邊來。童貫遮擋不住。只得上了一本。抽選京營英勇。要這些武職官善騎射的。調往河北邊關一帶防守。就把這黎指揮調在懷州。孔千戶調在眞定。兩家各挾家眷隨營到任。臨別時。只有兩個小姑娘哭個不了。衆人看着道。這女孩兒非偶然。像是一路生一般。

湖上鴛鴦亦有緣。　朝來暮去汎波前。
無端共向沙頭宿。　一旦分飛又各天。

原來這些因果。俱是一點情根。生死不化。只因潘金蓮與春梅是一路托生。前世裡兩人情意相投。因此投胎在一個地方。從小在兩家如一家。後來還一樣結果。豈是偶然。這段輪迴。應在後面。不題。却說吳月娘吃了一場屈官司。把家業賣淨。剩了幾兩銀子。不消半載。眞無片瓦根

着眼

椽。張二監生家要來修理宅子。不住使人催着騰房。招客開店。那吳月娘尋思道。那裡去住。又要使錢賃房。好不悽惶。看看這高樓大廈。粉洞花牆。當初丈夫在時。嬌妻美妾。歌舞吹彈。好不鬧熱。一個宅子鬧烘烘。全住不開。如今一個寡婦。領着個五六歲孩子。怎麼着住。又到了翡翠軒山洞石山子前。見那太湖石牡丹臺的花都枯乾了。葡萄架久倒了。滿地都是破瓦。長得蓬蒿亂草半尺深。也沒人拔拔。那些槅扇圓窗俱被人拆去燒了。前後走了一遍。放聲大哭。小玉領着孝哥掐那掃箒菜吃。孝哥只在臺子草裡撲蝴蝶。拿螞蜡耍。那知道是他的繁華舊地全移主。鶯燕亭臺不見人。月娘哭了一會。老馮進來。看見月娘淚眼不乾。勸住了。道。這亂世裡孤兒寡婦的。住着這個大宅子。空空的。倒不如尋個小房住着。也省了口面。俺那西巷子裡不是劉學官家一塊閒宅子。三間堂房。一間東廚屋。臨街有兩小間屋。一間做過道。小小的個院落。

埋伏

又有二門小影壁牆兒。一眼好井。也是個省祭官老俞家住着。因城裡不便。回村子裡去了。一月是八錢銀子。和郁大姐家鄰牆。廚竈火炕是現成的。月娘聽說。道。馮媽。央你就去看看。和玳安去立個房狀。且交二兩銀子定下。我看個好日子搬了去罷。這裡戀着些甚麼哩。也不過是個破鍋。兩張破床。不消幾個人就搬淨了。說畢。老馮玳安去了。玳安回來道。是西豆腐巷裡。倒是處好宅子。到了劉學官家。見他那秀才說了許多好話。只道不要房錢。講了一會。還讓了一兩。只立了八兩銀子的契。還賞了我酒飯。纔來了。取了曆日看。是九月十三日移徙安碓礳。到了那日。先叫了兩個閒漢。挑了床和板櫈。一張舊紅漆桌子。兩個小杌子。又是一擔破櫃子。和鍋盆炊箒碗盞等物。只一床被褥。玳安和小玉拿着。背了哥兒。吳月娘還要坐頂小轎過去。體面些。賃了半日。他定要五錢銀子。又僱不起。等到天黑。月娘和老馮走過來了。纔使玳安和應

冷帶

冷

伯爵說與張家知道。那日。賁四家是兩盒子點心。一盒子糕。一盒子蜜棗。因月娘吃齋。就沒敢買肉。賁四嫂過來看了。就是郁大姐從牆西過來。道。大娘來這裡住好。強似在空宅子裡。如今王招宣府一家都搬出來住了。燒得破破的。住着也驚恐。不一時。劉學官家着管家來問。送了一斗大白米。一斗白麵。兩隻活雞。一方肉。送將來。月娘過意不去。賞了管家三百銅錢。使玳安去謝了。月娘說道。咱和他沒甚往來。如今也還有這樣好人。

時人滿目炎涼態。　此日仍存禮義交。
猶有火來燒冷竈。　方知古道未全消。

原來人有一德。即有一德之緣。有一惡。即有一惡之報。當初西門慶曾與劉學官有急難相周。自然得此善緣。到了年殘臘近。玳安小廝因夾傷了腿。又發了瘡。出不得門。忽然天降大雪。一夜有尺餘之深。滿城中

照應

烟火蕭條。經亂後。誰家是豐足的。月娘起來。自己拿着掃箒。和小玉把雪除了。看看竈上少米無柴。孝哥沒點火烤。只是哭。想起那紅爐暖閣。美酒羊羔。穿的是貂裘。吃的是美味。當初過着這樣日子。還嫌不足。今日那討得一口好飯來給這孩子吃吃。也夠了。心口念着。正是悽惶。聽見拄杖響。原來郁大姐過來討火。月娘時常供養這尊銅佛。燒香不斷。就在香上點着取燈。給他去了。月娘拿了一件舊絹夾襖兒。使小玉當鋪當一千文。街上糴米。只當了八百錢。不一時。小玉回來。滿頭是雪。使個小口袋盛着米。提着一條草繩拴的五根大炭。又是四個大燒餅。放在桌子上。小玉上竈前烘衣裳去了。月娘下去燒起炭來。給孝哥烘襖。一面烤着燒餅。小玉纔去下米。又沒有賣水的。只得掃雪爲炊。想起西門慶在時。那一年掃雪烹茶。妻妾圍爐之樂。不覺長嘆一聲。雙淚俱落。有一詞單道富家行樂。名沁園春。

暖閣紅爐。匝地氍毹。何等奢華。正形❶雲密布。瓊瑤細剪。銀粧玉砌。十萬人家。碧碗烹茶。金杯度曲。乳酪羊羔味更佳。擁紅袖。圍屏醉倚。慢嗅梅花。

登樓遙望歸槎。江上漁村柳半斜。見柴門靜掩。一聲吠犬。孤村冷落。幾陣歸鴉。榾柮殘灰。牛衣寒絮。市遠錢空酒莫賒。應須念。灞橋詩客。驢背生涯。

這首詞單說人生苦樂不同。光景各別。即如富家見此雪。添了多少清興。披的是狐裘貂帽。燒的是獸炭沈烟。打開那隔年的泥頭竹葉。賞着那窗前盆內梅花。或學陶學士掃雪烹茶。或學黨太尉淺斟低唱。呼兩個知心快友聯詩。得意佳人度曲。看着那鵝毛細落。鴛瓦平鋪。狂呼豪飲。只恐怕晴了天。雪消泥滑。令人敗興。那知道山野貧民。窮村寡婦。廚下無薪。瓮中無米。忽然大雪把門屯了。一把火也沒處討。身上寒冷。鋪着床破蘆蓆。兒啼女哭。那鄰舍人家借不出一把米來。又出不去。竈門

口蹲着。烤那牛糞火。滿屋都是臭烟。他望晴不晴。看看好惱。今日吳月娘先過的是前邊的好雪。今日過的是後邊不好的雪。那得不酸心落淚。從來說乍受榮華怎受貧。先貧後富好過。先富後貧難過了。月娘看着孝哥吃那冷燒餅。熬了些稀湯。沒油的兩根白菜。吃了一碗就放下了。自家往這命上想了一想。道。我終日聽講佛法。說那繁華是假的。要窮苦修行。纔得成道。今日這一點苦受不得。還凡心不退。該有此折磨。這樣亂世。守着這個孩子。吃碗粗飯也就夠了。只這一念。回過心來。上佛前上了香。拿着薛姑子送的那數珠。坐着念佛。自家勸自家。也就不惱了。從來絕處逢生。月娘是個好人。自有活路。那雪下了二日。柴米將盡。可那裡去安排。只見一個人。二門口裡探探頭出去了。玳安認得是劉學官家書童。問道。來做甚麼。那人沒言語了。過了一會。就是一擔炭。一瓶酒。兩盤子掛麵。一斗小米子。知吳月娘吃齋。說道。多拜上吳大娘。

這是俺大媽媽送的。因大雪裡。你老人家沒火向。還有一件事。等天晴了。自己來看。有話說。月娘見雪中送炭。不覺滿心感激。着玳安收下。又沒個錢賞他。道。小玉。你把酒倒了壺裡燙起來。和玳安吃了去罷。家裡又沒人吃這酒。那人不住下。跑的去了。月娘道。他爹在日。人來人往。好酒好肉。不知養了多少人。沒見個探頭問聲的。那裡走出個劉學官來。這等看常。到了天晴。劉學官夫人一頂小轎過來。領着個丫頭。掇着個皮匣。鎖着。先進去說了。月娘忙出來迎接。和月娘拜了。炕上坐下。月娘見這劉學官夫人有六十四五年紀。穿的是沈香色雲絹披風。套着山繭紬袷襖。下穿的月白素絲紬白拖邊裙子。大雲頭青緞子高底鞋兒。頭上白了。稀稀兩根簪。也不戴釵掠。青絲手帕搭着頭。說。這時沒過來看看。通不得閒。說了幾句話兒。就取過那匣子來。袖子裡拿出個汗巾。一把小鑰匙開了。取出五封銀子。是五十兩。放在炕上。月娘全不知道。

問。這銀子那裡的。劉學官娘子纔說。這是那年上山東去做學官。沒有盤纏。借的他西門大爺的。今五六年。常常記掛着。窮教官。湊不成塊。昨日他爺從官上寄將來。着我自家親交給大娘。還該添上利錢纔是。難道受過的情。就敢昧了這宗帳罷。何苦做來生債。變驢變馬。也要還人。說着話。小玉斟上薑茶吃了。月娘只要收一半。劉老夫人那裡肯。月娘沒奈何收下。謝了又謝。送的出門。上轎去了。有詩贊這劉學官不昧孤兒債。

俠氣文名海內聞。　老來投筆效河汾。
素車義重存雞黍。　絳帳風情著典墳。
一諾何曾欺過墓。　千金豈忍負高雯。
應來結草啣環報。　多少人間狗彘羣。

那感應篇說道。負他財貨。願他身死。干求不遂。便生咒恨。又說。受恩不

感。減人自益。得新忘故。口是心非。單說這世上背義忘恩。騙了人的銀錢。還要尋出個題目來。說那人的過惡。又要占個地步。說自己不是詐取他的。小人昧心。無所不至。及至追債成嫌。興詞告狀。就要傾他的家。害他的命。只爲一點貪心。不肯還債。結成天大寃仇。因此仗❷義疏財的人遇此等事。也就不敢慷慨了。寧可善辭。不可信眞。也只爲人心太險。全忘了那初心。只記着這後怨。俗說的好。朋友莫交財。交財仁義絕。那感應篇說那陰曹還債的事。小人些須欠少。死後變牛變豬來還的。那死者眞魂托夢與他子孫。速速來贖。免我受苦。其子果然來還。贖他父母回家。把豬牛養着善終了的。如此等事。不止野史中載之甚詳。也有如今親見的。何況設謀用智。得了人幾百幾千。倚勢恃威。奪得人好宅好地。那有個長遠養子孫之理。今日劉學官一個窮教官。西門死後六年。不肯昧孤兒的債。後來他公子劉體仁中了甲榜。子孫三世榮貴。

總因不昧良心。恤孤念寡。天地鬼神豈有不記錄他善功的。但不知月娘同孝哥將來作何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彤」原作「同」，據務本堂本改。

❷「仗」原作「伏」，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艷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續金瓶梅　十二卷六十四回／（清）紫陽道人著.
--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31-33)
ISBN 957-8592-43-4(上冊：精裝).--ISBN
957-8592-44-2(中冊：精裝).--ISBN 957-
8592-45-0(下冊：精裝)

857.48　　84010644

思無邪滙寶〔叁拾壹〕

續金瓶梅(上)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孫秀琴
校　　對／林潛爲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2號A棟14F
電　　話／(02)7730868
傳　　眞／(02)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41號
初　　版／1995年11月

全套定價：41200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3-4(單冊；精裝)

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